**目** **录**

[李白 郭启宏(1)](#bookmark1)

[紫 郭宏启(81)](#bookmark2)

[战成都 沈虹光包川(137)](#bookmark3)

[寻找山泉 沈虹光(192)](#bookmark4)

**李** **白**

郭启宏



**人** **物**

(人物年龄均为首次出场时的年龄)

李 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时人 称其为“诗仙”、“醉圣”、“谪仙人”,年50 多岁，明眸修眉，神采飘逸。人们历来认 为“飘然太白”,未尽然，他一直在仕与 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踯躅。

宗琰——李白的继室。其祖父宗楚客于武后，中 宗朝三次拜相。年30多岁，天生一种钟

秀灵奇，李白称她为“灵光”,韩娘则呼为 “ 阿 琰 ” 。

韩 娘——宗琰的乳娘，60多岁。

吴 筠——道士，后隐居于横望山石门旧居。性高 鲠，善诙谐，是李白的好友，唐玄宗天宝 年间曾举荐李白入朝，年50多岁。

李腾空——庐山屏风叠紫霄观女道士，道号腾空子， 宗琰女友，已故奸相李林甫之女，有一种 道服掩不住的美韵，30岁。

李璘——唐玄宗李隆基的第十六子，唐肃宗李亨 的异母弟，封永王，40岁上下。

惠仲明——永王幕府司马，为永王宠信的谋主，后调 任奉节县令，被宋康祥擢升为宣州刺史， 旋复治罪斩首，年40多岁。

宋康祥——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后兼任江南 道观察使，年近60岁。

栾泰——永王幕府散官，封“神鸡童”,永王的男 嬖，20岁上下。

孙 二——-浔阳监狱狱卒，后追随李白，十八九岁。 郭子仪——天下兵马大元帅，早年曾获罪，为李白所

救，年纪与李白相仿。

纪许氏——村妇，年可60多岁。

小纪刚——纪许氏之孙，十一二岁。

老渔父——浔阳江上渔翁，后移居当涂，年逾七十。 祁 五—-永王幕府参谋，年约三四十岁。

贺十三—永王幕府参谋，年约三四十岁。 屈 大——永王幕府参谋，年约三四十岁。

录事、主书、侍卫、小校、军士、随从、衙役等若干。

**时** **间：**唐肃宗(李亨)在位年间。

〔当代歌者弹琵琶而歌： “何处觅诗魂，

向涂山、采石，青莲、碎叶。 提什么脱靴捧砚好飘然， 只怕是出仕归隐终难抉。 自天宝繁华过后，

《霓裳》惊破，神州流血，

半百学士，又将书剑朝天阙。 永王幕里，斗酒浇成万世文， 浔阳狱中，丹心换得一身铁。 人愁绝!夜郎长流，

看巴山寒塞、蜀道鸟途、菱门千堆雪!

幸遇赦，布衣蔬食醉当涂，

社鼓声声，偏唤起请缨心烈。 一代诗仙兮来复归，

江天唯见波底月! 〔初冬。

〔浔阳江头。木鱼声轻轻飘来。临江的长亭此刻成 了送别的场所。韩娘面向西北，将官锦袍、珊瑚鞭高 高捧起；李白身着裸袍，头戴纱制玄色角巾，腰佩长

剑，神情肃穆地跪拜着；宗琰着窄袖衫、长裙、披风， 捧酒旁立；一侧，李腾空黄冠道服，机械地敲着木鱼， 背书般喃喃诵经。

李 白 (站起，把酒酹江)太上皇，我又出山了!我接受了永 王殿下的邀请-啊不!是安禄山一把火把我烧出 了庐山!

〔宗琰取袍，为李白穿上；韩娘递鞭，又拿起地上的包 袱，为李白系上。

李 白 (看着袍和鞭，感喟地)久违了!太上皇，你的銮驾已 经……转进巴蜀，满目疮痍的中原，你是看不到的 呀!半个月前，我从幽州逃了回来， 一路上火还在 烧，人还在死，几天几夜听不见一声鸡鸣!回到庐 山，我常常神思恍惚，我好像看见长江变成了易水， 庐山变成了燕山，华夏子民都穿上了胡服，3岁小儿 也呜呜咿咿学着胡语 ……

〔老渔父驾着小舟缓缓驶来。 **老渔父** 太白先生，请上船吧!

**李** **白** (点头，复对宗琰)灵光，我知道你并不赞同。(调侃 地)如果我佩着黄金印回来，夫人不会觉得我太俗 气，不肯理睬我吧?

宗 琰 ( 一 笑)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不阻拦你。希望夫子功 成身退 … …

李 白 我知道，还回庐山来，再续五湖之游。(慷慨挥手)我 走了!

〔木鱼声突然中止。宗琰示意李白。

李 白 (走近李腾空，躬身行礼)感谢腾空道姑为我诵经。

〔李腾空欠身还礼。

〔一阵笑声，吴筠身着紫道袍，头顶斗笠，腰系酒葫 芦，高唤着跑来。

吴 筠 太白兄，等一等!

李 白 (回望，惊喜)吴兄!

〔吴筠与众人行礼。

**李** **白** (走近来)不是巧遇吧?

**吴** **筠** 天半行云，山中流水，松间明月，江上清风，无往而不 相逢!(指着酒葫芦)我送你一程!

〔李白看着酒葫芦摇头。老渔父亮出一坛家酿村醪。 **李** **白** (指老渔父)老渔伯，老酒友!

〔众人同声欢笑。 **老渔父** 上船吧!

**李** **白** ( 欲登舟，忽然想起什么)哦，等一等!(急往回跑) **韩** **娘** 先生哪儿去?

**李** **白** 韩娘，我忘了带上书了。

韩娘( 一 笑)先生不是亲手放进包袱里了吗?

〔李白从包袱里取出两本书，笑着把珊瑚鞭塞进包袱 里 。

吴 筠 这就叫骑着马找马!(取过李白手中书)《庄子》、《离 骚》……太白兄，我刚刚遇见一个怪人，他说要到岭

南去，却一个劲儿地奔北走! 李 白 (笑)世上真有南辕北辙的人?

吴 筠 想用庄子洒脱的胸襟去完成屈原悲壮的事业，岂不 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李 白 (笑)好你个老道!南走到头就是北，北走到头就是 南!

**吴** **筠** (亦笑)对，对!屈原走到头就是庄子，庄子走到头就 是屈原!

李 白 (认真地)也是永王殿下礼贤下士，他派幕府司马惠 仲明三次登门。

吴 筠 我就为这事来的!(神秘地低声)听说永玉起兵不在

平乱 … … 李 白 在什么?

吴 筠 争位!同他的长兄、当今圣上争皇位!

李 白 (愤然、断然)道听途说!过几天永王就要东巡。( 一 阵兴奋)可以想见云旗猎猎，雷鼓嘈嘈，千百楼船逶 迤东下，那场面肯定十分壮观!我要写诗抒发我的 感受，题目就叫《永王东巡歌》,一两首不能尽意，写 它十首!

〔吴筠仰面不语，走开去。

李 自 (骤生歉意，上前郑重地)有证据?

吴 筠 有证据，我就把你拖回庐山!(不悦)你现在是一盆 火!我成了耳边风!

**李** **自** (笑)万一像你所说，永王一时糊涂，我正好用《东巡

歌》对他晓以大义，激发他复国兴邦的正气!

吴 筠 我想起天宝元年你奉诏入长安时候写的两句诗：“仰 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 **白** 此一时彼一时!唔，你在笑话我?

**吴** **筠** 没有。我是忧喜参半。既然太白兄执意要投奔永 王，人各有志，怎能勉强?

李 自 (沉吟)用舍在他，来去由我!李白耿耿此心，明月可 鉴!

吴 筠 ( 不与争辩，径自上船)喝酒!

**老渔父** 先生上船吧!

李 白 (点头)灵光，韩娘，我走了! 宗 琰 夫子保重!

韩 娘 先生保重!

李 白 腾空道姑，我走了!

**李腾空** (似若未闻，继续诵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 …… "

李 白 (一笑)谢谢。(登舟，挥手而别) 〔明月在天。舟行。宗琰等渐隐。

〔隐隐响起李腾空的诵经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 之所伏 …… "

〔木鱼声轻轻飘过。

二

〔歌声：“自信经纶手， 能开天地春。

孰知千岭外，

更有万重云。” 〔数月后。翌年春。

〔江右某地。永王幕府司马惠仲明官署的议事厅。 一侧有屏风，另一侧有书案、绣墩。不远处白茫茫大 江横亘。

〔惠仲明正在案前书写什么,喃喃有声，时而摇头叹 息，时而欣然自得。

**惠仲明** (掷笔)录事!

〔录事应声跑来。

**惠仲明** (收拢诗稿)你把太白先生的《永王东巡歌》抄录五十

份，派人四乡张贴!用篆书给我单录一份。

〔录事应声接过诗稿退下。

**惠仲明** (站起身来，伸伸懒腰，为一个辉煌的远景所鼓舞)七 年著作郎，七年散官，快到知天命之年了，总算看到

了天边薄薄的曙色! 〔栾泰匆匆跑来。

**惠仲明** (吓了一跳)栾泰! **栾** **泰** 我有机密 ……

〔惠仲明立时警觉起来，转过屏风察看有无人藏匿。 **栾** **泰** 殿下奉诏起兵，原来不打算北伐安禄山，是……(悄

声)要同皇上争天下…… **惠仲明** (急掩其口)不许胡说!

**栾** **泰** 胡说?昨晚殿下说了：“李亨呀李亨，我要杀到京城， 叫你当不成皇帝!”

**惠仲明** 殿下亲口对你说的?

**栾** **泰** 殿下亲口说的……梦话。 **惠仲明** (勃然色变)大胆!

栾 泰 你……你怎么翻脸了?

**惠仲明** 殿下自幼丧母，是圣上抚养长大。他们弟兄情深，胜 过一母所生。

**栾** **泰** 我……没撒谎，殿下有说梦话的毛病。

惠仲明 你这是诬罔殿下，扰乱军心!殿下知道了容得了你 吗?

栾 泰 这、这……惠大人 … …

惠仲明 栾泰!殿下封你神鸡童，官居七品，你好好斗你的 鸡，叫殿下开心，这是你的本分!你又是殿下贴身的 人，凡事乖觉点儿，有话到我这儿为止。

栾 泰 是是!(不便即去，走到案前，凑趣地)惠大人在写诗 呢?

**惠仲明** 抄诗，李白的诗。(折叠起来，揣进袖内)

栾 泰 李白的诗?大人对李白恭恭敬敬，李白对大人可是

不大恭敬…… 惠仲明 你又信口开河。

栾 泰 真的!李白这家伙狂傲得很，好几个月了，不是喝酒 做诗，就是借酒使性!

**惠仲明** 李白是诗仙、醉圣!

**栾** **泰** 幕府里没有同他合得来的，也就是大人还能同他对 付，可他也没把大人放在眼里 …… (偷窥对方)

**惠仲明** ( 一 笑)诗人免不了有些怪癖，没有怪癖也就成不了 诗人。

栾 泰 话是这么说，可现在殿下对他也凉了! 〔惠仲明不由得一愣怔。

栾 泰 司马怎么不知道呢?李白才来时候，殿下对他多好 啊!让他跟着东巡，又让他参加水军宴会，还让他上 楼船听歌看舞!嘿，他倒来了邪劲!又要出主意，自 比卧龙岗上诸葛亮；又要露武艺，说他是汉朝飞将军 李广的后代；还想带兵打仗，自称什么东晋谢安石。 这一来，殿下也就懒得听他“白话”了!

〔开道之声骤起：“殿下驾到!”惠仲明、栾泰闻声急整 衣冠走出中堂。

〔录事手拿誊写完好的《永王东巡歌》走进中堂，四顾 无人，正犹豫着，开道之声复起：“两厢回避!”录事进 退失措，灵机一动，藏在屏风后。

〔李璘昂然走入中堂。贴身侍卫随入。惠仲明、栾泰 相继走入。

李 璘 (坐)都坐下!惠司马! **惠仲明** 卑官在!

**李** **璘** 昨天江陵水军连夜东下，过一会儿我也要东下督军，

幕府中善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惠仲明** 是，殿下。

李 璘 有件不大不小的事叫我不放心。听说太白先生整天 喝闷酒，是不是你们亏待他了?

惠仲明 殿下派仲明三请李白，仲明不敢亏待。 栾 泰 是他自己闹的，整天怨气冲天!

李 璘 太白先生一介文人，不该苛求。本王麾下有个李白 全军增色呀!

**惠仲明** ( 揣摩对方意图)李白向来自视很高，希望重用，如果 殿下肯授他官职……

**李** **璘** 惠司马为李白求官……唉!我没给他官做，是爱惜 他的诗才，让他写诗比让他当官好啊!父皇当初也

1

曾说过，李太白非廊庙之器!

栾 泰 太上皇的话我懂，李白不是当官的料!

李 璘 哎!太白先生稀世奇才，将来总要给个官做的，别让 他感到失望。

栾 泰 对，热火罐让他抱着!

李 璘 (愠怒)你到底心术不正!退下! 栾 泰 是是。(走下)

李 璘 (对侍卫)文武官员一律不准进来! 〔侍卫应声走出警戒。

**惠仲明** (知事态严重)殿下，有紧急军情?

李 璘 你好机灵!(慢悠悠地)我那位大哥已经下诏，要我 去巴蜀觐见父皇。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惠仲明** 殿下去巴蜀……只怕凶多吉少。 **李** **璘** 不去?

**惠仲明** 还是不去为好。

李 璘 (一笑)我已经毁书斩使了! **惠仲明** (大惊)殿下!

李 璘 哼，他想软禁我!是他逼得我破釜沉舟!我江陵水 军一定能够一鼓而下江南，等我立马钟山浮舟练湖， 再和他一决雌雄!

惠仲明 殿下胆识超人，如有神助。

李 璘 眼下万事俱备，只欠一篇檄文。 惠仲明 讨伐……京城 … …

李 璘 不!讨伐京城派来的那个宋康祥!

惠仲明 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宋康祥……讨伐宋康祥进 退有据：进可以入主京城，退可以声明为清君侧。殿 下天纵英明!

李 璘 现在我要借重太白先生的生花妙笔、日月盛名了!

惠仲明 让李白起草檄文?(忽有难色)就怕李白不愿起草这 样的檄文……

〔李璘沉吟，踱步。屏风后有动静，隐隐露出双足。

李 璘 (一惊)议事厅有没有闲杂人等? **惠仲明** 没有。

〔李璘行至屏风前，佯作不慎撞倒屏风。屏风后录事 惊 叫 。

李 璘 (大喝一声)有刺客!

〔侍卫飞步走入。录事跪地求饶。惠仲明一见录事， 骇然。侍卫一剑刺死录事，拾起《永王东巡歌》。李 璘阅后置案上。

**惠仲明** (惶恐)殿下受惊了!卑官确实不知道屏风后面有人 …… (跪地)死罪死罪!

李 璘 是什么人?

惠仲明 官署中的录事。是卑官让他誊录《永王东巡歌》,大 概是一时躲闪不及。

李 璘 (对侍卫)你误杀了!(扶起惠仲明)不干你的事，好

好安葬他吧!别忘了厚恤他的家眷! **惠仲明** 是，殿下。

〔侍卫拖录事尸首入内。

〔一声驴叫，随之而来的是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幕 僚祁五、贺十三、屈大和栾泰高喊着：“这是司马官 署，不能骑驴!”众人后退着上。李白呵叱声：“天子 门前都容我走马，幕府门前就不容我骑驴?”又一声 驴叫。李白吆喝着：“这头蠢驴，怎么不走了?原来 你也怕官府!”

**李** **璘** (自语)来得正好!(示意惠仲明接待，返身入暖阁)

〔李白身着宫锦袍、手执珊瑚鞭，醉眼朦胧走上。 **惠仲明** (急急出迎)太白先生，你又醉了……

**李** **白** 我醉的时候最明白!(发现惠仲明，拉其手)你带我

去见见永王殿下吧，我有一肚子话，都快要憋死了!

**惠仲明** 先生要见殿下，是不是饮食不周? **李** **白** 不是。

**惠明仲** 起居不便? **李** **白** 不是。

**惠仲明** 哦!先生入了幕府，有后顾之忧? **李** **白** 也不是。

**惠仲明** 依仲明看来，殿下是思贤若渴，以上卿之礼款待先 生，先生食有鱼、出有车、有以为家，何不以诗文为 乐?

**李** **白** (忽然以声)惠司马，你代永王三次请我出山，难道是 为了让我诗文为乐?

**惠仲明** 这……但不知……先生所求……

李 白 我的所求?跃马挥戈，驰骋疆场，报效太上皇当年知 遇之恩!你们看我身上的宫锦袍、手中的珊瑚鞭，都 是太上皇所赐!(遥远的回忆重又勾起，历历如在眼 前)想当年，我醉卧长安酒家，太上皇召我进宫，我沉 醉不能上船……后来太上皇一见，真是如贫得宝，如 暗得灯、如饥得食、如旱得云呀!这不是我的杜撰， 是太上皇亲口所说!啊，金銮殿上，我一篇奏颂，龙 颜大喜，赐食七宝床上，万乘之尊亲自为我调羹!沉 香亭畔，我三章《清平调》,李龟年奉旨献歌，万乘之 尊亲自为我吹笛!谁不知道李白醉写吓蛮书，杨贵 妃捧砚，高力士脱靴!太上皇当年给李白何等的恩 遇啊!可是今天，我入幕府几个月了，殿下为什么还 不起用我?难道这宫锦袍、珊瑚鞭就像天上的流云、 江河的逝波?(哽咽)

〔李璘大笑自暖阁走出。 **李** **璘** 太白先生，热血男儿呀! **李** **白** (惊喜)殿下!(欲跪拜)

**李** **璘** (急扶)感谢先生写了《东巡歌》,鼓士气壮北军威呀!

**李** **白** (颇得意)是吗?这诗文真像曹操父子所说，是“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李** **璘** 是的!李璘每天黎明即起，必读先生的诗，真是异香 满口呀!

**惠仲明** 就像民间所说：“三天不读李白诗，舌头生疮口发

臭!”

**李** **璘** 不错!说来先生未必相信，我有说梦话的毛病，可是

我的梦话偏偏是先生的诗! 〔 一 座 欢 笑 。

李 白 (飘飘然)李白愧领了。

栾 泰 (不择场合抢风头)殿下的梦话要都是诗，那倒不赖， 就怕 ……

〔李璘、李白、惠仲明俱一惊。 李 璘 (忍怒)多嘴!

**李** **白** 殿下，李白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 …… 〔李璘屏退左右，惟惠仲明留下。

李 白 敢问殿下梦中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

李 璘 太白先生，梦话就是梦话。不过，言为心声，心中没 有邪念，嘴里自然都是正言，都是先生的佳句。

**李** **白** (借着酒劲)李白痴长殿下十多年，就倚老卖老一次 吧 !

李 璘 先生有话不必客气，李璘洗耳恭听。

李 白 殿下可要明白君臣之道，要守大节尽忠尽孝啊!有 些传言 ……

李 璘 (轻微抽搐)多谢先生!哎呀，从前只知道先生的诗 才，今天更懂得先生的人品。李璘从今天以后更要 倚重先生，请先生受我一拜!(欲拜)

李 白 (急扶)不可不可!(激动得热泪盈眶)殿下!殿下你 从善如流，真有江海的胸怀。你是大唐中兴的希望 啊 !

李 璘 先生过奖了。

李 白 啊殿下，你领兵像秋霜一样的威严，你待人又像冬日 一般的温暖。李白愿当殿下的马前卒，死而无憾!

李 璘 啊啊，先生歇息去吧!(扶李白出中堂，似若无心地

转向惠仲明)惠司马，给杜甫的信写了没有?

惠仲明 (一愣)杜甫的信……没有 ……

李 白 (一惊)子美不是让安禄山关在牢里? 李 璘 听说已经潜逃，有人在江夏见到了他。

李 白 谢天谢地!子美得救了!殿下邀子美什么时候到军 中?

李 璘 是这么回事，我想请杜甫写一篇檄文……

李 白 写檄文?为什么不找我?怎么舍近求远呢?

惠仲明 (敲边鼓)殿下是考虑到杜甫沉郁老到，适合写这类 文字吧?

李 白 (愠怒)怎么?殿下看不起李白，那李白只好自请还

山。告辞! **惠仲明** 先生息怒!

**李** **璘** 先生不要误会，是李璘不敢烦劳先生。 **惠仲明** 恐怕先生大手笔不屑写这类文字……

**李** **白** 笑话!这类文字怎么啦?汉代司马相如写过《谕巴

 蜀檄》,本朝骆宾王写过《讨武瞾檄》,不都是脍灸人 口的名篇吗?

李 璘 是呀!如果先生肯挥如椽大笔，我想这篇檄文还是

先生写来精彩!

**惠仲明** 杜子美不及李太白!

李 白 嗳，子美的妙处李白不能!子美博大精深，毕竟天 才!只是作文太苦，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太苦了 太苦了!

惠仲明 杜子美确实苦语愁吟!

李 璘 惠司马还没给杜甫写信吧? 惠仲明 还没有，没有……

李 白 那么,这题目 …… 李 璘 就叫《讨逆檄文》吧?

李 白 凡写檄文必要正名!讨逆，谁是逆?自然是安禄山 了!我看就叫《为永王讨逆胡安禄山檄》,或者干脆

叫《讨安禄山檄》。

李 璘 都可以，都可以……

李 白 前者是李白作文，后者是李白代永王作文……

李 璘 都可以，都可以…… 李 白 (大喝一声)拿酒来!

李 璘 (对内高声)为太白先生摆酒!

〔屈大、祁五、贺十三等幕僚们涌上来簇拥着李白入 暖阁，栾泰也跟着进去。李璘阴沉着脸，留下惠仲 明 。

**惠仲明** 殿下，李白这檄文应该是讨宋的呀……

**李** **璘** 该怎么做，你还不明白吗? **惠仲明** 是，是。

**李** **璘** 一会儿我派人来取檄文。 **惠仲明** 是，是。

**李** **璘** (高声)取五百金!

〔侍卫应声急上，递过钱袋。李璘把钱袋交给惠仲 明。

**惠仲明** 赏赐?

**李** **璘** (冷然 一 笑)润笔。(与待卫匆匆出门)

**惠仲明** (紧追几步)殿下保重!(返身回中堂，摇了摇头)润 笔……

〔暖阁内赞美之声轰然而起：“大手笔!”

惠仲明 (喃喃自语)大手笔……(突然涌起莫名的惆怅，欲入 暖阁)

〔祁五、贺十三自暖阁走出。

祁 五 难怪他狂，确实才思敏捷!

〔李白兴冲冲持檄文自暖阁走出，屈大、栾泰随出。 **李** **白** 李白交卷了!(呈上檄文)

**惠仲明** 太快了!真是倚马千言!(阅檄文，频频点头)先生 心肝五脏都是珠玑锦绣吧?要不然，怎么开口成文、

落笔生花?

**李** **白** (四顾)殿下呢?

**惠仲明** 哦，戎马位您，殿下东下督军去了。

**李** **白** 啊?走了，怎么不招呼我?不给我立功的机会? **惠仲明** (看着钱袋，对众人)诸位自便吧!

〔栾泰与祁五、屈大、贺十三等散去。 **惠仲明** 先生，(提钱袋)这是殿下给你的…… **李** **白** 什么?

**惠仲明** ……润笔五百金。

**李** **白** (呆然)润笔?什么意思?拿我当卖文的?打发我 走?(猛然激愤)到底忠言逆耳呀!

**惠仲明** (规劝)刚才先生有些话说得是不大得体 ……

**李** **白** 让我时时堆着笑脸，处处陪着小心，我办不到!我 走!

**惠仲明** 先生可要三思而行 ……

李 白 李白平生不吃后悔药!哈哈! 一 个李白，五百金!

五百金就给打发了!什么忠心什么报国热忱……徒 有虚名的诗仙醉圣，原来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卖文 的刀笔!哈哈哈!我走!我走!

惠仲明 先生还是带上它吧!(递钱袋)

李 白 (将钱袋摔地下)李白走了!(跌跌撞撞走出)

**惠仲明** 五百金不要，还把文章留下。李白呀，你连卖文都不

会!(复摇头，提笔改檄文)“讨宋康祥檄” …… (沉 吟，又改)“讨附逆乱臣宋康祥檄”……(喟然长叹)古 往今来有多少真真假假的文字，谁也弄不清楚了!

〔小校高喊：“司马大人!”走进。 惠仲明 (认出小校)你来取檄文?

小 校 是。(取出酒坛)殿下赐给惠大人的宫廷美酒。 〔李白烂醉走进。

**李** **白** 还我檄文!李白文章金不换! **惠仲明** (急藏檄文于袖内)先生!

**李** **白** 还我檄文!(忽见酒坛)宫廷美酒!哈哈!一 醉解千 愁!来，喝!

〔李白欲打开酒坛，小校急上前争抢。往来之际，酒 坛落地破碎，酒流出。有狗吠声。

**惠仲明** (对小校)到外面稍等。

〔小校退出。

李 白 唉!可惜了!流了满地!看，狗都喜欢这宫廷美酒 ……(步入中堂，跌坐绣墩，伏案而眠)

〔人声喧嚷。栾泰急急跑来。 **惠仲明** 栾泰!外边什么声音?

**栾** **泰** 大势不妙，这一带让宋康祥的军队包围了! **惠仲明** (大惊失色)啊，宋康祥来得这么快?

**栾** **泰** 三十六计，走为上。 〔几声凄厉的犬吠。

惠仲明 (近前，又一惊)狗死了!(低声)毒酒 …… (摇头，喃 喃地)你这样刚愎自用，怎么能成大事?狡兔还没

死，就想烹了走狗…… **栾** **泰** (催促)走吧!

李 白 (睁开朦胧醉眼)还我檄文!

惠仲明 (掏出檄文，丢给李白)给你!(与栾泰悄悄溜走)

李 白 (看檄文，大惊)怎么改成讨宋康祥了?无耻!无耻!

无耻之尤!(猛力撕扯，愤愤然)回庐山!(跌跌撞撞 往外走了几步，忽犹豫起来)我就这样回去?(看着 身上的宫锦袍)吴筠兄!腾空子 …… (酒劲忽上涌， 呕吐，只好坐椅子上，伏案歇息)

〔齐刷刷的脚步声响起。军士数人持戈矛冲进中堂。 一军士上前推操李白。

李 白 (摆手，喃喃地)我醉欲眠君且去!

〔一军士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李白提起。

〔幕内唤声：“宋大人到!”宋康祥威风八面地走进。 李白醉意全消，两眼失神，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 呆 。

**宋康祥** 把附逆作乱者一律收监!

〔李白四下张望，未见“附逆作乱者”,他正在纳闷，军 士们忽拥上。

**李** **白** (辩白)我是李白! **宋康祥** 不管是谁，绑了!

〔军士们将李白捆绑起来。

三

〔 一 个月后，雨天。

〔浔阳狱，李白囚室。

〔木栅栏内不时传来“银铛铛”镣铐碰撞声，李白在昏 黑中走动着。木栅栏外烛光晃动，香火氤氲，李腾空 在诵经。重浊的镣铐声与轻清的木鱼声奇妙地交 响。狱卒孙二为李腾空添香。

李 白 ( 吟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

里也 。 ”

〔 镣铐声 。

李 白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 镣铐声 。

李 白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 镣铐声 。

孙二(近前)先生又在念诗，不累吗? 李 白 不。狱吏不让喝酒，我以诗当酒。 孙 二 (笑)诗能当酒?

李 白 诗的天地有如醇酒的甘美! 孙 二 先生念的是新做的诗?

李 白 (摇头)是庄子的《逍遥游》,也可以说是无韵的诗!

啊，“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妙文哪!风神 洒落，汪洋恣肆，“怒而飞”三个字抵得上古往今来全 部诗篇!

**李腾空** (忽然插话)先生的“非人间”三个字也许更好! **李** **白** 什么?“非人间”?(寻声望去)

**李腾空** (朗吟)“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 **白** 你是 … …

〔李腾空转过身来。 **李** **白** (惊喜)腾空子!

**李腾空** 夫人招呼贫道为先生诵经祈福。 **李** **白** (茫然)诵经祈福 ……

孙 二 腾空道姑已经念了三遍《道德真经》了!

李 白 多谢腾空子!你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祈它做什么?腾空子，与其面壁诵经，不如相对 论文，不管是“非人间”还是“怒而飞”……

李腾空 不敢献丑。先生只管论文，贫道为先生诵经。这也 是一种修炼，动静相成，阴阳互补 …… (忽觉语出不 妥，两颊飞红)

李 白 (未曾察觉)何必客气!如果不嫌鄙陋，李白奉赠狱 中新作两首。(从草褥下取出诗稿，让孙二为之传 递 )

**李腾空** (恭敬地接读)《百忧章》、《万愤词》……(读罢凄然) 百忧万愤尽在其中，先生太苦了!(背身落泪)

李 白 (长叹)冰冷的铁锁住了热血的身躯!这木栅栏里头

是牛羊圈，这碗里盛的是鸡狗食! 〔孙二无语，李腾空沉默。

李 白 (猛然爆发)李白呀李白，你活该受罪!你有才无识，

不!有眼无珠!你为什么想不到他们兄弟之间会这 样势不两立!

孙 二 (欲拦)先生 ……

李 白 (不理睬)这一位，真让吴筠道士不幸而言中，他奉诏 起兵真的是要抢皇帝位!那一位，老子还没死就急

 急忙忙在灵武登基!

孙 二 (急捂李白口)先生可不能乱说呀!

李 白 (甩开孙二手)实事!我怕什么?大不了是个死!他 们兄弟争位，全不顾安禄山大敌当前。国家完了! 完了!完了! … …

孙 二 (急欲转话题)先生，我看祸根是奸臣杨国忠。 李 白 李林甫!

〔孙二一惊，望一望李腾空，偏促不安。李腾空似若 无闻，依旧诵经。

孙二先生，杨国忠是罪魁祸首。

李 白 不错!你们都恨杨国忠，可我更恨李林甫!这个人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是他起用了安禄山，他才是肇 事者!

〔李腾空颇尴尬。 孙 二 他过世了 ……

李 白 他死了，可安禄山反了，大唐江山也断送半壁了!李 林甫这个误国奸贼，死了也要鞭尸三百!(合掌，举

起手铐猛然砸去，饭碗碎了，发出声响) 〔静场。传来狱吏厉声：“怎么回事?”

〔李腾空悄悄起身收拾碎碗。

孙 二 是我，孙二。不小心碎了个碗!(从李腾空手中接过 碎碗片，行至李白前)先生!(低语)李林甫是……

李 白 (一惊，慢慢上前，竭力控制情绪使语气和缓)李小 姐，多谢你了，李白是朝廷重犯，不敢劳驾小姐费神 诵经!(下逐客令)你请吧!

孙 二(出乎意料，慌张地)先生! 〔李腾空进退两难。

李 白 (高吟)“李白无须知祸福，泰山一掷轻鸿毛!”(银铛 铛走开)

〔李腾空一阵酸楚，默默收起经卷，又看看诗稿，欲收 又不敢，犹豫着。

李 白 (看在眼里)李白说话从不改口，既然说赠，你愿拿走 就拿去。不过，一个囚犯的百忧万愤，相府千金是读 不明白的。你请吧，请吧!

〔李腾空悄悄收起诗稿，默默走到门口；宗琰与韩娘

蓑衣斗笠迎面而来。 宗 琰 腾空子!

〔李腾空嘴巴动了动，终于没有说话，低头急急地走 了 。

李 白 (发现宗琰)灵光!

宗 琰 夫子!腾空子怎么啦? 李 白 是我下了逐客令!

宗 琰 (大惊)是你把她赶走.?(二话没说，返身欲追)

李 白 不要追了，她原来是奸相李林甫的千金! 宗 琰 (伤痛地)韩娘，你把腾空道姑请回来!

〔韩娘应声急走下。 **李** **白** 你这是……

宗 琰 (半晌)你在痛恨李林甫，我想结交李林甫! 李 白 (愕然)你在说什么呀?

孙 二 (不解)李林甫不是已经死了吗?

宗 琰 宗族在，同僚在，门生在，虎威犹在! 李 白 (愤然)我不明白，不明白!

宗 琰 (突兀而问)夫子认定，奸相的女儿一定也奸? 〔李白一时语塞。

宗 琰 (拾起李腾空忘了带走的木鱼，沉吟片刻)她……她 仰慕先生的诗才，情愿涉足红尘，借助李林甫从前同 僚、门生的势力，为夫子打通关节，免夫子的罪!

李 白 (极感意外)啊?(愣神)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韩娘走了进来。

韩 娘 腾空道姑坐船走了。 〔宗琰饮泣。

韩 娘 (不无怨艾)先生你还蒙在鼓里呢，先生的案子是皇 上亲自过问的 ……

李 白啊?他当太子时候就不喜欢我……

韩 娘 不能用银钱赎罪，也不能用官爵减刑!阿琰为了先 生的案子跑遍了大街小巷、高门深宅!有的人躲了 起来，有的人变了脸，有的人故意装聋作哑!只有一 个腾空道姑 …… (哽咽)

宗 琰 她本打算念完经就去京城，可你 …… (悲泣)赶走了

惟一的希望!

〔李白愧悔惶惑。 〔雨声猛然大作。

李 白 (木然，出神)今晚上不会有月亮了 …… 韩 娘 雨天 … …

李 白 (仰望)雨，你是什么?你是苍天的泪，还是我心中的

泪……啊不，你不该是泪，你该变作洗冤的水!

韩 娘 (不住地念叨)腾空道姑是个好人，她说过要是京城

门路不通，她还要上前方找郭元帅…… 李 白 郭元帅?

宗 琰 郭子仪，当今天下兵马大元帅。

李 白 (惊诧)啊?他是当今天下兵马大元帅?(忽大笑，得 意)李白好眼力呀!(狂喜)我得救了!哈哈，我得救 了 !

宗 琰 夫子你怎么啦?

**李** **白** 我没告诉过你，二十年前在贺兰山，郭子仪误了军令 判了死罪，是我救了他!是我!

宗 琰 (喜极而泣)夫子得救了!

韩 娘 谢天谢地!(与宗琰同泣，少顷)可是，腾空道姑不会 去找郭元帅了。

宗 琰 (心一沉，复毅然决然)我去!

韩 娘 ( 一 惊)你? 一 个人去? 一 个女流 … … 宗 琰 (点点头)你给我收拾行装，我这就去!

〔韩娘迟疑着，宗琰欲往外走。 李 白 (猛然)回来!

〔宗琰止步。 **李** **白** 你不能去!

宗 琰 (惊疑)你担心我餐风露宿?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 担心郭子仪不敢过问?

李 白 (摇头，不无痛苦地)郭子仪既然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平乱大业就系在他一人身上，不能因为我的案子连 累了郭子仪，危害了大唐江山。不能!不能啊!再 说，人生在世施恩岂为图报，索恩近乎无赖!

韩 娘 可先生你怎么办呢?

李 白 (自信地)我没有罪!他们迟早得放了我!

宗 琰 (猛然爆发)不!我不能听你的!不!不!(往外走) 〔传讯声传来：“带犯人!”

〔宗琰、韩娘一脸惊怖。

〔不远处，影影绰绰一队犯人披枷带锁走过。银铛铛 的镣铐声十分清晰且节奏分明。

〔狱吏打开李白囚室的栅栏门。

〔宗琰、韩娘扑向栅栏，哭倒在地 ……

四

〔接前场。

〔浔阳宋康祥行辕大堂。毗邻是监狱。

〔宋康祥正在审案。两厢有军士执戈矛侍立。主书 伏案书记。惠仲明、栾泰及祁五、贺十三、屈大均着 囚服，分列跪地。

**屈** **大** 我在永王幕府就是个挂名的参谋，永王也从来没有 找我要过主意。

**宋康祥** 你也不想谋个前程?

**屈** **大** 不想。前面有人挡着道…… **宋康祥** 谁?

**屈** **大** 惠司马!

〔惠仲明忽抬头，欲回顾复低头。 **宋康样** 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图谋吗?

**幕僚们** (同声)没有。 **宋康祥** (拍案)大胆!

**屈** **大** (惊慌)大人息怒。我想想，这图谋吗，是有那么 一点 点 ……

祁 五 屈大惦记着永王收藏的兰陵王面具。 屈 大 祁五总想偷走永王的王羲之法帖!

**宋康祥** 贺十三!

贺十三 我?(看看祁五、屈大)不用你们戴罪立功，我自己说 了吧!我是迷上了永王府里一个歌妓，姓常，叫常玉 柳——

**宋康祥** 乌合之众!一旁站着!

〔幕僚们叩头后站起，旁立。

**宋康祥** 栾泰! **栾** **泰** 在。

**宋康样** 你封了神鸡童，一定是永王的心腹! **祁** **五** 他有一套斗鸡绝活……

栾 泰 也不太绝，就一点小窍门。看来用不上了，我奉献给 大人吧：你先把狐狸油熬成膏，要文火，把这膏往鸡 冠上这么一抹，再把带锯齿的小铁片往鸡脚上这么 一拴，这就齐了!对家的鸡一闻到狐狸味儿，先就发 怵，不溜也发蔫，躲不过铁凤爪!我准保你知己知 彼，百战百胜!

**宋康祥** (感慨)邪门歪道，也官居七品!

**栾** **泰** 这不新鲜!永王爱玩双陆，有个姓王叫什么名的双 陆玩到家了，永王给了个六品!

**宋康祥** 你就凭着斗鸡绝活成了永王的心腹?

**栾** **泰** 是……啊不，永王还喜好男风!嘻嘻，男风，听说这 喜好打从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有一个叫龙阳公的 ……敢情汉高祖、汉武帝都有这个喜好。

**宋康祥** (制止)哼!放肆!

栾 泰 大人，不是栾泰甘愿作践自己，我是说，神鸡童不过 是供人玩乐。要说永王的谋主，真格的那得是惠司 马。

〔惠仲明阴沉地斜视栾泰。 **宋康祥** (摆手)一旁站着!

〔栾泰叩头，站起旁立。堂前只剩下惠仲明一人孤零 零地跪着。

宋康祥 永王和圣上本来骨肉情深，被你们这帮幕僚挑唆拨 弄，弄得同室操戈!惠仲明，你是永王的第一谋主。 知罪吗?

**惠仲明** 大人，仲明受株连，罪有应得!不过幕府中另有曲

折，望大人明察。 **宋康祥** 讲 !

**惠仲明** 仲明自幼家贫，也曾田间劳作，也曾受人雇佣，后来 刻苦读书；在秘书监里做个八品著作郎。

**宋康祥** 谁叫你背履历写功德史!刚才同僚已经做证，你是 永王的第一谋主!

惠仲明 大人，我是去年春天才入了永王幕府的，同他们是一 个样的。就因为我比他们勤快一些，永王才提拔我 做个司马，他们嫉妒我也在情理之中……

**宋康祥** 你权欲熏心，谋逆的事，你是幕府中始作俑者!

**惠仲明** 大人错了!仲明在永王面前劝说进谏，忠言不断呀! 同僚不知底细，只想当然，也是有的，大人却不能同 他们一般见识。

**宋康样** 诡言狡辩!

**惠仲明** 大人已经搜查了幕府的公署私宅，敢问大人，永王案 上可有仲明起草的公文?仲明家中可有永王赏赐的 珍宝?

**宋康样** 密谋策划，要什么公文?珍宝秘藏，又谁能知道?你 招供吧!

〔惠仲明忽然仰天大笑。 一座相觑。

惠仲明 人都说宋中丞明察秋毫，原来也是一个昏官，专以子 虚乌有判案!这样看来，仲明无供可招，情愿一死! (径自站起，向门外走去，仰天长叹)悔不该当初没有 喝下永王赏赐的毒酒!

**宋康祥** 回来!你啰嗦什么?

**惠仲明** 当初永王楼船东下，派人赐我宫廷美酒。如果那时 候死了，也就清白了!

**宋康祥** 你怎么知道那宫廷美酒是毒酒?

**惠仲明** 酒坛落地，狗舔吃以后，中毒死了。

**宋康祥** 谁能做证? **惠仲明** 李白。

**宋康样** (沉吟)带李白!

〔李白囚服由二军士押送，昂然而入。他看见惠仲明 等一个个身着囚服，且蓬头垢面，心中几分哀悯夹杂 几分快意。他走上前去，向宋康祥一揖。

**宋康祥** 为什么不跪下?

**李** **白** (昂首挺胸)天生膝盖不能弯。

**宋康祥** 哦?恐怕古往今来没有这样的人吧?

**李** **白** 有!三国时候巴郡太守严颜说过，巴郡有断头将军 无屈膝太守!蜀汉大将魏延别说屈膝，连脖颈都不 能回!

**宋康祥** (笑)杜撰!陈寿的《三国志》上没有记载吧?

**李** **白** 史书没记载，百姓有传说，那魏延一回头，马岱手起 刀落，以此推论。

**宋康祥** (笑)百姓传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回头不得。你呢? **李** **白** 李白腰间有傲骨，屈身不能!

**宋康祥** (微笑点头)好吧，你就坐下。 〔李白傲然就座。

**宋康祥** 你见过永王赏赐惠仲明的御酒吗?

**李** **白** 见过，那是毒酒! **宋康祥** 怎么知道?

**李** **白** 狗舔吃了，中毒死了。

**惠仲明** 大人，仲明决不是煽惑永王作乱的谋主呀! 栾 泰 (高喊)李白是谋主!

**李** **白** (站起，怒视)卑鄙!

**宋康祥** (示意李白坐下，对栾泰)刚才你说是惠仲明，现在又 说是李白。

栾 泰 是这样的：先是惠仲明，后是李白。永王费了一番心 思才把李白招来，李白一到，就把自己比作诸葛亮， 比作谢安石，那还不是谋主呀?大谋主了!

李 白 (苦笑)我是个笔和剑并用的人，可是永王只想用我 的笔为他歌功颂德，并不想用我的剑为国家尽忠效 命，更别说听从我的规劝了。

**宋康样** 你曾经规劝过永王?

**李** **白** 是的，我劝他要明白君臣之道，要守大节尽忠尽孝， 谁知他 … …

**宋康样** 哦?在场还有谁? **李** **白** 惠仲明在。

**宋康祥** 惠仲明，你能做证?

**惠仲明** (少顷，摇头)我不在场。 **李** **白** 你!(猛然站起)

**惠仲明** 宋大人，李白和永王密谈，我们手下人是不能窥探的 呀!

栾 泰 大人，李白才是永王的心腹。我想起来了，他还受了 永王五百金的贿赂。

李 白 (怒形于色)那不是贿赂，是润笔!就因为我的话不 中听，他才用五百金打发我走!(悲怆地)他在藐视 我，藐视我的人格!我把钱袋扔在惠仲明的官署，拂 袖而去!

**宋康祥** (对惠仲明)是这样吗? **惠仲明** (面无表情)记不清了。

〔李白瞠目结舌，颓然跌坐。

**宋康祥** 贿赂也罢，润笔也罢，你为永王都写了些什么?

**李** **白** 为他起草讨安禄山檄文…… **宋康祥** (急问)文稿在哪儿?

**李** **白** (一愣神，垂下头来)让我撕掉了…… 〔惠仲明长吁一口气。

**李** **白** (忽抬头)写檄文时候，这帮人都在。

**栾** **泰** 没有的事!大人，李白狼子野心哪!他家世代商人， 却要冒充本朝宗室，说自己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天枝 帝胄!

**屈** **大** 他给儿子取名伯禽，谁不知道周公的儿子就叫伯禽， 是诸侯王呀!

贺十三 他还是个酒色之徒!前妻死后，他勾引过东鲁一个

良家女子，后来又和一个姓刘的寡妇合灶，不到一年 · 又把人家给甩了!

祁 五 对!他的诗里十句有九句不是酒就是女人，趣味低 下，格调粗俗，言词下流，不堪入目呀!

**李** **白** (脸色煞白，浑身发抖，拍案而起，全部愤怒迸出三个 字)王八蛋!

栾 泰 嘿嘿嘿，大文人怎么骂起街来了?

1 〔宋康祥一拍惊堂木，蓦地鸦雀无声。

李 白 别以为李白头朝下，就什么屎盆都往我脑袋上扣! (缓缓坐下)

〔静场。一军士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一军士** 大人，大人，李白的妻子闯公堂了!

**宋康样** 叫她出去! **一军士** 她进来了! **宋康样** 叫她 ……

〔宗琰从容走来，大大方方走到椅子跟前。 **宋康祥** … …坐下吧。

〔宗琰像贵宾一样就座。 **宋康祥** 你来为李白辩护……

**宗** **琰** 是的。我想大人办案的主旨，无非查明永王作乱的 谋主 … …

**宋康祥** 这是本官公务，不劳动问。

**宗** **琰** (一笑)大人，大凡称得上谋主的，一要高官重任，才 可以参预机密；二要贴身侍奉，才可以随时策划。对

吗?

**宋康祥** 嗯 ……

**宗** **琰** 李白从入幕到现在，永王始终没有授他官职。

**李** **白** 是的。

**宗** **琰** 李白入幕几个月，和永王见面只有三次，交谈不过十 几句话，又在大庭广众之中，纵有谋逆作乱的心肠， 也没处说呀!我想大人军中也设幕府，大人手下也 有智囊，如果李白定为谋主，敢问大人军中手下有这 样既无官职又不贴身的谋主吗?

〔李白渐渐听呆了。

**栾** **泰** 大人，她是他老婆，自然要给他择得干干净净喽!

**宋康样** 李白虽无官职，也不贴身，可是他有一支笔，可以扫

千军，扛九鼎，至少可以昭示永王称帝之心! **宗** **琰** 有凭据吗?

**宋康祥** (对主书)呈上来!

〔主书呈上《永王东巡歌》。

**宋康祥** 李白，《永王东巡歌》可是你写的?

**李** **白** 是。我在诗中笔锋直指逆胡安禄山。

**宋康祥** 第九首说永王胜过秦皇汉武，又把永王比作本朝太 宗文皇帝，什么用意?

〔一座惊呆。惟惠仲明强作镇定。 **李** **白** 没，没有呀!

**宋康祥** 你自己看!

**李** **白** (阅稿，大惊)不是我写的!

栾 泰 刚才还说是你的大作，怎么转眼不认账了?真不是 个东西!

李 白 这第九首不是我写的!

〔宗琰取过诗稿，一页页翻阅。

李 白 大人，第九首决不是李白手笔!诗贵立意。立意，贵 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诗的上品才高气逸、格清调 雄，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气急败坏)这首诗直白 浅露，用典比事不伦不类，遣词造句鄙陋粗俗，气韵 荡然，文采丧尽。这，这哪里是李白手笔!(捶胸顿 足 )

**宋康样** 稍安勿躁。

**宗** **琰** (猛然有得)大人，李白写的《永王东巡歌》一共十首，

这里却是十一首，显然这第九首是多出来的。 **宋康祥** (警悟，仿佛自语)为什么就写十首?

宗 琰 十首是个定数。自《诗经》大小《雅》以十首为一 “什” 以来，诗家奉为定法……

李 白 (亦警悟)不错!前几天我在狱中写的《上皇西巡南 京歌)也是十首。

**宗** **琰** 第九首一定是伪作，是幕府中人伪作! 〔宋康祥目光扫视幕僚们。

**栾** **泰** 反正我不会写诗。 **幕僚们** 我们也不灵。

**宋康祥** 惠仲明，你看看是谁的笔迹?(递稿)

**惠仲明** (一副认真辨认的样子)是永王幕府录事的笔迹，他

擅长篆书。

**宋康祥** 录事在哪儿? **惠仲明** 被永王误杀了。

**宋康祥** 诗稿是谁给录事的? **惠仲明** 我 。

**宋康祥** 你能证实这第九首不是你的伪作吗?

**惠仲明** 能。如果仲明那样颂扬永王，永王是不肯加害我的。 **宗** **琰** 大人，但凡一代枭雄往往孤家寡人，刚愎自用，纵然

有一二心腹，相处日久也会生疑，知情过多的人难免 要被灭口。

**惠仲明** (狠狠看了宗琰一眼)遗憾的是李白诗稿送来时已经 是十一首了!

李 白 (气极，复悲怆)那不是我的神韵，不是我的格调，决 不是!譬如富家子弟，即使醉梦之中胡言乱语，也不 会说出叫化子的话来!



|  |  |
| --- | --- |
| **宋康祥** | 惠仲明，你敢肯定原本就是十一首? |
| **惠仲明** | (一 口咬定)确凿无误。 〔一时陷入僵局。 |
| **宋康祥** | (挥手)下堂去吧!(指李白)你留下。  〔一干犯人被押出公堂。惟宋康祥、李白、宗琰三人 在堂。 |
| **宋康祥** | (离座)太白先生，你受苦了! |
| **李** **白** | (难以置信，木讷地)大……人 …… 〔宗琰亦惊呆。 |
| **宋康祥** | 本官派人明察暗访一个月了!难道先生没看出来， 本官是要营救先生的?  〔李白、宗琰不知如何答对。 |
| **宋康祥** | 只是先生的《永王东巡歌》流播大江南北，那第九首 …… (低声)龙颜震怒呀! |
| 李 白 | ( 醒转)大人，那第九首确实是别人伪作! |
| 宋康祥 | 眼下无法查明，(踱步)看来只好迂回文字，为先生上 表免罪。 |
| **李** **白** | (惊喜而痴迷)免罪? |
| 宗 琰 | 大人!(急急跪拜) |
| **宋康祥** | (急扶)夫人，康祥仰慕先生诗才，如果真能为苍生、 社稷保全绝代奇才，康祥将不枉此生了! |
| 李 白 |  |
| 宗 琰 | (感激涕零)大人哪! |
| 宋康祥 | 事不宜迟，先生动笔吧! |
| 李 白 | 我?代大人起草?合适吗? |
| 宋康祥 | 就写《为宋中丞自荐表》。  〔李白、宗琰相视，有些犹豫。 |

**宋康样** 康祥已派人打通关节，先生挥毫吧! 〔李白点头，奋笔疾书，文不加点。

宋康祥 (一页页阅读)先生不愧谪仙人，人间哪有这样的奇 才!(阅至末页)“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 巡随行……"哦，“遇永王东巡随行……"先生，我改

一个字，将“随行”改为“胁行”。 **李** **白** 胁行，胁迫随行……

**宗** **琰** 那就是永王强制，李白被迫—— **李** **白**可我并不是被迫的呀!

**宋康祥** 千古文章，褒贬之间往往就在一字增损!(笑)先生 不是太白是太迂，太迂阔了!毕竟不是官场中人啊!

**李** **白** (亦笑)是太迂，太迂阔。那就 …… (看宗琰，见宗琰

点头)胁行!(提笔修改) **宋康祥** (收拢文稿，对内)主书!

〔主书应声跑来。

**宋康祥** (交稿)立刻抄录，快马飞送京城! 〔主书应声持稿入内。

〔李白、宗琰相视，疑为梦境。

**宋康祥** 该惩办的是惠仲明那样的人。而对先生，康祥一门 心思为先生洗刷。

**李** **自** (再度涕零)中丞大人!

**宋康样** 康祥字长乐，先生就称我长乐吧! 〔李白唯唯。

**宋康祥** 希望先生免罪之后，能容我登门求教，与先生诗酒交 欢，纵论天下英雄。

**李** **白** (引为知己)长乐兄，如果封疆大吏都像你这样，天下 豪士俊杰能不闻风而至、血写春秋?

**宋康祥** 等案件了结，我一定举荐先生入朝为官。 宗 琰 不!不!免罪足够了。

李 白 是，是……

宋康祥 (一笑)当然，这还要听凭圣上卓裁。先生有一位贤 内助呀，比起汉朝才女蔡文姬营救董祀，毫无逊色。

难怪宗夫人和文姬夫人同名。 宗 琰 大人过奖了。

宋康样 摆酒!为先生和夫人压惊。 〔李白、宗琰相视愕然。

〔传来尖细的声音：“圣旨到!”

**宋康祥** (大惊失色)啊?这么快?(急急正冠，疾步走出门 去 )

〔传来宋康祥的声音：“臣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 宋康祥接旨!”

〔李白、宗琰紧张地等待着。

〔宋康祥手捧诏书走进门来。 宋康祥 (高声)在押犯人听诏!

〔惠仲明、栾泰、祁五、贺十三、屈大蹒跚而来，与李白 一齐跪地。宗琰趋避。

宋康样 (读诏)“诏曰：朕以孝治天下，今太子册立，恩泽及于 四海，特颁大赦令。浔阳狱内除李白外，尽行赦免。 李白谋逆，罪在不赦，念及前功，减罪一等，长流夜

郎。诏至之日，取道巴蜀，赴流所…… ” 李 白 (站起)长流夜郎 ……

众囚犯 (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惠仲明等欢欣雀跃，奔出门去，惟闻一片镣铐响。 〔宗琰哭奔上，抱住李白，泪尽沾衣 ……

**李** **白** 长流夜郎! …… (伏地悲号)太上皇啊!

**宋康祥** (上前搀扶李白，唏嘘太息)晚了!晚了!遗恨千古 呀!太白先生，这是天意，天意呀!康祥无力回天， 愧对先生了!(少顷)按照唐律，流刑三千里，杖一百



李 白 (惊呼)杖 一 百?

宗 琰 杖一百还怎么赴流所呀 …… (悲泣)

李 白 也好，死在杖下，免得爬山涉水，做个孤魂野鬼。

宋康样 (踱步，沉吟)我让主书写上，李白狱中染病，病体难

支，这一百杖……康祥做主，免了! 宗 琰 (缓缓跪地)大人!

李 白 (木然)谢大人! **宋康祥** 孙二!

〔孙二应声走进。

宋康祥 (对李白)孙二是我派到监狱里去的，我还让他押送 你上路吧。(对宗琰)夫人，诏命不能耽搁，赶紧为太

白先生收拾行装吧! 〔宗琰含泪应声走下。

**李** **白** 宋大人，李白平生从不低三下四求人，今天我要求大

人了!

**宋康祥** 康祥一定尽力。

李 白 李白走后，请大人多多体恤李白家小。

宋康祥 先生只管放心上路，你走后我给沿途州府修书数封， 请他们多多照拂。

〔宗琰、韩娘手持简单行李走进。 韩 娘 (哭奔过来)先生!(跪地)

李 白 (扶起韩娘)韩娘，我拖累你了。

韩 娘 苍天有眼，教先生路上平平安安吧!

〔宗琰含泪为李白系好包袱。李白与孙二走到一边， 宗琰与韩娘站另一边。

李 白 大人，此去夜郎走湘黔还是走巴蜀? 宋康祥 取道巴蜀。

李 白 (惊呼)啊?

宋康祥 (出示诏书)上面写着呢，“取道巴蜀，赴流所 …… ”

(悄然而下)

**李** **白** **蜀道难啊!**

〔高腔骤起：“蜀道难喽——!难于上青天喽——!” 〔宗琰缓缓走向李白，解下李白身上包袱，将包袱系 在自己身上。

宗 琰 (轻声)夫子，我跟你走。

〔李白泪雨滂沱，哽咽不能成声。 〔歌声起：“不忍别，还相随，

相随直到夜郎西 …… " 韩 娘 (猛然上前)阿琰，你不能去!

〔宗琰轻轻将韩娘推开。

韩 娘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入列)

宗 琰 韩娘!(抱泣，忽正色)难道你不希望我们回来时候

有个家吗?(猛然推开韩娘) 〔韩娘掩面而泣。

[李白、宗琰、孙二缓缓前行 …… 〔歌声复起。

五

〔当代歌者弹琵琶而歌： “巴山耸作崚增骨， 川江泻出纵横才。

夜郎逐客羁蜀道，

诗魂烂熳月徘徊。”

〔一年后。暮春。 〔长江之滨。

〔夜幕初降，山高月小。

〔纪许氏偕孙小纪刚在祭江。祭物无非香烛、纸马之 属，惟大酒坛分外显眼，上贴方形红纸，大书“玉浮 梁”。

〔月色胧明，渔火点点。 一叶小舟驶靠江岸。孙二系 舟，扶李白、宗琰上岸，复搬行李。

小 纪 刚 (抬头望月，用川音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

〔李白一惊，寻声前行。宗琰随行。

小 纪 刚 (背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 … ”

李 白 (惊喜)李白呀李白，你的诗并没有从大家的记忆里 抹掉!(复前行)

纪许氏 (从酒坛里舀出一勺酒，倾入碗内)这是先生最爱喝 的“玉浮梁”。(跪地，将酒碗举过头顶)这碗酒敬先 生好诗才!(站立)先生你生前万万不会想到，朝廷 里会有人奏请皇上要毁掉你的诗，可这是秦始皇也 办不到的。瞿塘峡有先生《蜀道难》的石刻，大家都 跑去摹崖拓诗，山道上人来人往，灯笼火把红了半边 天。先生，大家心里头有你呀，你把这碗酒喝了吧? (酹酒江上)

**李** **白** (欣喜)看，李白到底是李白!(环顾自身，喜极而悲； 回望宗琰，亦悲喜参半，泪光莹莹)

纪许氏 (复舀一勺酒，倾碗内，举碗过顶)这碗酒敬先生好人 品!先生你亲近老百姓， 一心向着大唐，在李林甫、 杨国忠、高力士这些权贵面前你不低眉不弯腰 …… 〔李白忽然有惶惑不安之感。

**纪许氏** 天下人都敬重先生刚眉傲骨，不做乌纱帽的奴，是个 堂堂大丈夫!

李 白 (再也抑制不住，走了过去，痛楚地)不!李白不全是 那样。他有刚眉傲骨，也有奴颜媚态 ……

**纪许氏** (大惊)你是什么人? **李** **白** 我 …… (欲言又止)

**纪许氏** (愤然)你怎么能这样糟蹋太白先生?

**李** **白** 唉!世人并不知道李白多次求官呀 ……

**纪许氏** 读书人想替百姓做点事，不当官又有啥法子?

**李** **白** 可是李白为了求官，曾经给荆州长史韩朋宗写过什 么样的信啊，说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 荆州”,分明是阿谀奉承!前年，李白入了永王幕府， 还写了《永王东巡歌》,为永王歌功颂德!去年，在浔

阳监狱，李白为了免罪，替宋康祥代笔，有的话说得 也不大老实。李白啊李白，你是个大俗人，俗不可耐 的人啊!(声泪俱下)

**纪许氏** (气得发抖)你 … … 李 白 我说的都是实事!

纪许氏 好!好!就算你说的是实事，你该知道乱世做人不 容易呀!大丈夫能屈能伸，以屈求伸有什么不对?

· 石头缝里冒出的硬芽儿，就是扭弯了些枝枝叶叶，也 是朝上长的呀!

李 白 不是这样的，不是……

纪许氏 (大怒)你这样的苛求太白先生，你安的什么心?(怒 极而泣)先生已经过世了，还有人不依不饶!人啊， 你就不能厚道点吗?(含泪怒骂)你……你滚吧!滚 得远远的!

**小纪刚** (扬起小拳头)我要揍死你!

**孙** **二** (气急，不顾宗琰劝阻冲上前去)你这老婆子!我们 先生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咒骂他?

**纪许氏** 你说什么?你们先生 ……

**孙** **二** 他就是李白，李太白!

**纪许氏** (一惊，旋即否定)不对!太白先生判了长流夜郎，走 湘黔，过洞庭湖翻船落水，他追着屈原大夫去了!

〔一座无言。一天明月魂翩跹。

**纪许氏** 我见过太白先生。十年前老头子活着的时候亲手为 先生酿酒……(复看李白，见他已须发皆白)你不是! (摆手)你走吧，走吧……

〔孙二欲驳，宗琰制止，与李白走到一旁。 〔纪许氏酹酒江上。

〔内喊声：“太白先生!等一等!”众人一惊。 〔衙役匆匆跑来。

衙 役 奉节县太爷有令，太白先生不用赶到县城，就在白帝 城赤松道院安歇。(递过包袱)县太爷送给先生御寒 的衣衫。

**李** **白** 谢谢奉节县令。

**纪许氏** (拉过衙役)他是哪个太白先生?

**衙** **役** 还有哪个?天底下只有一个李白，李太白! **纪许氏** (大惊诧)他不是取道湘黔 ……

衙 役 取道巴蜀!这不，白帝城是逆江上水最后一站，离了 白帝城，就要往南入黔中道去夜郎了!(走下)

**纪许氏** (如梦寐，辨认)你是 …… **李** **白** 李白。

**纪许氏** (倒身下跪)先生恕罪!

**小纪刚** (亦跪地)太白爷爷，我刚才还想揍死你 …… (哭了起 来)

〔宗琰扶起纪许氏，李白扶起小纪刚。 **纪许氏** 你是 ……

孙 二 宗氏夫人!

**纪许氏** (复跪泣)夫人恕罪!

宗 琰 (急扶，亦泣)夫子，我们应该谢谢阿婆! 李 白 (点头)阿婆呀，你让我看见了一天明月!

〔月光猛然朗照。

**纪许氏** 先生，我们家姓纪，过世的老头子就是你诗里写的那 个纪叟!“玉浮梁”……

李 白 (不胜感慨)啊!纪叟!纪大兄!你到了另一个天地 去了，还在酿“玉浮梁”吧?你说什么?那里没有李

白你卖给谁? …… (突然抱起酒坛)我都买下了，咱 老哥俩喝吧!

**纪许氏** (含泪舀酒)先生喝，喝，“玉浮梁”……

**小纪刚** 祖母，这碗酒得我来敬!(端过酒碗)我敬，敬太白爷

爷……是神仙下凡! 〔一座破涕为笑。

李 白 小友呀小老乡，我可不是神仙!

小纪刚 你是你是!大家都说你是得罪了玉皇大帝才贬到我 们人间来的，是吗?

李 白 哦哦!我到处得罪人，现在又贬到夜郎去了。 小纪刚 夜郎?(笑)夜郎自大!

李 白 是是!李白狂傲自大，到夜郎好好改掉自大的毛病。 小纪刚 太白爷爷别发愁。

李 白 啊啊，爷爷不发愁。

小纪刚 我陪你喝。(自斟酒，背诵)“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 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 **白** (笑)好好!“与尔同销万古愁”!(把小纪刚抱了起 来)

**小纪刚** (忽问)爷爷，怎么就叫“万古愁”?

〔李白顿时百感交集，缓缓放下小纪刚。

**纪许氏** (拉过小纪刚)先生别在意，小孩子不懂事。

**李** **白** ( 惨然)问得好!(对宗琰)问得好! 宗 琰 (善为解人)夫子，古人讲诗无定解。

李 白 是呀，诗无定解。小友呀小友，你叫爷爷怎么解释 呢?(猛然倾杯而尽)“万古愁”!“万古愁”!哈哈 哈!“万古愁”啊!

六

〔一个月后。初夏，黄昏后。 〔夔州奉节县白帝城。

〔在江涛声中，纤夫的号子失去往日的雄浑：

(领)“天边外哟，” (合)“嗨哟!”

(领)“夜郎国呀，” (合)“嗨哟!”

(领)“会得入哟，” (合)“嗨哟!”

(领)“不得出呀，” (合)“嗨哟 …… ”

〔赤松道院外，宗琰坐在残碑敬子上，身旁有诗稿和 两双自编的草鞋，她正在试草鞋 ……

〔孙二拿着一张旧兽皮跑了上来。

孙 二 ( 兴 冲 冲 ) 夫 人 !

宗 琰 (打起精神)孙二，来试试。(取草鞋)这双是先生的， 这双是你的。

孙 二 我用不着，(抬脚)铁脚板。夫人，你自个儿留着用 吧 !

宗 琰 我……有。(硬让孙二试鞋)

孙二(感动地)夫人!(穿鞋，走几步)合适，合适!(急脱 鞋)夫人，听人说，去夜郎的路上尽是大山，一天变好 几个节气。先生病了一个月，病刚刚好，明天又要上 路……(见宗琰神情黯然，急忙振作起精神)夫人，我 跟山下人家讨换了一张旧皮子，你好歹来几针，先生 就有件皮坎肩了。

宗 琰 孙二心眼真好!(取过皮子，观察量度，用剪刀剪，却

剪不动)

孙 二 我来。(取过剪刀，费了半天劲)嘿，剪下来了!(忽

然想起)可惜先生的剑没了，要不，一剑就成。 宗 琰 (笑)夫子那把剑没福气，连这用场都派不上。

〔衙役高喊：“太白先生!”夹着包裹上山。 宗 琰 是差官呀?先生八成又去看月出啦!

〔山头上现出白的光环。众人仰望着。

衙 役 夫人，我们县太爷今晚上要来给先生送行。 宗 琰 (意外)送行?

衙 役 你们离了白帝城，往南那段路可惨了 …… 宗 琰 (少顷)你们县太爷叫什么名字?

衙 役 县太爷嘱咐，不用通名讳，见了面就知道了。他让我

先传个话，还有衣裳、干粮。(递包裹) 宗 琰 我替先生谢谢县太爷了!

〔衙役告辞。

宗 琰 这县太爷可真怪!说他好心，他几次三番催促上路， 说是怕误了行期；说他歹意，他接长补短送东西……

一个月了就是不肯露面，临要走了又偏来送行 …… 孙 二 准是先生从前的朋友，旧情没忘，又怕“沾包”丢了乌

■

纱帽。

〔吴筠内喊：“太白先生!” 宗 琰 又是谁来了?

孙 二 平时比衙门还肃静，今天怎么啦，踏破山门!我去看 看 。

〔吴筠踏歌而来：“方外清音皆自然，管无孔兮琴无弦

……”他依旧着道袍、斗笠，腰系酒葫芦。 吴 筠 嫂夫人!

宗 琰 (惊喜)吴道士!孙二，快找先生去! 〔孙二应声而去。

吴 筠 (看见草鞋、皮坎肩)你们这是 …… 宗 琰 明天就要上路 ……

吴 筠 去夜郎 … … (虽在意料之中，毕竟惊心。故作诙谐)

嘿，来早不如来巧! 宗 琰 你请坐……

吴 筠 (见只一残敬)我喜欢站着。(蓦见诗稿)太白的诗? (取诗稿看)

宗 琰 他一路上做的，我替他收着，也时常拿来读读。

吴 筠 (阅读)……这落款“海上钓鳌客”是太白兄天宝二载 在长安起的别号。“海上钓鳌客”……哎呀，太白兄

如今身处蓬蒿，还忘不了海上钓鳌。好!好! 宗 琰 只怕是夫子自嘲吧!

吴 筠 哦，对对!知李太白者，还是宗氏嫂夫人。

〔孙二跑了回来。 孙 二 先生来了!

〔宗琰、吴筠回望。山间一轮明月，李白仿佛从月中 走下。

李 白 (突然飞跑)吴兄! 吴 筠 (上前)太白兄!

〔二人四目相对又惊又喜，茫然如堕烟雾。

李 白 ( 恍如隔世)“天半行云，山中流水，松间明月，江上清 风…… "

吴 筠 “无往而不相逢!”

李 白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吴 筠 这不，见到了!朋友的名字总是月光。

李 白 说得好!当年我们在石门旧居相识，就是这样的月 光；天宝年间我们在长安酒楼上畅饮，也是这样的月 光……

**吴** **筠** 前年在浔阳江头我送你去永王幕府，也还是这样的 月光!

**李** **白** (感喟)月光豆古不变，人间却沧海桑田!一腔热血，

换来了长流夜郎!(悲愤难抑) **吴** **筠** (忽然大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李** **白** (惊诧)什么?

**吴** **筠** 祸福无门，惟人自招。果然心如明月，身外浮云不扫

自 消 。

**李** **自** (不满)好洒脱呀!难道你没看到站在你面前的这个 人，已经成了囚徒!

吴 筠 (平静地)有减损必有增益。

李 白 (愤然)可我只有减损!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连 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吴 筠 起居无定所，随处有花香!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 岫”。人生如白云在天，静静地飘着，物我两忘……

李 白 (反唇相讥)那么“鸟倦飞而知还”,应该是一种返璞

归真了!

吴 筠 对，我一直等着你倦飞而还。

李 白 谢谢!我做不到!(仰望)啊， 一个月前就在这长江 边，有人为我祭酒，三尺童子能把我的诗倒背如流!

吴 筠 (大笑)天下能把李白的诗倒背如流的何止一个童 子!道可道，非常道，无欲无求，生亦非喜，死亦非 悲，一切顺乎自然!

李 白 (动容)哼，你千里迢迢是来嘲笑我是个俗人! 吴 筠 (不动声色)唯清静能脱俗。

李 白 你能清静，我不能超然!好吧!你当你的神仙，我做

我的俗人!囚犯!(背吴筠而立) 宗 琰 (不知所措)夫子!

孙 二 (亦惊慌)吴道士! 〔衙役上山。

衙 役 奉节县令上山拜会先生。 〔吴筠不动声色走开。

宗 琰 (追过去)吴道士，你不能 ……

吴 筠 (摇头)方外人不拜世俗官!(一揖，径自走下去) 宗 琰 孙二，快把他追回来!

〔孙二应声追下。李白茫然。

〔惠仲明独步上山，挥手示意衙役回避。 惠仲明 太白先生久违了!

〔李白、宗琰大吃一惊。 李 白 你是……

惠仲明 奉节县令惠仲明。

李白(顿时火冒三丈)不认识!

惠仲明 (早有准备)先生受苦了!唉，宦海无风三尺浪!仲

明本不想再入官场，只因圣上钦点，天命不可违。 (见地上诗稿，拾起一阅，欲缓解气氛，凑趣地)这“海 上钓鳌客”是先生别号?

**李** **白** (气不打一处来)犯忌吗?

**惠仲明** 哪里哪里……(讨好地)哎呀敢问先生临沧海而钓巨

鳌，不知这钓丝该有多长，先生以什么为钓丝? **李** **白** (不假思索)以长虹为钓丝。

**惠仲明** 好!以什么为钓钩? **李** **白** 以明月为钓钩。

**惠仲明** 妙!那么以什么为钓饵?

**李** **白** (怒目而视)以天下无仁无义的势利小人为钓饵!

**惠仲明** (悚然，干笑)先生了不起!仲明今晚上山，是来同先 生告别的……

〔宗琰要过诗稿，纳于袖内。 **李** **白** 我们已经告别了!

**惠仲明** 已经告别?

李 白 对!在浔阳大堂上已经告别了!

**惠仲明** 先生还是那样傲骨刚眉，难得难得!仲明月夜上山， 还要告知一个消息……

宗 琰 (警觉)什么消息?

**惠仲明** (慢条斯理)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宋康祥大人要 来探望先生。

〔宗琰松了一口气，李白无反应。

**惠仲明** 宋大人派快马送来口信，要仲明转告先生，请先生



**李** **白** (不耐烦)县太爷还有什么吩咐? **惠仲明** 这……不敢，不敢……

李 白 没有吩咐，那就请吧!我要睡觉了!

惠仲明 是……时候不早了。(自我圆场)免送，留步!(转身

冷笑)全然不懂变通之道!(缓缓下山) 〔李白焦躁地踱步。

宗 琰 夫子，入夜了，你大病刚好，明天还要上路，真该歇息 了!

李 白 (挥不去一怀愁绪)我睡不着。 宗 琰 那……试试这草鞋和皮坎肩。

李 白 不用试了，你先歇着去，让我自个儿再呆一会儿。

〔宗琰想了想，收捡起草鞋、皮坎肩入内。

李 白 (走至悬崖上，面对长江，缓缓跪拜)长江，不舍昼夜 的长江!我不能忘记你，这万水争流的夔门，漩涡起 伏的滟濒堆，激扬了我多少文字!我不能忘记你，就 在这白帝城，我第一次辞别了巴蜀父老，走向神州寥 廓的天地!我不能忘记你呀，你的山山水水印下了 我的足迹，你用甘美的乳汁，还有恢宏磅礴的阳刚之 气，造就了堂堂七尺李太白 ……啊不!长江!我必 须忘记你，世道难行，如同夔门，人心险恶，又好比滟 濒堆!我必须忘记你，还是在这白帝城，我将最后一 次辞别巴蜀父老，踏入夜郎蛮荒的绝国!我必须忘 记你呀，你的一草一木洒满了我的血泪，你又用香冽 的酒使我清醒，使我终于看清了人世的污浊!啊，长 江，永别了!从今以后，你和我都将形神两异!除非 在梦里，用翩翩的浮想去追寻你往日的三千弱水、十 万高山!永别了，长江!

〔宗琰自内出，悄悄行来。 李 白 你没睡?

〔宗琰摇摇头。

李 白 再过几个时辰就要上路了。(见宗琰黯然神伤，忽然 抖擞精神，佯作达观)灵光，人们把夜郎说成野蛮人 的地方，其实那都是因讹传讹，细论起来夜郎倒是个

好地方咧……

宗 琰(茫然)好地方?

李 白 夜郎古称夜郎国，汉朝时候我们老乡司马相如出使 西南夷，就到的夜郎。那里民风淳朴，没有盗贼，没 有徭役，没有尔虞我诈的官场!

宗 琰 (知李白用心良苦，顺着话茬儿)四季作物怎么样?

李 白 嘿!稻米一年两熟，草木长绿不凋，四季都有瓜果，

槟榔木瓜之类你听过可没吃过，林擒榴莲之类你连 听都没听说过吧?啊，对了!荔枝是果中之王，杨贵 妃想吃荔枝，跑死快马!你呢，只要这么一伸手 …… 真是一片乐土啊!“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宗 琰 (善解人意而强颜欢笑)那我就当杨贵妃，专门给你 捧砚。

李 白 哎呀，少一个脱靴的 …… 宗 琰 让孙二当高力士。

李 白 对，孙二，高力士!他那个细嗓子 …… 〔二人相顾而笑——却是惨笑。

宗 琰 夫子，这其实也是你的一次壮游。夫子登五岳、渡三 江，仗剑走天涯，惟独没有去过夜郎。夜郎的风光一 定会激发夫子的诗情，夫子又该有佳篇力作了!(下 意识掏出诗稿)

李 白 是呀!(拿过诗稿，忽然摇了摇头，慢慢将诗稿揉成 一团，欲抛入江中)

宗 琰 (急忙夺回诗稿)夫子你怎么啦?

李 白 (猛然转身)灵光，我们不要再哄骗自己了!我们都 不愿意老死夜郎!

宗 琰 (抑不住热泪盈眶)夫子!

李 白 苍天可怜见!只要不死在夜郎，我再也不过问世事

了!我后悔呀，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 宗 琰 夫子，不说当初了……

李 白 (痛心疾首)你和我夫妻这么些年，聚少离多。我四 处奔走，浪迹天涯，你没过过几天安稳的日子，现在 又累你随我长流夜郎，我……我对不住你呀!

宗 琰 不!不!夫子，这一年多来，你和我朝夕相处，形影 不离，我满足呀，我高兴呀!只要能和夫子在一起， 心相守，魂相随，夜郎就是桃花源哪!

**李** **白** (感泣)灵光!

宗 琰 (扑入李白怀抱)夫子! 〔二人抱泣，任热泪流淌。

〔吴筠与孙二悄悄走来。 李 白 (发现吴筠)你?没走?

吴 筠 ( 一 笑)我说走了吗?(拿过孙二手中四根竹杖，高高

举起)人手一杖!(分杖) 宗 琰 (感动地)吴道士!

李 白 (尤为激动)吴兄!(抱泣)

吴 筠 夜深了!(解下道袍给李白披上，又解下腰间酒葫

芦)肠子里也得加加温! 李 白 (破涕为笑)吴兄妙人呀!

宗 琰 夫子你大病刚 …… 李 白 酒治百病!

宗 琰 谁说的?

李 白 书上说的。

宗 琰 (明知杜撰，故问)什么书? 李 白 嗯……《太白内经》!

〔众人俱笑。李白、吴筠传递着酒葫芦，你一口，我一 口，行至悬崖边……

〔幕后歌声：

“举头青冥天， 低头渌水澜。 有酒邀庄子，

无诗赠屈原 …… ” 〔 暗 转 。

〔晨光熹微。白帝山下。

〔李白、宗琰、吴筠、孙二一行走来。 〔惠仲明急急追来。

**惠仲明** 太白先生!

〔李白一行止步。

**惠仲明** 恭喜先生!

**李** **白** (无名火起)滚!

**惠仲明** (欲怒)你 …… (复平静)你听我说呀 …… **李** **白** 不要说了!我这不上路了吗?到夜郎! **惠仲明** 唉!我告诉过你了，等一等宋大人 …… **李** **自** 不必了。你要好心，就替我问候宋大人。 **惠仲明** 宋大人这就来了。

〔内高喊声：“宋大人到!”

〔宋康祥疾步走来。惠仲明急让路。军士们随着走

来，侍立。

**李** **白** **宋大人!**

**宋康祥** 圣旨下!李白听诏!(打开圣旨)

〔李白脱下道袍，交宗琰，复急急跪拜。宗琰、吴筠、 孙二均趋避。

宋康祥 (读诏)“大唐皇帝诏曰：赦李白!”

〔变化过于突兀， 一时鸦雀无声，众人均未及反应，空 气凝固了。

〔宋康祥缓缓上前扶起李白。 **李** **白** ( 难以置信)赦李白… …

〔宋康祥出示诏书。 **惠仲明** (低声)就三个字? **宋康祥** 足够了!

〔李白仍木然站立。

**惠仲明** 恭喜先生 … … (欲上前)

〔宋康祥示意不要打扰，惠仲明黯然而退。 宗 琰 (上前)感谢宋大人讨来诏书 … … (欲跪)

**宋康祥** (急拦)康祥不敢邀功掠美，是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

仪…… **李** **白** 郭 子 仪 ?

**宋康样** 郭元帅听说太白先生蒙难，大哭三天，水米不进。他 亲自修书上表，拼着全家一百口人的性命为先生作 保，又用出生入死换来的官爵赎了先生的罪。

李 白 (猛然爆发)郭子仪呀!(放声大哭，望西北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宗琰、孙二亦跪。

**宋康祥** 感谢圣上英明，皇恩浩荡!

**宗** **琰** **孙** **二** **李** **白**

**宋康祥**

宋康祥

惠仲明 宋康祥

李 白

(山呼)万岁!

(涕泪纵横)肝胆相照，一言九鼎，旷世英雄郭子仪! (一拜再拜三拜)

(扶起李白)太白先生，现在好了，你又可以大展宏图 了!

〔李白下意识地漫应着。

你大概还不知道，如今局面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杨 国忠死了，杨贵妃死了，高力士也贬罪了!圣上盼望

着早日河清海晏，眼下朝廷正在用人之际—— 哦?(凑上前来)圣上有口谕?

(佯作未闻)太白先生，我打算上表为先生求官，不知



哦，哦……

宗 琰 乌纱、紫蟒、黄金印已经是过时黄花了!

|  |  |
| --- | --- |
| 李 白 | 哦，哦……宫锦袍、珊瑚鞭早就没了不是? |
| 宋康祥 | (思索)宫锦袍 … …  〔宗琰将道袍披在李白身上，为其系好。 |
| **宋康祥** | 那就从长计议。夫人，你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随从引韩娘上前。 |
| **李** **白** | (惊呼)韩娘! |
| **宗** **琰** |  |

**韩** **娘**先生!阿琰!(与宗琰抱泣)谢天谢地，可见到你们 了!先生，我这把老骨头是为你们留着的，往后好好 陪着阿琰过安稳日子，什么官也不当了!天塌下来

让大个儿的顶着去! 李 白 啊?是，是 ……

宗 琰 夫子，我们上庐山屏风叠吧! 李 白 好，好，屏风叠好……

韩 娘 先生的本家叔叔李阳冰托人捎过好几次信，要先生 住在当涂。

李 白 好，好，当涂好……

宗 琰 当涂离石门旧居只有几十里路 … … 李 白 石门旧居?哎，吴兄呢?吴兄在哪儿?

〔吴筠一直望着浩瀚的长江，闹中取静。这时，他微 笑着走上前来。

**李** **白** **吴兄!**

吴 筠 吴兄丢不了。 **李** **白** 当涂?

**吴** **筠** 当涂!

〔二人相视一笑。

**宋康祥** 孙二，这趟差事辛苦你了!你是回浔阳当个狱吏呢 还是随我进京?

孙 二 如果大人恩准，我愿终生侍奉先生!

**宋康祥** 嗯……好!仁者人也!好好侍奉先生，万一有个差 池，我可要找你算账啊!

**孙** **二** 是，是。

**惠仲明** (终于上前)恭喜先生遇难呈祥!宋大人，船只现成 的，就在江边……

李 白 多承关照。李白一介狂士，冒犯之处请海涵。

**惠仲明** 哪里哪里，先生为人耿直，向来快人快语，没遮拦，这 我还不知道吗?我是一点芥蒂也没有哇!宋大人， 我这就去招呼船老大。(走下)

李 白 (望着惠仲明远去的背影，对宋康祥)这个人怎么当

上了县令?还“钦点”?

宋康祥 (轻描淡写) 一个小人!蝇营狗苟的小人!(忽 一 笑) 说来可笑!(拉李白至一 旁)他居然打听到你的自荐 表上“随行”改成“胁行”,还跑到我门上来求官，嘿， 意在要抉。

**李** **白** 混账!在官场里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 〔宋康祥蓦然有些尴尬。

**李** **白** (急换话题)长乐兄，李白卜居当涂了!从今以后 一 片闲云两只野鹤!

宋康祥 巧了!康祥又兼领江南道观察史，当涂属宣州，宣州 归江南道管辖，我进京复命之后就赴任所，后会有

期!(拜别而下)

〔随从和军士们退下。 〔内声：“上船喽!”

李 白 (猛然将草鞋、竹杖、皮坎肩尽抛江中)走!(发觉少 了吴筠)哎，吴兄!

吴 筠 (向李白挥手)我走旱路!当涂见!(径自吟啸而去) “道袍知有处，度牒走天涯。笠积吴江雪，履香蜀岭 花 … … "

李 白 (摇头一笑)当涂见!(携宗琰、韩娘、孙二向江边走去) 〔朝霞满天。

〔滟濒堆迎面而来，清晰可辨三个大：“朝我来”。 〔幕后歌声：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 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七

〔半年后， 一个秋日。这是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即秋 社日。秋社是古代秋收后立社设祭以酬土神的盛大 节日。村民们带着米酒、社饭、瓜果到社稷坛祭神。 社日里有田鼓(击鼓)、角抵(相扑)、锦标(射箭)等各 种赛事。社日这天，连女人也不做针线女红了，人们 借酒的力量，终于使自己魔鬼般的本性从礼教的胆 瓶里释放出来，于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宣州当涂县江边， 一个临时堆起的社稷坛。坛上铺 着五色土：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坛周竖着 旗幡，依东西南北方位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 神旗。

〔闷雷般咚咚咚的鼓声应和“呜咿啊，啊咿呜”的歌 声 ：

“共工之子兮夸父之祖， 名勾龙兮神后土，

饱我五谷兮安我茅庐， 糕酒祭兮达幽都 … … "

〔村民们戴着有如傩戏的面具，环绕着社稷坛狂舞。 其中有戴着面具的李白、吴筠和孙二。

〔宋康祥与随从在狂舞的队列中寻觅着 … … 随从摘

下一个人的面具，原来不是李白，是孙二。孙二做了 个鬼脸，顺手将面具戴在随从头上，笑着把随从推入 舞队。宋康祥在孙二的指引下摘下一个人的面具， 一看是吴筠。

吴 筠 (大笑)宋大人与民同乐吧!(抢过面具给宋康祥戴 上 )

〔宋康祥被卷进人流。

〔舞队狂呼旋舞，离了社稷坛，望村中而去。只有一 个舞者留了下来，他踏着醉步，踉踉跄跄。吴筠、孙 二正在纳闷，这舞者猛然摘下面具，原来是穿着道袍 的李白。三人开怀大笑。

吴 筠 明天入道，笃定了?

李 白 红口白牙!道袍都穿了半年了!我跟你三击掌，怎 么样?

吴 筠 (摇头)世上没有永久的誓盟。哦，前几天我路过泾 县，衙门口贴出了招贤榜。看来你这号人时来运转，

又要吃香了。你要入道，可得三思啊! 李 白 呸!花谢花开，与你道士何干!

吴 筠 (一笑)我回石门旧居，恭候你大驾光临!

李 白 要好酒!(大笑，复戴面具，追奔舞队而下)

八

〔紧接前场。

〔李白卜居处。茅屋数间，四壁萧然，除了酒具，案上 惟一显眼的是李腾空的木鱼。

〔宗琰、韩娘在包包打捆。 〔社鼓声隐隐传来。

**韩** **娘** 收拾差不多了，这回他真的想开了 …… 宗 琰 这半年来，夫子把事情看淡了。

韩 娘 嘿，入道，又不用出家，闷得慌就去云游，这种道士对 他的路。

宗 琰 就是日子太清苦，拖累了我的乳娘。

韩 娘 (搂住宗琰)我算什么?你是宰相的孙女，也走腾空 道姑的路 ……

宗 琰 腾空子?(走到案前，拿起木鱼)两年了，打听不出一 点消息 … …

〔笃笃笃的木鱼声轻轻响起，仿佛从虚空中飘来。木 鱼声越来越响，渐变成激越的社鼓声，越来越近…… 〔赛神舞队来到门前。穿着道袍、戴着面具的李白和 戴着面具的宋康祥走进屋里，随从和孙二也走了进 来。李白、宋康祥摘下面具，开怀大笑。李白将面具

戴在宗琰头上，宋康祥也对韩娘如法炮制。又一阵 笑声，宗琰、韩娘随舞队跳踏而去。

**李** **白** (高呼)摆酒!

**宋康样** 等一等!(目示随从)

〔随从去门前把担子挑进屋内，搬上社酒、社糕。孙 二斟酒。

**李** **白** 今天社日要一醉方休!(举杯)

**宋康祥** 等一等，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宝物…… **李** **白** 什么宝物?

〔门外吵嚷声轰然而起：“看斗鸡喽!”

**宋康祥** 哎?圣上明令禁止斗鸡，怎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对孙二等)去看看! 〔孙二、随从应声出门。

**李** **白** 长乐兄，喝! **宋康祥** 好，干!

〔二人一饮而尽，又争着为对方斟酒。 〔孙二急急回屋。

**孙** **二** 是一个浮梁茶商出高价看斗鸡。

〔随从带着醉醺醺的栾泰走来。

**栾** **泰** (惊呼)太白先生?你……宋大人? **李** **白**

(一愣)栾泰?

**宁康祥**

〔栾泰不由得腿一软，欲跪，见微服的宋康祥似无恶意，

急忙用手掸掸衣裤，以掩饰一时的失态。 **李** **白** (感慨)真是山不转水转，太巧了!

**栾** **泰** (来神)还有更巧的呢!惠仲明这家伙由夔州奉节县 令一蹦蹦到你们宣州当刺史 —

李 自 (深受刺激)惠仲明又升官了?这种人怎么就该一辈 子当官，还越当越高?是哪个混账东西提拔他的?

〔宋康祥佯作摇头叹息。

栾 泰 呃呃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听说这家伙已经死 了!

**李** **白** (一惊)死了?

〔宋康祥不动声色。

栾 泰 听说犯了什么案子，就地斩首……

李 白 是真的?(疑惑地望着宋康祥) 〔宋康祥支支吾吾，含糊其词。

栾 泰 还听说他临死前来真格的了，说他对不住太白先生



**李** **白** 哦?

**栾** **泰** 说那《永王东巡歌》第九首是他无心的伪作，阴错阳 差做成了先生的冤狱。

李 白 啊!

栾 泰 (讨好)先生赶紧写篇文章露布天下，你李太白没有 那……败笔。

李 白 (恩怨俱泯)不必了。李白常有败笔，甚至有马屁文 章!

栾 泰 这……可先生要不说明白，不知情的还以为那也是 先生的货色，闹不清楚了。

李 白 古往今来有多少闹不清楚的事啊!青史上留下的不 过一停，那九停呢，知道它的兴许只有头上的青天! 神鸡童，来，喝酒!(拉其入座)

栾 泰 这……(略推辞，终入座，载饮载叹)从前对不住先 生，栾泰谢罪了!(离座欲拜)

李白(急扶)几点浮萍随着一江秋水漂走了!来，喝酒

**栾** **泰** (呷一口酒)宋大人，可我这心里总别扭着。先生，如 今我栾泰手头宽绰了，有俩钱，如果先生不嫌弃，栾 泰要补偿……(掏出钱袋，恭敬地奉上)

李 白 (猛然停杯，怒喝)收起你的臭钱! 栾 泰 (一愣，尴尬地)先生别这样……

李 白 (拍案而起)你收不收? 栾 泰 这……何必呢?

李 白 (将钱袋往栾泰身上一掼)你给我走!

栾 泰 (亦怒)真不懂好歹!臭钱?怎么臭?你落魄到这步 田地还清高?我卖茶，你卖文，高低贵贱都是一个 卖；我赚钱叫盈利，你赚钱叫润笔，放入腰包都是一 样丁当响的开元通宝!说实话，今天赶上了，我在还

我的良心债!良心债! 〔李白垂首，哑口无言。

**宋康祥** 太白兄和你不一样，你是什么人品!

**栾** **泰** 大人，你也太小看人了!不是我酒壮尺人胆，我做买 卖赚钱堂堂正正，我比那些倚官仗势赚昧心钱的心

里踏实!

**宋康样** (发威)滚!

**栾** **泰** (迟疑)滚就滚 …… (对李白)不领情拉倒!你闻着发

臭，我看着放光!(提着钱袋边走边说)哼，狂什么?

你就比我干净?别忘了你是有前科的人! 〔李白猛然站起，又缓缓坐下。

**孙** **二** (气急)你是什么东西!(追过去挥拳欲打) **宋康样** 叫他回来!

栾 泰 (嘟囔)回来就回来 ……

宋康祥 (俨然审案)你知罪吗?

栾 泰 我……我是说他别那样傻狂傻狂的，免了刑可不算 销了罪……

李 白 (气急)你!

宋康祥 跪下!给我跪下!

栾 泰 我……我没说不跪下…… 李 白 (摆手)让他走吧!

宋康祥 (大吼)滚!

栾 泰 我说过了，滚就滚。(摇摇晃晃)哼，会耍笔杆儿管什 么?早入了副册末等了!(误以为孙二欲追来，急忙 溜走)

李 白 (痛苦地)前科 … …

宋康祥 犯不着跟这种人生气……

李 白 (宣泄地)换大杯! 孙 二 (劝阻)先生!

宋康祥 先生的前程，我已经安排好了 〔社鼓声骤起，又分明夹杂着马蹄声。

〔宗琰、韩娘持面具匆匆进屋。

宗 琰 夫子，你猜谁来了?郭元帅来了! 李 白 (惊呼)郭子仪?(急奔出屋)

〔宋康祥急整衣冠。

〔郭子仪戎装大踏步走上。

郭子仪 (一见李白，倒身下跪)恩人!

李 白 (相向而跪)元帅!(悲从中来) 〔众人相继跪地。

郭子仪 一别二十年，恩人老了! 李 白 元帅也两鬓霜雪了!

**宋康祥** (行至郭子仪前，跪拜)不知元帅驾到 ……

**郭子仪** 你是……

**宋康祥** 卑职宋康祥。

**郭子仪** 御史中丞兼领三镇节度使、江南道观察使 …… **宋康祥** 正是卑职。(扶起郭子仪)

**郭子仪** (扶起李白，凄然)恩人受苦了! 〔一座皆泪。

**李** **白** (对孙二)重开酒宴，杀鸡待客!

**孙** **二** 是……这……(面有难色) 〔韩娘拉过孙二，急忙张罗。

〔郭子仪、宋康祥、李白依次就座。 **郭子仪** (对宗琰)夫人请入席。

**宗** **琰** (逊谢)元帅请自便，我不会饮酒。 **李** **白** (笑)她和酒没有缘分。

**郭子仪** (坐定，举杯)恩人……

**李** **白** 不不!恩人是元帅，就称我太白吧。

**郭子仪** 就依恩人。子仪有今天，全是太白先生再造。我在 军中听说先生卜居当涂，我是带着先生给我的胸怀 志向来的，我要对先生倾心吐胆畅叙别后 ……

李 白 我也时常春树暮云思念着元帅，可不知道元帅的大 旗在哪里飘扬。这半年来我卜居当涂，就好比烂柯 山中，不晓得人世间沧海几度变桑田了!

郭子仪 子仪正要告诉先生。子仪领兵伊始，贼势正凶，如今 已大不相同了。安禄山让他儿子安庆绪给杀了，史 思明又杀了安庆绪，前不久，史思明又让他儿子史朝

义给杀了。叛军内乱不止，已经日薄西山了! **宋康祥** 叛军内乱是元帅屡战屡胜所导致的啊!

郭子仪 托先生的福荫，子仪不敢辜负先生的期望。眼下官 军对史朝义已经形成围歼之势，这大概是平乱的最

后一战了。先生，我大唐山河重光指日可待啦! 李 白 (兴奋不已)壮哉!大英雄!(大呼)酒来!鸡来!

〔孙二急捧酒。 李 白 鸡呢?

〔孙二哑口，尴尬。

韩 娘 (上前低声)那只鸡前天宰了。

〔声虽小，一座俱闻。李白颓然。 宋康祥 (取银两交孙二)今天康祥做东。

郭子仪 (阻止，朗声大笑)君子之交淡如水，先生不要介意。 郭子仪乃汾阳酒徒，有酒足够了!

李 白 (黯然神伤)元帅，李白难于启齿呀!看看灵光头上



〔宗琰下意识护着发髻。

李 白 那支金步摇不见了!她为了生计，瞒着我卖掉了当 年的陪嫁。她以为我不知道，我也装糊涂，可这是什 么滋味呀?李白堂堂七尺，养活不了家小，还算什么 男子汉!

宗 琰 夫子不要说了。你为了生计，强摧刚眉硬屈傲骨，去 豪门，去市井，去凡夫俗子堆里，逢场赋诗、陪笑卖文



郭子仪 (动容，大恸)先生落魄是子仪的过错啊!如果早日 知道先生蒙冤入狱，何至于让先生长流夜郎，又何至 于让先生困顿到这般地步!

**宋康样** 元帅，康祥十分内疚。如果不是审案误了时日，下情 不能上达，也不至于让先生长流夜郎!

**郭子仪** 唉!说起来多亏女冠子李腾空  **李** **白** (惊呼)李腾空?

〔宗琰、韩娘、孙二俱惊诧不已。

**郭子仪** 李腾空在京城四处碰壁，她就带着先生的《百忧章》、 《万愤词》,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我的营帐。

**李** **白** 原来是这样……

**郭子仪** 郭子仪只是知恩图报，李腾空才是见义勇为啊! **李** **白** (急切地)腾空子现在在哪儿?

**郭子仪** 她奔波跋涉， 一病不起，已经……啊，羽化登仙了



**宗** **琰** (悲泣)腾空子!(凝视案上木鱼) **韩** **娘** (亦泣)腾空道姑!

**李** **白** (望空下跪)李白深恩负尽了!

〔虚空中轻轻响起笃笃的木鱼声 ……

**李** **白** (自语)腾空子，一个方外人，竟能这样古道热肠

**郭子仪** (扶起李白)先生请节哀。子仪在汾阳薄有田产，如 果不嫌弃，就请先生和夫人到汾阳吟诗作赋、婆娑风

月，那里已经没有战乱了。 〔一时静场。

〔李白笑着摇头。

宗 琰 夫子舍不得当涂的山水 ……

**宋康祥** (踊跃地)也好，康祥就在此地为先生添置田产—— **李** **白** 长乐兄，你忘了《礼记》上说的“丈夫不食嗟来之食”? **宋康祥** 那么,今天当着元帅的面，康祥把多年的宿愿说说。

太白先生一代奇才，如果不能入朝为官，就是康祥这 个江南道观察使的失职 ……

**郭子仪** 嗳，为官未必定要入朝。太白先生到子仪军中如何?

**宋康样**

**李** **白** **宋康祥**

**李** **白**

郭子仪

宋康祥 宗 琰

**郭子仪**

**宗** **琰**

**郭子仪** **宋康祥**

郭子仪

李 白

宗 琰 李 白

宋大人，你说呢?

也好，也好，康祥正好给先生送来一件…… (目示随从)

〔随从从担子里捧出宫锦袍。 (惊呼)宫锦袍!

康祥差不多找遍了浔阳，可惜珊瑚鞭没有下落。 (捧起宫锦袍)太上皇!(悲号)

先生，圣上已经下旨，要海内各路封疆大吏为国家遴 选人才，特别是那些历尽劫难而忠心不贰的人才! 圣上说，大唐中兴务必做到野无遗贤!宋大人，是这 样的吗?

是的，是这样的。

(捧过宫锦袍，置案上)元帅，夫子这把年纪，还是寻 个安静的地方为好。

夫人请放心，子仪不敢叫先生鞍马劳顿，只希望明珠 重见天日。

元帅的美意我们心领了，只是我们已经答应了吴筠 道士，明天就要去石门旧居入道了。(指地上包袱)

(惊愕)入道?

(沉吟片刻)既然这样，子仪不敢勉强。当年先生赠 我玉带，激励我为国尽忠；今天一别，再难相逢了，就 以这把虹霞剑相赠吧，先生见它如见故人。(解剑) (受剑)多谢元帅!(壮怀激烈)李白虽然老迈，不杀 尽乱臣贼子誓不还家!

(惊惧)夫子你……

(系好宝剑，捧起宫锦袍)看来李白平生的志愿只有

在元帅帐中能够实现。

**郭子仪** 先生!啊，先生当真要到子仪军中，往后先生的衣食 住行，子仪一定亲自照料。

李 白 不，李白为平乱而去。(仰望)太上皇!平乱最后一 战，李白请缨从军，为国家竭尽绵薄!(穿上宫锦袍) 〔社鼓声大作。

宋康祥 这宫锦袍正好为先生壮行色。 宗 琰 夫子你该不是心血来潮 ……

李 白 ( 摇头)灵光你向来深明大义，你会成全我最后一次 的。

〔众人望着宗琰。良久，宗琰含泪不语，蓦然转身入

内。韩娘随之入内。 〔一座尴尬。

**郭子仪** 先生不必勉强 …… **李** **白** 李白决心已定!

**郭子仪** (少顷)子仪听凭先生的决断，细柳营的辕门永远为 先生敞开。告辞了!

**宋康祥** 康祥也告辞了! 〔李白无语相送。

**郭子仪** 先生请留步。(低声嘱咐宋康祥)宋大人，你可要善 待太白先生啊!

〔宋康祥唯唯应诺。郭子仪揖别而去。宋康祥殷勤 地追随而下。随从急追下。

〔李白倚门而望。

〔宗琰自内走出，韩娘追出。

韩 娘 不能答应他!他发疯了，你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宗琰不语。李白、孙二回屋内。

宗 琰 重开酒宴，我要和夫子饮酒论诗! 〔众人愕然。

**李** **白** 灵光，你从不喝酒……

宗 琰 今天是社日，破例!孙二，摆酒哇! 韩 娘 你……你也疯了?

〔孙二迟疑着为宗琰、李白斟酒。 宗 琰 夫子，你说什么叫诗?

李 白 这……我写了一辈子诗，可没想过给诗画个方圆。

宗 琰 有人说诗言志，有人说诗抒情，有人说诗是怀时感 物、明心见性……不过，我总觉着与其说是诗，不如 说是字的灵性!每个字都有灵性!它们借着诗人的 手，一个个从笔尖跑了下来，排成队，列成行!

李 白 嗯，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夔门滟濒堆上“朝我来”三 个字吗?那三个字排在一起就是诗!仿佛主宰天地 的神灵，可以让你流波顺轨，也可以让你葬身鱼腹!

宗 琰 怪不得远古时候仓颉造字，天落下五谷杂粮的雨，到 夜里大鬼小鬼都嗷嗷地哭呢，原来天地鬼神都怕字 的灵性让人得了去!所以杜子美说夫子“笔落惊风 雨，诗成泣鬼神!”

韩 娘 (抑捺不住)阿琰!都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有心思说 什么干呀湿呀神呀鬼呀!

宗 琰 (一笑)韩娘，我敬你一杯!(斟酒)

韩 娘 (气呼呼)喝!(饮下酒)今儿个这一天，上上下下人 来人往，说的全是酒话!(酒酣气振)你怎么不为先 生想想，六十岁的人了要去从军，不是天大的笑话 吗?

宗 琰 西周姜子牙、前汉朱买臣、战国的廉颇、蜀汉的黄忠，

还有当朝郭子仪元帅，不都是老来有为吗?

韩 娘 有为个鬼!(影射地)忘了在长安受人挤兑的事了? 忘了在浔阳蹲大牢的事了?这世道难道容得了一个 书呆子去建功立业吗?

**李** **白** 李白不敢有建功立业的奢望，只是想，平乱最后一 战，我不能置身局外。

韩 娘 阿琰妇道人家不知进退，可是先生你知书达礼，你怎 么也不替她想想!我们姑娘自打过门后，就没睡过 一个踏实觉，半年前还跟着你长流夜郎!她好歹是 前朝宰相的孙女，可不是小户人家!你为了自己的 功名，居然忍心又把她扔在家里 …… (泣不成声)

〔李白低下头来。宗琰忍着泪。

孙 二 (上前)韩娘!你和夫人都不知道，先生八成是让栾 泰给气的!

宗 琰 栾泰?他来了?他说什么了?

孙 二 他说先生免了刑可没有销了罪，是有前科的人 …… **韩** **娘** 放他娘的狗臭屁!

李 白唉，栾泰不过是说出了别人不肯说出的话。我想从

军，不是栾泰激的。不过我得感谢他 …… 韩 娘你是傻是癫，感谢他?

李 白 感谢他让我看清了自己!(苦笑一声)人们总说飘然 太白，不!我不是游荡在林间月下的世外人!天下 名山大川赐给我的也不是仙风道骨，而是充塞天地 的浩然之气，是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庄子的 “怒而飞”!

韩 娘 (似懂非懂，对李白)那好，你给我倒一杯……散伙 酒!

〔李白愕然。

宗 琰 (急对孙二)韩娘醉了，你伺候她歇息吧! 〔孙二应声扶韩娘入内室。

宗 琰 夫子继续谈诗吧! 李 白 我可没这雅兴了。

宗 琰 也好。(举杯)我为夫子从军壮行色! 李 白 (犹豫举杯)你同意我去了?

宗 琰 我怎么能不同意呢?好男儿志在四方，就是死也要 死在边野，马革裹尸……

李 白 (狐疑不定)你真的明白我的心迹?

宗 琰 你是一本书，我读遍了每一页。你敢于把自己的生 命当做脱手一掷的投枪，年过六十也豪情不减。

**李** **白**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忽觉不对味)可你并不希望 我再入仕途 ……

宗 琰 (凄然 一 笑)今天，先是栾泰 一 激，使夫子看清了自 已；接着又是平乱最后一战的召唤，使夫子不能置身 局外；太上皇的宫锦袍，郭元帅的虹霞剑，都在鼓荡 着夫子的热血，连腾空子的死也意外地激起了夫子 入世的雄心。夫子面对这一切，能不慷慨从军吗?

李 白 (心事被妻子一一道出，顿生愧赧)面对这一切，我惟 独没想到你!你所求的不过是庶民百姓人皆有之的 夫妻生活，可我……我只是一味地索取你的体谅!

宗 琰 (摇头，少顷)感谢你这半年来一直留在当涂家中 ……(忽哽咽，背过脸去)

李 白 请原谅我，我也没想到我又会去从军。鬼使神差，我 总觉着后脊背上有一根无形的珊瑚鞭在抽打着我。 我……可不是为了功名呀!

宗 琰 你再也不会像苏秦那样去追逐黄金印了，你要做屈 原，“虽九死其犹未悔”……

李 白 (愣神，猛然)我不去从军了，不去了! 宗 琰 (一愣)你该不是在说气话吧?

李 白 不，不是的。我这把年纪还能干些什么?一把铅做 的钝刀!而那闲云野鹤的生活，原本是你和我共同 的追求!

宗 琰 (惊喜)真的? 李 白 (坚定)真的! 宗 琰 好夫子!

〔二人相视而泣。

宗 琰 (忽然)不!你做不到!你身在仕途的时候，无法忍 受官场的倾轧；一旦纵情于江湖，你又念念不忘尽忠 报国。你是进又不能，退又不甘!

李 白 (颓然长叹)入木三分，入木三分啊!也许我这一辈 子注定这样来回走着!(痛苦地低下头)

宗 琰 (复归平静，取出诗稿)如果没有这样来回走着，也就 没有李白的诗了。富贵没有诗，隐遁没有诗，只有那 颗不能安静的心，浇上醉人的酒，才能挥洒出不朽的 奇文!古往今来，能有几个人得到了字的灵性?夫 子你得到了!你让我把这些诗稿编成集子，嗯，就叫 《青莲集》吧!人走了，字的灵性陪伴着我 ……

李 白(凄然)感谢夫人……

宗 琰 也希望夫子成全我。(将一个包袱递给李白，另一个 包袱自己背上)

李 白 (一惊)怎么?你要去石门旧居? 宗 琰 不。找腾空子作伴。

李 白 腾空子……庐山屏风叠…… 宗 琰 是。(去案前拿起木鱼)

李 白 (猛然唤)不!不能!你不能入道!我还要回家来 的!

宗 琰 夫子，你就当我是替夫子报答腾空子吧!

〔李白低头无语。

宗 琰 (安详地)夫子，你看长江边的芦苇，风一吹来，芦花 随风摆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聚散之间没有一次 相同。

〔虚空中应和着木鱼声。

李白(安静下来，沉吟)有聚必有散，有散必有聚，聚散相 依 ……

宗 琰 聚也是散，散也是聚。

李 白 也好，你先走一步。总有一天，我到屏风叠找你。 宗 琰 多谢夫子!(与李白对饮)

李 白 (掷杯)灵光，看我舞剑，为我壮行色! 〔社鼓声蓦地大作。

李 白 (抽出郭子仪所赠虹霞剑，边舞边诵)扶摇直上的大 鹏，向九万里奋飞吧!上摩苍天，下覆大地，去周旋 天纲吧!去跨蹑地络吧!去遨游混茫吧!去搏击虚 无吧!(力不从心，踉跄欲倒)

〔宗琰急扶住。 〔社鼓声骤息。

宗 琰 (忽然垂泪，哽咽着)夫子，你还去吗?(缓缓跪下) 〔李白无语，拄剑而立。

九

〔歌声：“何处觅诗魂，

向涂山、采石，青莲、碎叶。 提什么脱靴捧砚好飘然，

只怕是出仕归隐终难抉 …… ” 〔明月在天，清辉流泻。

〔采石矶头。 一 叶带篷的小舟在江中漂流。李白着 官锦袍、佩虹霞剑立船头。老渔父头戴大笠子，着宽 袖衫、芒履，正撑船。

李 白 老渔伯，今晚好月色，你我饮酒赏月，怎么样?

**老渔父** 那敢情好!家酿的酒是现成的，清风明月又不用花 半个子儿!

〔老渔父与李白对酌。

**李** **白** 好酒好酒真好酒!(啧啧赞叹)

**老渔父** (笑)先生什么酒没喝过!这是家酿村酒，比不得宫 廷美酒。

李 白 宫廷御酒确实好，只是加了糖掺了香料，你这家酿本味本色。 〔老渔父不解。李白放眼望去，月下一江水，透出清 冽甘美。

李 白 人生百年，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 日要喝它三百杯才

好!看，江水泛起玉液金波，就好像新酿的葡萄酒! 哈!那不是一 江水是一 江酒!不用金樽不用玉碗， 就趴在船边喝它三万六千日!

**老渔父** 先生真是醉仙!

**李** **白** 嗳，谁不爱酒?天地都爱酒! **老渔父** 天地都爱酒?(笑着摇头)

**李** **白**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 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 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啊!(哈哈大笑，摇

摇晃晃来回走着) 〔老渔父笑着入舱。

〔明月的清辉洒落在水面上，漫江如霜如霰，如玉如 银。江心分明一轮圆月，格外明亮、皎洁。

〔李白倾杯豪饮。他似觉燥热，除去乌纱幞头巾，脱 却金线盘花宫锦袍，露出紫道袍。

〔隐约间，传来吴筠幕外音：“锦袍其外，道服其里，既 可合，又可分，太白兄练达得多了!哈哈!”

李 白 (哈哈大笑，脱下紫道袍，干脆连靴子也脱了下来，浑 身上下一色素白，立船头举杯邀月)明月，明月!你 是玉盘?是冰轮?是天廷的灯?是瑶台的镜?是有 形的诗意?是无声的歌吟?(少顷)我在问你呀，明 月，明月，你说天地间什么最公正?

〔万籁俱寂。忽起吴筠幕外音：“三界内外，惟道为 尊，道最公正。”

李 白 不!光阴最公正!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不会因 为你权势显赫而低眉奉献一分，也不会因为你道德 高尚而额外加恩一寸!(大笑，复倾杯)

〔水拍长天，雁叫芦花。

李 白 好一片芦苇荡呀!噢，原来是月亮里桂树的影子!

〔宗琰幕外音传来：“夫子，你看长江边的芦苇，风一 吹来，芦花随风摆动，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聚也

是散，散也是聚。”

〔木鱼声轻轻飘来 ……

李 白 (举杯激月)腾空子!别来无恙?

〔李腾空幕外音：“我很满足。大悲凉和大欢喜一样 教人满足，就像今晚这满圆的一轮明月。”

〔复归寂静。李白把剑插入水中，轻轻摆动。只见那皎 洁的一轮月影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波光与月色齐辉，一 片粼粼……偶尔传来轻吟低啸的风声，不时响起柔波拍 舷声、泼喇喇鱼儿跳浪声，隐约可闻诗的格律声：平平平 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李白一不小心，剑落江底。他不加意地看了看，倚 着船舷继续用手掬水，似乎在捞月 ……水中月变成 一片白的光亮，光亮渐渐扩散，在一圈圈加大的白光 里，科头跣足、 一身素白的李白的轮廓渐渐模糊起 来，终于溶化在月色波光之中 ……

〔歌声：“会当痛饮兮造化之满杯，

乐天地之极乐兮悲宇宙之极悲。 万象为宾兮我为主，

乘清风而来兮戴明月以归 …… ”

**——剧终**

紫

郭宏启



紫非正色，却是祥瑞之气。

— — 题记

人 物

\*编 剧—— “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史剧《史 圣之魂》的作者，本名潘伟。

导 演——女，“文革”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史剧 《史圣之魂》的导演。

阿 伟 — — 即 潘 伟 。

兄长——阿伟之胞兄，原为中学语文教师，反右时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本名潘熹。

嫂 嫂——阿伟的嫂嫂，原为小学音乐教师，反右后 退职为家庭妇女。

杨新波——阿伟的同学、同乡。 徐锦江——阿伟的同学、同乡。 李兴凯——潘熹的上司。

阿 华——阿伟的女友，李兴凯的外甥女。 蓉 — — 阿 伟 的 妻 子 。

父亲、母亲、姐姐、教授、诸右派、吴、杨等。

《史圣之魂》中的人物——司马迁、夫人、任安。

时 间：当代，或者说大约在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 的二十余年间。倘从恩格斯“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 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这种运动的观点看问 题，所谓当代，究竟也是历史。

**地** **点：**龙 的 故 乡 。

序

〔 序 歌 ：

演一个冬天的故事，

留一串春天的思考 …… 不要叫忧伤停得太久， 我们的心中充满欢笑!

〔排演厅。似乎闲置多时了，说不上是零乱还是空 旷。

〔阳光猛力挤过厚重的窗帘，乏了，有些懒洋洋。 〔《史圣之魂》正在排演。

〔座钟“嘀嗒嘀嗒”地响着。

〔司马迁让夫人扶着，从地上站起来。

〔导演皱着眉头。编剧兴致勃勃，拿着全自动的fran- ka在一旁游荡，寻找满意的拍摄角度。

司马迁 (慷慨激昂)想我华夏，有多少志士仁人!他们蒙不 白之奇冤，而建非常之业绩；忍一时之屈辱，而立万 代之奇勋!正是他们忍辱负重，发愤图强，使我华夏

三千余年江山永固、社稷长存! 夫 人 是呀!(扶司马迁至几旁)

司马迁 我要继续写书!(高声)拿笔来!

**夫** **人** **是。**

导 演 (站起)停!

〔编剧正欲拍照，吓了一跳。 导 演 (挥手)今天不排了。

〔司马迁冲着夫人做鬼脸，摇晃着饭盒跑下。夫人也 拿起饭盒喊着追下。

编 剧 怎么不排了?

**导** **演** 编剧先生，把你的傻瓜相机收起来吧，剧本得修改。 编 剧 为什么?我已经改过五遍了!

导 演 请原谅，这剧本没有用当代意识去观照历史生活，没

有写出人物深层结构的心态。 编 剧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导 演 可以。请问，司马迁受宫刑后，生理上会不会起变 化?

编剧 嗯，会的。他成了宦官一样的人，胡子掉了，声音也 变细了 ……

导 演 生理的变态必定引起心理的变态!当他写作的时候 ……呵，这么说吧，假如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写到得 意时候要捋捋胡子……

编 剧 捋捋胡子?唔，可以这样设想。

导 演 可是他摸到的是一个光光的下巴，这时候他能保持 一个正常人， 一个正常男人的神经吗?不!他会把 这支笔折断、扔掉!我们还可以设想，当他对爱妻的 温存有所反应的时候，他能忍受被阉的耻辱而不歇 斯底里吗?

编 剧 (似乎不曾思考过，嗫嚅地)这个……你是说……

导 演 写司马迁的忍辱发愤，必须把笔力集中在写他的泯

灭自我上；而且要写他的……Sex 意识。 编 剧 性意识?

导 演 是的。

编 剧 (摇头，沉思。一种“代沟”的隔膜感袭来)你把所谓 当代意识强加在古人身上!中国古代的士受传统的 束缚，传统已经长在身上，渗透在血液里。他们把正 当认作非份，把缺憾认作完好，把Sex 认作邪恶…… 他们不会有今天的人那种觉醒意识。

导 演 他们有没有无关宏旨，关键是你必须有!(挖苦地) 而你，困守在文化断裂带的封闭层里，固守着一种僵 化的思维框架和认识模式!大作家，少一点现代人 的主体意识吧?

编 剧 (忿忿然)你不了解民族传统!

导 演 我要实现人性的复归，戏剧审美主体的复归， 一种高 层次的复归!怎么?你不想修改?

〔停顿。伽利略发现的摆振动的等时性突然失效，座 钟的“嘀嗒”声骤时加大，而速度却不规则地缓慢下 来。

**编** **剧** 我……改不了。

导 演 那么,另请高明吧!

〔座钟声一再加速。

〔导演收起剧本和夹子，欲走。

〔座钟的嘀嗒声倏然停止。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 编 剧 (骤生歉意。向导演走去)导演!

导 演 (转过身来，不好意思地)瞧!成了孩子啦……哈哈!

编 剧 (略带讨好地)我想起我的一条原则：戏 一 旦进入排 演场，就听导演的。

导 演 (和缓的口气)导演是二度创作，我要把戏排好，就要 吃透你的作品，甚至要透彻了解你这个人!允许提

问吗?

编 剧 尽管问吧!

导 演 你写这个历史剧，不会仅仅为了满足你对史的癖好 吧 ?

编 剧 当然。我向来认为，历史剧也是现代剧，是另 一种形 式的现代剧，是以历史为题材的现代人的剧!

**导** **演** (点头)必须寻找一条沟连历史与现实的哲理的通道



编 剧 (受到鼓舞，骤来精神)历史不是发黄的故纸堆，历史 是奔流不息的河!我写司马迁，是给当今为国家民 族而献身的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的。

导 演 (忽又嘲讽地)然而大作在我看来，实际上倒是向反 面走去 … …

编 剧 (不解，亦不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导 演 好了好了，观众来到剧场，不是听我们讨论学术问题 的。你应该让我对大作建立起信心。

编 剧 是的。

导 演 有办法?

编 剧 (点头)到生活中去!

导 演 哈哈!一种多么陈旧的理论，不，连理论也够不上! 难道你不在生活中?

编 剧 呵，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我和你超越时空， 去追寻那尘封记忆里的往事……

〔座钟的嘀嗒声响起，是常规的速度。板击声继起， 板击声引出潮州弦诗。那乐声如飘忽的轻烟，袅袅

而来 … … 〔 歌 声 ：

往事并不遥远，

追寻却很艰难。

走哇走哇 ……

沿着紫色的路，

来到金色的起点。

〔年代虽不久远，往事却已依稀。不过，那个晚上肯 定是中秋夜。月亮吊在表演区上空，又圆又白。

〔这里是滨海小县城，名叫海陬——不必费神去查翻 《中国地名大辞典》,这是个虚构的地名。陬者，隅 也，角落之意。当地老百姓称自己的家乡为“省尾国 角”,许多事情的发生均带明显的“山高皇帝远”,或 所谓“鞭长莫及”的特色。

〔舞台上有大渔网，已变形，分辨不出正在晾晒还是 已经报废。

〔父亲、母亲、兄长、嫂嫂、姐姐和阿伟环绕着“拜月 娘”的供桌，边沏功夫茶，边吃月饼。嫂嫂正在教姐 姐唱苏联歌曲《喀秋莎》。

〔编剧和导演踏着潮州弦诗声缓步而来。

编 剧 我曾经有过一个和谐的家。(一一指点着)那是父

亲，一个商人，而又舞文弄墨!哥哥，中学语文教师， 相当革命!母亲，识字不多，眼泪不少。学唱歌的是 姐姐，平凡的抽纱女工。教唱歌的是嫂嫂，小学音乐 教师，有一副好歌喉。(指着靠在网前的阿伟)他就 是当年的我，(阿伟跟着姐姐哼唱，突然一声怪调，姐

姐瞪他一眼)很遗憾， 一身毛病!唯一的长处是五官

不缺，六脏俱全…… 导 演 ”这就不简单了!

〔母亲走了过来，嫂嫂和姐姐争着让坐。 编 剧 看，多么和谐!

〔编剧、导演渐隐。

父 亲 (冷笑)和谐什么?家门出了叛逆!(斜睨正在沏功 夫茶的兄长)

母 亲 你还说他呢?就为你，他总也入不了党 …… 父 亲 入党?入什么党?什么党也甭入!

母 亲 得了!中秋夜，阖家团圆就是福。 〔兄长端过茶盘 ……

〔父亲、母亲依次喝过，姐姐和嫂嫂互相推让，阿伟过 来，把第三、四杯茶都喝掉。

姐 姐 讨厌阿伟 …… 嫂 嫂 让他喝吧。

姐 姐 哎，嫂子，我们厂今天来了一个干部，要我们大姑娘、

小媳妇、老太婆，都穿什么……布拉吉! 嫂 嫂 就是连衣裙。

兄 长 俄语 ⅡTambe的译音。我们看苏联老大哥的电影，那 里边女的常穿这种布拉吉。

姐 姐 那不成了老大嫂了! 〔女人们笑了起来。

父 亲 哼，老大哥，老大哥!什么都是老大哥好，连穿衣服 都要跟俄国佬学!从前说美国的月亮圆，现在说俄

国的月亮更圆，奴才相!

兄 长 (反感)您不能这样说 ……

父 亲 你二十几岁，知道什么?俄国兵把十万中国人赶到

黑龙江活活淹死，十万呀! 兄 长 那是沙俄，不是苏联!

父 亲 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种儿!

〔兄长欲言，嫂嫂拽住衣袖。姐姐将月饼塞进兄长嘴

里 。

父 亲 (忿犹未释，顺手拿起阿伟的课本，翻了翻)瞧阿伟念 的叫什么课本!人民民主专政?嘿，又说民主，又要 专政，这不自相矛盾吗?

兄 长 (反唇相讥)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 政，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您也不看看里边是怎么讲 的，望文生义!

父 亲 (理虽屈而词不穷)对反动派专政，我是反动派?把 我也专政了!我本来是个读书人，临解放开了个瓷 器店，不过卖些锅碗瓢勺，能有多少资本?我算个什 么资本家!

兄 长 资本家有工业资本家，也有商业资本家，有直接剥 削，也有中间剥削。您就是对政府不满!

父 亲 不满怎么着?我又没有偷税漏税!还能把我宰了? 兄 长 您思想反动!

父 亲(把月饼狠狠摔在地上)混帐!

〔一轮圆月由白变紫，成了大圆茄子。

嫂 嫂 (低声)都是我不好，说什么布拉吉…… 姐 姐 不赖你，是我多嘴。

母 亲 (对父亲投去乞求的目光。复叹息)好日子不得好过 呀!

〔兄长站起身来 ……

嫂 嫂 (拽住兄长)上哪儿去? 兄 长 ……学校里还有事……

父 亲 (背过身去，一声怒吼)让他滚吧!这不是他的家!

〔嫂嫂一愣怔，兄长挣脱走下。 嫂 嫂 (来到父亲跟前)您别生气 …… 父 亲 我们父子吵架，没你的事。

嫂 嫂 爸爸，请您原谅。(蓦然坚定地)我跟他走!(转身， 欲下)

**父** **亲** (高声)站住!

〔众人为之一震。嫂嫂停步，缓转身。

父 亲 你好好教你的书，别误人子弟。这海陬巴掌大的地 方，家长都认识咱们，教不好书，让人家戳脊梁骨骂， 我也不光彩。阿伟，送你嫂子到学校去。

阿 伟 (低声)老反动!

〔嫂嫂捂住阿伟的嘴。

〔聚光。舞台上只有一张分辨不出正在晾晒还是已 经报废的变了形的渔网，一束紫光打在渔网上。

二

〔欢愉、轻松的潮州音乐。

〔编剧和导演在乐声中走来。

〔那是大学校园里的草地足球场。亚热带气候使球 场的杂草葳蕤蔓衍；而球网却苦于霖雨，露出大洞， 竟使人担心射进的球因为飞出网去，会引起双方的 争执 ……

导 演 哈哈!(调侃地)这不过是小打小闹小插曲，没什么! 这也能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

**编** **剧** (摇头)那时候，只要功课好，家有反动老子也能上 学。

**导** **演** 因此你很走运，考上了南国大学中文系!

**编** **剧** (点头)师长器重，同窗赏识，嘿，又在热恋中…… 〔压光。编、导隐下。

〔升光。阿伟边走边吟诗，倚着门柱，收起诗集，缓缓 抬头。

〔轻柔欢唱的火车声。

〔“咯咯咯”的笑声，阿华渐显。 阿 伟 真热!( 一 阵燥热，以书当扇)

〔阿华悄悄递过一把小扇。

阿 伟 (腼腆地)不……热 ……

〔阿华看他热汗津津的样子，差点笑出声来。

阿 伟 (犹豫地接过扇子)谢谢。(看一看扇子，轻轻摇动起 来)

阿 华 (看着阿伟的校徽)哪个系的? 阿 伟 中文。

阿 华 哟，未来的文豪喽!

阿 伟 唔……(想了想)也许……

阿 华(带着挑战的神情)请问未来的文豪，你最喜欢哪位 作家?

阿 伟 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阿 华 当然是外国的!

阿 伟 (自信地)维克多 · 雨果。

阿 华 (摇头)我最喜欢托尔斯泰，老托尔斯泰，列夫 ·托尔 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我看了九遍!

阿 伟 我也喜欢托翁。 阿 华 诗人呢?

阿 伟 (有些不自信)普希金吧 …… 阿 华 肯定地说。

阿 伟 ·普希金! 阿 华 哪一首?

阿 伟 多了，《致大海》,《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囚徒》



阿 华 不，最好的是《致凯恩》。(念了起来)我记得那美妙 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对吗?

阿 伟 对!太对了!(鼓起勇气)我叫阿伟，你叫什么?

阿 华 ( 娇 嗔 地 ) 不 告 诉 你 。 阿 伟 我知道，你叫阿华。 **阿** **华** 呀?你怎么知道的? 阿 伟 (递扇)它告诉我的。

阿 华 (接扇，一看扇上自家的签名，以扇遮脸)你坏 ……

(收拢扇子，欲以扇打阿伟) 〔阿伟低头缩颈等待着 …… 〔阿华渐隐。

阿 伟 (抬头)阿华!阿华!

〔“咯咯咯”的笑声渐远 ……

〔“阿伟!阿伟!”杨新波、徐锦江跑了过来。 阿 伟 (醒转)哦，新波!锦江!

**徐锦江** 这家伙把老同学老同乡全扔一边了 **杨新波** 踢球去!

〔几个同学跑过来，阿伟被推拥着。杂以足球场特有 的噪音。

〔边幕大喊：“阿伟，信!”

〔阿伟急跑，徐、杨拦住去路。

**徐锦江** 信里有像片怎么办? **阿** **伟** (想一想)展览!评分!

〔阿伟取信。徐锦江趁其不备，抢走来信，拆封。 阿 伟 (大喊)犯法!(欲抢，被杨挡住)

〔徐锦江看信，愣了。音乐和音响戛然而止。徐把信 递给阿伟。

〔阿伟看信，眼前一黑，几乎站立不住，杨急扶。 杨新波 (关切地)怎么啦?

阿 伟 嫂嫂来信 …… (递信)

**杨新波** (读) ……父兄先后划为右派 …… 已去海角劳改 …… (还信)

〔压光。徐、杨隐去。

〔阿伟神情木然，两眼望天。 〔幕后“呵——”一声惨叫。

〔转盘灯引出司马迁，他踉跄几步，跌倒，又站立 …… 〔阿伟踽踽而行 ……

司马迁 (唱)披绳索遭宫刑横祸飞降/冤难诉恨难饮羞辱难 当/直教我椎心泣血九转回肠 …… (聚光。声渐远) 〔阿伟茫然，惶然。

〔足球场进球的欢叫声骤然响起。

阿 伟 (捧信，喃喃地)我向组织交心，我坦白……父亲反动 ……哥哥，我恨不起来……划不清界线……不配做 共青团员 ……资产阶级……我还能当学习委员吗? … … 毕业分配 … … 背心破了 … … 我一分钱也没有 ……教授，我能登门吗?唐诗宋词元杂剧……我好 好改造思想……去芳村修铁路……白云山种树 …… (忽然惊呼)阿华!

〔阿华渐现。阿伟忐忑不安向阿华走去， 一步一步， 突然撞墙，那是一堵无形的高墙。

阿 伟 墙?哪来的墙?(一种奇异的感觉使他上前抚摸)有 字!(念)阶 … … 级 … … 阶级 … … 阶级 …… (神思恍 惚)阿华!(看着阿华渐隐)

〔边幕发喊：“出界了!快捡球!”阿伟神情呆滞，捡 球，奋力上抛……

〔 收 光 。

三

编 剧 (画外音)不久，父亲死在劳改场，我不敢掉泪，想不

到教务处给了我回海陬的路费 …… 〔 升 光 。

〔阿伟端坐在长条凳上。 〔单调的汽车声。

阿 伟 我要问问哥哥是怎样堕落成为右派的?我想他必有 罪证!

〔与阿伟邻座的胖女人十分活跃，她一会儿扭动着上 身，用广州话同后排搭话：“增城的荔枝唔系几好! 现在也见唔到了!”一会儿又拍前排人的肩膀，用潮 州话说：“海丰乡下有人用十斤粮票就换了一个老婆 ……乜个，造谣?谁人造谣?哼!”突然神秘地低声： “潮阳有人偷渡香港，掠倒返(抓回来),拍个讨死(打 个半死)!”胖女人利用汽车颠簸，把阿伟挤落地上， 她乘机把鸡笼、鸭篓、鹅筐搬上座椅。阿伟站起来， 干脆不客气地把“三鸟”扔在地上。只听这些活物 “嘎嘎喔喔”地叫着。胖女人摆动臀部，骂骂咧咧： “衰(倒霉)!遇着鬼!脚村(屁股)坐唔稳，物件(东 西)无块放(没处放)!”阿伟岿然如山，展卷凝神。胖 女人唠叨。阿伟仍不动。

〔单调的汽车声渐渐远去……收光。 〔哀怨的潮州二胡曲。漆黑的夜。

〔 敲 门 声 。

〔母亲点燃火柴，煤油灯下苍白的脸。 〔阿伟进门。母子相对黯然。

母 亲 家散了!(抽泣。少顷)唉!你们兄弟俩总说他反 动，人都死了，你们也不动情……

阿 伟 (低头，喃喃自语)可他为什么要当右派呢?我怎么 就成了右派子女呢?(踱步，发现四壁萧然)家里的 东西都哪儿去儿?

**母** **亲** 能换钱的都卖了，肚子饿呀!

〔仿佛条件反射，阿伟觉得肚子饿了起来，忽然发现 桌子上有一包糕点和一叠粮票。

**阿** **伟** (惊喜)糕点?粮票?(拿起糕点，闻一闻，馋涎欲滴)

真香 ……(欲解开纸包) **母** **亲** (惊呼)阿伟!不能动! 阿 伟 为什么?

母 亲 (往里边呶嘴)有人托徐锦江的妈妈给她送来的! 阿 伟 谁托徐锦江的妈妈 ……

母 亲 不知道。反正好几起了，都劝她……(不忍毕说) 阿 伟 劝她干什么?

母 亲 ……改嫁 … …

**阿** **伟** (拿起粮票，猛然忆起)十斤粮票……混帐!(怒，欲 扔糕点)

**母** **亲** (急拦)看她自己的意思吧!(指糕点)给她。

〔阿伟捧着糕点，一步步往里走。 〔婴儿啼哭声。阿伟停步。

〔一束白光。正坐月子的嫂嫂头缠蓝布，抱着婴儿柔 声唱着 ：

海呀海!

是谁种下千顷碧玉? 是谁抛落万点黄金? 看人间多少欢笑，

汇成你豪爽的涛声! 海呀海!

是谁罩上沉沉黑雾? 是谁唤来滚滚闷雷? 看人间多少眼泪，

化作你苦涩的咸水!

〔嫂嫂放下婴儿，轻轻地走过来 ……

〔阿伟嘴唇动了动，终于没叫出来。 嫂 嫂 (孱弱的声音)阿伟 ……

阿 伟 嫂 ……(慢慢递过糕点，忽又收回)不! 母 亲 (愠怒)阿伟!

阿 伟 不 ! 不 !

母 亲 (发急)阿伟你真不懂事!

〔阿伟又将糕点慢慢递过去。

嫂 嫂 妈妈您信不过我?您把我看成什么样人了?

母 亲 (强作欢颜)孩子，你才二十多岁，老潘家不忍心连累 你一辈子 … …

嫂 嫂 我心甘情愿。

母 亲 (悲怆)傻孩子，能跳出一个是一个呀!(目示阿伟) 阿 伟 嫂嫂，你不姓潘，你逃出去吧!

嫂 嫂 逃?(摇头)我和你哥当初不是包办婚姻!

**阿** **伟** (感激地)阿嫂! 〔 母亲落泪 。

嫂 嫂 (指糕点粮票)这东西你替我送回去吧!

阿 伟 哎!(欲走复返)阿嫂，听说外县的右派有摘帽的了!

嫂 嫂 真的?(燃起希望) 阿 伟 我哥那里 ……

嫂 嫂 (希望之火骤时熄灭)谁知道 …… 阿 伟 (喃喃地)我哥怎么会 ……

嫂 嫂 唉，说来话长。当初可真冤枉!再捱过一礼拜，运动 就结束了。当时他们学校李书记因为右派指标没完 成……

阿 伟 (惊叫)呀?右派还有指标?

**嫂** **嫂** 当时上面对李书记说，你们那儿真的没有右派了? 是你的思想右了吧?你要说没有的话，那这一个右 派指标就该你来完成喽!

**母** **亲** 那短命的害怕了……

**嫂** **嫂** 恰巧这时候，省报转来你哥的一篇退稿，写的是领导 熟悉业务的好处。李书记一琢磨，这不就是外行不 能领导内行的翻版吗?

**母** **亲** 这挨刀的!

**嫂** **嫂** 不过，李书记也有些难心，下不去手。他找你哥谈 话，照直说了，还保证三个月内给他摘帽。你哥真 傻，总觉着书记哪能当右派?再说，人家上有老下有 小，又不是本地人，你哥说，这帽子还是我戴吧!

母 亲 什么三个月， 一戴就是三年!不知道还要戴多久



〔嫂嫂一阵昏眩。母亲上前搀扶。渐隐。

〔阿伟走在街上，远远望见熟人，正待上前，熟人婉转 避之。阿伟失望，倏然竖耳谛听……司马夫人(画外 音)子长!(叹息)唉!(唱)好亲戚锁重门避而不见， 频来客成路人袖手旁观……

〔阿伟无精打彩，掏出《庄子》……

阿 伟 (画外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 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 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切光。*

〔升光。阿伟躺在地上，《庄子》盖在脸上。兄长与嫂 嫂走过来，阿伟醒转佯睡。

兄 长(呼唤)阿伟，阿伟 …… 嫂 嫂 别叫他，让他睡吧。

兄 长 只给半天假，一会儿还得赶车。

嫂 嫂 听阿伟说，外县有摘帽的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兄 长 真的。我们那儿第一批摘帽名单公布了……

嫂 嫂 (兴奋地)你!(抓住兄长的手，见对方垂首)你?(渐 渐松手)

兄 长 等第二批吧……

嫂 嫂 这要等到几时呀!(哭泣)

兄 长 (劝慰)听说三大队摘帽名单里有爸爸。 嫂 嫂 (有些麻木)爸爸摘帽了?

兄 长 嗯，李书记说的，不会错。 嫂 嫂 李书记?

兄 长 李兴凯呀!

嫂 嫂 这个没良心的贼!他也算个读过书的人!当初他保 证三个月……

兄 长 唉，这也由不得他。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太猖狂，矛 盾的性质变了。咱从小吃剥削饭，一不会做工，二不 会种地，后来教书，也还是吃着人民的大米饭呀!我

心甘情愿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嫂 嫂 做人做人，难哪……

兄 长 慢慢来嘛，如今爸爸不就摘帽了吗? 嫂 嫂 死后才摘帽?

兄 长 死后摘帽也是好的。往后阿伟填履历表，可以少写 一个右派了。

阿 伟 (站起，背供)真的!我每回交履历表，总是最后一个 交上去，总是背着大伙交上去，我怕人家知道我有父 兄两个右派呀!

嫂 嫂 (反问兄长)要是履历表备注上还要注上一笔呢? 〔兄长语塞。

阿 伟 (似冷水浇头，喃喃自语)会，会这样损吗? 嫂 嫂 再说，你是现行的。

兄 长 是呀!(猛然大恸)我怎么还活着呢?(痛不欲生) 嫂 嫂 (捂兄长嘴)胡说!别吓着阿伟。

〔兄长走过来，看了一眼阿伟。阿伟仍在装睡。 兄 长 (平静下来)小嘉，我连累你了。

嫂 嫂 没事的。(少顷)只是苦了阿伟了!他大学还没毕业 呢!将来走上社会，处处矮人一头呀!

阿 伟 (背供)嫂嫂，我现在已经矮人一头了!谁都可以傲 视我!(伤心起来)

兄 长 我有罪，我有罪呀!(哭)

阿 伟 (拭泪，旁白)可是你的罪在哪儿呀? 〔 鸡鸣声声 。

兄 长我该走了!(低声)阿伟!阿伟 阿 伟 (佯醒)哥 ……

兄 长 你要能多待就多待两天，陪妈妈说话。(匆匆走下) 〔导演走上来，编剧追上。

**编** **剧** 你怎么入戏了? **导** **演** 我要参与!

**编** **剧** 年代不同，你一参与可就乱了

**导** **演** (气哼哼质问阿伟)找到你兄长罪证了吗? 〔阿伟哑口无言。

**导** **演** (嘲讽)你真可以呀!

〔边幕高喊：“潘熹家里的!” **嫂** **嫂** (急应声)哎!

〔边幕高喊：“围海造田，出民工喽!” **嫂** **嫂** 哎，来了!

**导** **演** (急了，挡住嫂嫂，大声)不行!(对边幕)她月子还没 满呢

〔边幕嘲讽的声音：“歇多少日子了!哪那么娇气!” 〔导演急哭了，拿起嫂嫂掉下的缠头蓝布，欲为嫂嫂 戴上，未遂。

嫂 嫂 (微笑着劝导演)不要紧，我行，没事的…… 〔音乐起：“海呀海 …… ”

〔嫂嫂挑起春箕，缓步远去 ……

编 剧 我永远忘不了她的背影， 一根扁担，两只番箕，瘦骨 伶仃的身子，仿佛一座天平。

**导** **演** 天平秤着什么?原则?感情?道德?良知?还是虚 空 ?

四

〔海滨。围海造田工地，因为与周围群众隔绝，是事 实上的劳改场。

〔破烂不堪的渔网，显然已经报废。支挂渔网的杆子 歪斜着。

〔大海永远是悲壮的，那沉闷的涛声，不是叹息，是呼 号 ……

〔大海一般悲壮的潮州大锣鼓。

〔兄长似若无心地修补着那业已报废的渔网，时而遥 望大海。

〔众右派悄声议论着。

侯 三 今天公布第二批名单，谁要能出去，可别忘了苦兄 弟，帮着疏通疏通 … …

兄 长 (旁立，兴奋地自语)看见了!古老的书斋式的教室， 门是新安装的，敞开了!百页窗象感应后的含羞草， 张开了二回羽状复叶……那纷纷扬扬的粉笔灰，据 说能让人得矽肺，可笑!那是岭南人梦寐中好美丽 的雪花呀 …… (情不自禁)同学们好!

〔空中传来少男少女潮州话大合唱：“老师好!”

老右派 (提醒兄长)别愣神了!李书记在讲话，要宣读摘帽

名单 ……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众右派紧张地谛听着。

〔李兴凯画外音：“……赵大，钱二，孙三，李四，周五， 吴六，郑七……王八! ……

〔众右派听着这个怪名字，却笑不起来。

〔李兴凯画外音：“还有，侯三……宣读完毕。解散!” 〔侯三忙着卷铺盖。众右派看着候三的每一个动作， 与其说是羡慕，毋宁说是嫉妒。

侯 三 (吹着口哨，乐不可支)阿熹!(扔过手套)给! 〔兄长没有理睬。

侯 三 不领情?有志气!在这儿蹲 一 辈子吧!(怪声怪气 朗诵起来)天地为屋草为床/明月当灯云作裳/风狂 雨骤不觉苦/围海造田谱新章……这不是你的诗吗? 调门够高的了!你可不能离开海滩，离开了就没有 灵感，也唱不了高调了!

**兄** **长** (又羞又恼，脸色煞白)你神气什么? **中右派** 你忘了，莫在失意人面前显得意!

**青右甲** 哼，你也就是个摘帽右派!

**青右乙** 摘帽是现象，右派是本质，量变，不是质变!

**侯** **三** (一种盲目的优越感)我不管量变质变，人家说了，摘 了帽就是人民一分子!

兄 长 你刚摘帽就忘了姓什么了!

**侯** **三** 你?右派世家!“一门双进士”,你姓右!

**兄** **长** 你!(一阵冲动，抄起扁担， 一步步向侯三逼去) **众右派** 揍他!打死他!

**侯** **三** ( 吓傻，结结巴巴)你!你要，行凶……

〔老右派醒悟过来，抱住兄长。侯三一溜烟跑了。

〔发呆的，怒骂的，痛哭的，劝说的……禁锢多时的魔 鬼从开封的胆瓶的瓶口，如缕缕青烟冒了出来。青 烟弥漫着潮湿的海滩。

**青右甲** 侯三这狗娘养的!他凭什么摘帽? **青右乙** 干活数他最奸!

**青右甲** 检查写得也不勤!

**中右派** 哼，侯三这帽子是他娘们替他摘下来的。李兴凯两 口子吵架时候 ……

**老右派** 摘帽名额是按比例分配的，既然侯三是掠来的名额， 那么被挤掉的是谁?

**中右派** (用下巴一点，示意原是兄长的)知道是谁又有什么 用?板上钉钉了!

〔李兴凯率二人向兄长走来。

**李兴凯** 潘熹，你敢行凶!一辈子甭想摘帽了!

**兄** **长** 一辈子?(脑袋要开裂)当初，你说三个月 ……当初， 你说上级定下指标 ……

**李兴凯** 胡说!你给我滚! 兄 长 卑 鄙 !

〔两个人推操着兄长，众右派龟缩一旁。切光。

〔拳打脚踢之声。少顷，隐隐锣鼓声起，司马迁一声 惨叫：“冤哪!”

〔升光。兄长斜靠着坐在支渔网的杆子旁。 〔嫂嫂画外歌声：

海呀海!

是谁种下千顷碧玉? 是谁抛落万点黄金? 看人间多少欢笑，

汇成你豪爽的涛声 ……

兄 长 小嘉，别唱了，你把我的心都唱碎了 …… (乞求地)小 嘉，别唱了，你再唱我就不能……(狂暴地)小嘉，别

唱了!别——唱——了! 〔歌声中止。

兄 长 只消一块小刀片，往大腿根上一划，任殷红的血汩汩 地流……荣辱、毁誉、是非、曲直，一切都消逝……

〔压光。转盘灯引出司马迁和夫人。

夫 人 子长，你说过，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如今你大业未成，不清不白而死，这可是比鸿毛 还轻呀!

〔司马迁长叹一声。

〔兄长紧张地注视着。

司马迁 (少顷)多谢夫人!(念)只身毁誉何须论，事业千秋 万古存!

兄 长 我没有子长经天纬地之才，死何足惜!

司马迁 惜哉!(歌吟)夫诗书，隐约者若遂其志之思也 …… (走开去，由夫人扶下)

〔升光。兄长站了起来。夕照中的大海，声、光倏然 掠过，原是一群海鸥飞越，落日余晖给它们染上金色 的翅膀。

〔老右派走来。

老右派 你不了解李兴凯的历史。他上高中时候读了蒋光慈 的《少年飘泊者》,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为一桩说 不清道不明的桃色事件，由内定县委宣传部长一降

再降 ……

兄 长 原来这样 ……

**老右派** 李兴凯也很可怜，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有一种说不

定什么时候就被抛弃的恐惧感。你甚至应该对他产 生好感!奇怪吗?既然当初名单上有你，这就说明 他心里还想着你。

〔兄长信疑参半。

**老右派** 党内斗争你不了解，总有一天，党会自己起来纠正自 己的错误的。

〔庄严肃穆的氛围。

〔壮丽的海!白色的浪花撞在褐色的礁石上，破碎 了，溅落着，却似散乱的珍珠!

〔李兴凯笑嘻嘻走来。老右派离去。 **李兴凯** 阿熹，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兄 长 (愕然)请……我 ……

〔李兴凯诡秘一笑，引兄长坐渔网旁。收光。

五

〔讲台。课桌。

〔讲台旁站着老教授，课桌旁坐着阿伟。

老教授 今天课堂讨论，题目是论述中国古典诗词发达之因 由。这题目将涉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 开始发言。(对左边)好，你说。(谛听)照你说，是儒 家的积极入世……可是，即使盛唐，那诗中仍然笼罩 着哀伤，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又该怎么讲?(对右边) 好，你说。(谛听)照你说，是老庄的消极出世……可 是，即使讴歌田园的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 固常在”这样金刚怒目式的诗句呀，哪里是“无为不 争”呢?潘伟，你发言。

阿 伟 这要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既想入世， 又怕引祸；既想出世，又不甘寂寞。于是，造就了一种 混合型的扭曲的心理。诗词的深沉、曲折、含蓄、蕴 藉，恰好成为他们宣泄胸臆的一种绝妙的形式!

老教授 我赞赏你的独特见解，但我不能给你判分。(走下讲 台)你快毕业了，因为你的家庭 …… (感伤地)也许会 分配到遥远的地方 ……

**阿** **伟** (怅然若失。猛然深鞠 一 躬)这辈子成不了气候，决 不再见老师!

**老教授** (片刻)到寒舍用饭吧。 **阿** **伟** 呃……我，还有事…… **老教授** 蓬门永远对你敞开!

**阿** **伟** 谢老师!(走下)

〔老教授目送着。聚光。

〔大学校园里的草地足球场。草长得更高了。 〔夕阳在目。

〔潮州大锣鼓，转成海陬渔歌。

〔阿伟戴着劳动布手套，搭着一条潮汕水布，推着小

车走来，嘴里还哼唱着《丽达之歌》: “你是我的心 …… ”

〔徐锦江跑上。 **徐锦江** 阿伟!阿伟!

**阿** **伟** (将小车推下，取过两张钞票)瞧!刨去剩余价值， 一 天一块二!按等价交换原则，由货币到商品，可得十

个廉价笔记本，外加一碗猫肉汤!

**徐锦江** 快毕业了，很快就有工资了，何必呢?

**阿** **伟** (背诵)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 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贾府上的 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徐锦江** 别扯了，好事!先拿着新背心，再看这篇稿子。

**阿** **伟** (接过背心和稿子，念)《苦与乐》 ……出身不好的学 生中，表现较好的一个……

**徐锦江** 看你的背心，(解开阿伟古铜色衬衫的扣子，露出那件 已经变成灰色的破背心)都成渔网了!我答应学校艰

苦朴素展览会，送去当展品，给你赚来一件新的!

阿 伟 ( 退还背心和稿子，系好衬衫扣子)你有什么权利替 我做主?

**徐锦江** (困惑)这……我是好心。

**阿** **伟** 谢谢!我实在并非为着艰苦朴素而乐意披渔网，我 不愿意为穷张目!

**徐锦江** 那……我的稿子……

**阿** **伟** 很遗憾，让你失去了发表宏论的机会。

〔徐锦江悻悻地走下。 〔阿华暗上，轻轻行来。

阿 华 你在生气 …… 阿 伟 没有。

阿 华 你总是闷闷不乐，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玩笑 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阿 伟 (猛一激凛)阿华，我，是有事瞒着你…… 阿 华 (娇媚地)什么事呀?

阿 伟 我，我说出来，你就不会跟我好了! 阿 华 你有新欢 ……

阿 伟 哪儿的事!我是说 …… 阿 华 唉!急死人!你说!

阿 伟 我说了，你还能跟我好吗? 阿 华 嗯 !

阿 伟 真的?

阿 华 嗯!哎呀快说吧!

阿 伟 我 一 直瞒着你：我父亲是摘帽右派，我哥哥是现行右 派……

**阿** **华** 摘帽右派?现行右派?(忽然哈哈大笑)

〔阿伟惊疑不定。

**阿** **华** 我还喜欢右派呢!右派都是有本事的人!(又开心 地笑了起来)

〔阿伟受到感染，也不自然地笑了起来；猛转身，背过 脸去，靠在门柱上，始而啜泣，继而失声痛哭。

〔潮州音乐响起，仿佛带着哭音。 〔阿华愕然，走过去扶着阿伟。

〔皓月当空。

男 (画外音)“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女 (画外音)“常记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男 (画外音)开JTObLIO mebs 女 (画外音)I Kiss you!

〔阿华掏出手绢为阿伟揩泪。阿伟望着阿华，她一脸 秀色，全身曲线，在月光下宛若安琪儿。阿伟上前。 二人拥抱。

〔阿伟欲吻。阿华挣脱开。 阿 华 你回宿舍太晚了!

阿 伟 我爬墙头，再来个空手翻下!(动作)

阿 华 (笑)哎，舅舅家买灯泡得废灯泡换 …… 阿 伟 我给你偷去!

〔阿伟搂过阿华，阿华婉拒。推就之间，潮州器乐深 坡沉沉一响。

〔李兴凯出现于一侧，背对观众。

**李兴凯** 你不要再纠缠阿华了! 阿 伟 你是谁?

**李兴凯** 阿华的舅舅。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阿 伟 收到了。

**李兴凯** 别忘了你的家庭背景! **阿** **伟** (低下高傲的头) ……

**李兴凯** 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阿 伟 (激怒)你!

〔编剧与导演走上舞台。

**编** **剧** 与生俱来的人的尊严，自由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海 陬人的冥顽和剽悍，高才生的清高与傲慢，纷至沓

来。我写信断然拒绝这一粗暴的干预。 〔兄长出现于另一侧，面对观众。

兄 长 别寄!我给你去信了! 阿 伟 没收到。

兄 长 你不要再跟阿华好了。

阿 伟 你怎么知道的?天哪!我碍你们什么事啦! 兄 长 请原谅。我受人之托。

阿 伟 谁 ?

兄 长 李书记。

阿 伟 我不管什么张书记、李书记! 兄 长 他是阿华的舅舅!

〔李兴凯猛然转过身来，面对观众。 〔激越的潮州大锣鼓。

〔李兴凯、兄长渐隐。

阿 华 (上前)阿伟……阿伟 … …

〔阿伟忽然觉得阿华陌生起来，走开又反顾，终于头 也不回地走了。

阿 华 (喊)阿伟——!(扶门柱，缓缓倒下) 〔 压 光 。

**导** **演** (对编剧)你英雄吗?哼，不是胆小鬼，就是伪君子!

编 剧 我怎么说呢?(不悦)假如知道割断情网，哥哥还是 戴着右派帽子退职回家……我……唉!(抱头)

六

〔“扎扎扎扎”单调的缝纫机声。

〔演区上空，参差错落垂挂着各种款式、不同颜色，且 已变了形的成衣，“布拉吉”类尤为显眼。人在屋内

走，如同船过芦苇荡。 〔嫂嫂在做扣眼。

〔阿伟握卷，心思却不在书上。

**嫂** **嫂** (撩开悬挂的成衣，把又一件布拉吉悬挂起来)阿伟， 一个人在外工作，想家吗?

**阿** **伟** 想，也不想。 嫂 嫂 自己做饭? 阿 伟 吃食堂。

嫂 嫂 缝缝补补的事……

阿 伟 用不着。

嫂 嫂 那怎么办?

阿 伟 老办法——粘胶布!

嫂 嫂 真难为你了。(取出衣服)这是给你做的衣服，来，试 试看。

阿 伟 不用试，准合适。

嫂 嫂 唉!路途太远，寄点衣服，搭上邮费，不划算。要是

有人给你……

**阿** **伟** 不用寄，我有工资，买新的。 嫂 嫂 平常有人陪你说话吗?

**阿** **伟** 有同事。

**嫂** **嫂** 光同事哪儿行呀!

阿 伟 阿嫂，不要拐弯抹角了，你不就是想问我有没有女朋 友吗?

嫂 嫂 (甜甜一笑)有了? 阿 伟 (点头)嗯。

嫂 嫂 叫什么名字? 阿 伟 蓉子。

嫂 嫂 做什么的? 阿 伟 技术员。

嫂 嫂 (终于松了 一 口气，复以赎罪的口气)我和你哥总觉 着对不起你，早知道第三批也摘不了，还永远离开了

教育战线，何苦生生拆散你和阿华…… 阿 伟 别说这些了!

嫂 嫂 (尴尬)好，不说，不说。(缄口)

〔编剧、导演一起走上。 导 演 为什么不说?

阿 伟 (看一眼导演)阿华有丈夫了，在南京成的家。

导 演 这很好嘛!我送你一副对联：想爱谁就爱谁，能多久 就多久。既是对你和阿华爱情的挽歌，也是对你和 蓉子结合的赞歌!

编 剧 不知轮到你头上，也能这样超脱吗? 导 演 为什么要作茧自缚?

阿 伟 不可思议!

**导** **演** 也许是智商不够。(转换话题)呵，对了，你现在的妻 子不是挺棒的吗?

编 剧 人称女强人!

导 演 干嘛要加个女字?好象强人本来就是男人的专利! 可恶!(走至一侧)

**阿** **伟** (不耐烦)哥哥!你这顶帽子就这么难摘吗? 〔兄长撩开布拉吉，露出头来。嫂嫂叹息着。

**阿** **伟** (缓和下来)你为什么不写检查?你是教语文的，为 什么不会写得可怜巴巴?

兄 长 写了，足有这么高的一摞!(手比划着) 阿 伟 没有回音?

兄 长 有。

阿 伟 说什么?

兄 长 不深刻 … … 阿 伟 回回不深刻?

兄 长 嗯，回回不深刻…… 阿 伟 (站起，怒喝)不写了!

〔缝纫机声戛然而止。沉寂，难耐的沉寂…… 兄 长 (喃喃自语)不写了……不，是写不成了!

阿 伟 怎么?你还想写?

兄 长 写不成了!(哭泣) 〔阿伟茫然。

嫂 嫂 让他打扫厕所时候…… 兄 长 不要说了。

嫂 嫂 在家里说怕什么。 阿 伟 嫂，你说!

嫂 嫂 他看见粪池里有他写的思想检查……

阿 伟 (低声)混蛋!

兄 长 那不是平常的字，那是我向党之心呀! 阿 伟 (爆发地)这帽子不摘了!我养活你! 导 演 阿伟，好汉子!

兄 长 (木然片刻，猛地下跪，哀求)阿伟，不能胡来呀……

(饮泣) 〔 压 光 。

〔轻轻的锣鼓声，伴着转盘灯光，引出司马迁和任安。

**任** **安** 怎么?难道这气…… **司马迁** 吞了。

**任** **安** 这辱 …… **司马迁** 忍了。

**任** **安** 这中书令……

**司马迁** 当下去也就是了。 **任** **安** (愕然)呀!(渐隐)

阿 伟 (缓缓跪下)哥哥!(饮泣。少顷)你起来吧! 兄 长 你得答应我不要胡来……

阿 伟 (勉强地)我答应，我答应……

兄 长 (站起)你思想方法片面，容易犯错误。回单位，要加 强思想修养呵!我，送你上路吧!

〔 收 光 。

〔升光。汽车声与火车声交替、参错，仿佛二重奏。

兄 长 路上要注意身体，一个是穿，一个是吃。老话说，饱

带干粮热带衣。不要太苦了自己，该花钱就得花钱。 呵，对于行李别交生人看管，实在需要方便时候，一 定要拜托解放军同志……(走走停停说说)

阿 伟 (笑)哥哥，把我当孩子啦，我也是走南闯北的汉子

了，还用得着这么嘱咐?看，个头比你还高一截呢! 兄 长 (开心地笑了)冬瓜再大也是菜，个头再高也是我弟

弟，放心不下嘛!

〔演区上空垂下站牌，上写“百越站”。

兄 长 阿伟，我对你怎么总提心吊胆的……你太不驯服了。 你要好好读读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 书，不要总对西方文学感兴趣，会中毒的!(忽然发

问)哎，你申请入党没有?

阿 伟 (一愣)入党?入什么党?

兄 长 (笑)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喽!

编 剧 那年月，我有什么资格申请入党呀?

兄 长 不是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吗? 你可不能对前途失去信心。你申请了吧?

阿 伟 嗯，嗯，申请了……

兄 长 好，好!(兴高采烈)谈认识时候，要狠狠批判我，批 判得越彻底就越好。不要有顾虑，不要有情面。这 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个人的私情。(忽然想起什 么)你等等，我去去就来。(急急走下)

**导** **演** 你是申请了吗? 〔编剧摇头。

**导** **演** 可以谅解的谎言!

〔兄长提着一网兜香蕉回来。

兄 长 我会裁缝了，往后不必月月寄钱来。 〔兄长走了。

〔“扎扎扎扎”单调而沉闷的缝纫机声响着。阿伟有 些迷茫，甚至惶惑起来。“扎扎扎扎”……

七

〔汽笛长鸣。

〔语录歌的曲子分外雄壮。 〔满台红光。

〔兄长、杨新波、李兴凯或挑泔水，或端盆，或持勺，这 三人合成五七干校的喂猪小组。

**导** **演** 他们?怎么跑到 一 处了?那不是李书记吗? **编** **剧** 是。据说有外遇，给打成个坏分子。

**导** **演** 杨新波是你同学，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编 剧 他毕业后分配到海陬教书，打派仗时候，给打成现行

反革命，说是伪造最高指示。

导 演 (感兴趣)哦，伪造毛泽东的话?

编 剧 有个同事，嗜书如命，偏让红卫兵抄了。他去挡横， 说巴尔扎克的书是恩格斯肯定的，托尔斯泰的书是 列宁肯定的。有人拿起一本《茶花女》,他信口雌黄， 说是毛主席肯定的，人家不信，他想了想，高声说，毛 主席教导我们，《茶花女》不是坏书。把红卫兵给蒙 了。后来，人家查遍红宝书，没有这句话，他就成了



导 演 (笑)有意思!哎，你哥哥怎么也跑到五七干校?

编 剧 也许是阴差阳错。可他很高兴 ……

兄 长 是呀!一来不再孤雁离群了，二来也算个下放干部。 (唠叨起来)可别小瞧干部二字，这是个外来词。解 放初上级发下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都标有“干部必 读”字样，一般人自然也可以读，而干部则是必读，着 一“必”字，境界大不相同!我给你破个谜儿，“上山 下厂，干部下放”,打什么字?……打个“岸”字，回头

是岸的“岸”字!(高声吆喝)嘞嘞嘞…… 〔猪罗走动声。

〔李兴凯不慎踢倒泔水桶，溅了一鞋。

**李兴凯** (怒)阿熹，你这泔水桶怎么放的?弄了我一鞋!

〔兄长尴尬地陪笑，转身跑下。 杨新波 自己不长眼!

李兴凯 (不敢与杨争辨)得，算我倒霉。

〔兄长端一盆干净水走来。 兄 长 洗一 洗吧!

杨新波 你又给他打洗脚水!

兄 长 唉，捎带手的活儿…… 〔李兴凯默默地洗着脚。

**杨新波** 你怕他什么?他不是你的上级了!他跟你一样!

(扫李兴凯一眼)

兄 长 新波你说到哪儿去了 ……

〔李兴凯洗完脚，正在穿鞋。兄长习惯地走过去，欲 端洗脚盆……

**杨新波** (大喝一声)让他自己倒! 兄 长 唉 !

**杨新波** (嘲讽地)捎带手的活儿是不是?

〔兄长憨笑。 **杨新波** 摆什么臭谱!

**李兴凯** 我都这模样了，还摆什么臭谱呢! **杨新波** 这模样摆臭谱，更可恶!

**李兴凯** 我没有非要他倒不可呀! **杨新波** 每回你都等着他倒。

**李兴凯** (端盆，倒水)我这不自己倒了吗? 〔兄长挑泔水桶走下。

**李兴凯** (凑近杨新波)小杨，其实呀，我这几年混惨了，总觉 着阿熹太屈，这顶帽子怎么就摘不了呢?

**杨新波** 你问谁呀?

**李兴凯** (羞愧低头)唉，我也没那个权!但是呢，从前是对不 起人家，如今我给他倒洗脚水的心都有!

**杨新波** 鬼才信!

**李兴凯** 我发誓!

**杨新波** 哼，你要是真心，给他写个旁证材料!

**李兴凯** (一想)交谁呀?革委会头头，不行吧?这右派的事， 谁敢做主呀?

**杨新波** 哎，让他写封信，我们都给写旁证，寄给周总理! **李兴凯** 唔，成!

〔兄长挑泔水走过来。

兄 长 我早有这个想法了，就怕信到不了周总理手里。

**杨新波** 有主意了!当作平安家信，给阿伟寄去。让阿伟托 人递上去；实在不行，扔在北京的邮筒也比扔在这儿

强呀!

李兴凯 对!写!

〔三人坐在一侧。兄长提笔，杨、李环立。庄严肃穆。

静静地，只听得轻微的沙沙声，是笔尖摩擦着信纸， 还是信念撞击着心房……聚光。

八

〔舞台另一侧。台灯亮着，灯罩饰以网状抽纱。阿伟 全神贯注地读信。

〔朦胧中可以分辨出一个简易书架，这是阿伟和蓉的 家。

〔一种“嘭嘭”跳动的声音，是扩大了多少倍的心脏跳 动的声音。却怪，时大时小，似停又续……

阿 伟 他既要申诉摘帽的理由，又不能否定运动的正确，既 要昭示向党之心，又必须排除翻案之嫌……多难哪 ……他是诚恳的 …… (念) ……世界观属于资产阶级 范畴……立足点没有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知识 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

〔导演跑到舞台中央，放声大笑，笑出泪来。编剧茫 然。

导 演 知识分子八成是尚未进化成人类的猿猴，要不就是 永远不可能进化成人类的狗……哈哈!尾巴，哈哈!

这是你兄长忠贞之心吗?不! **编** **剧** 是什么?

〔导演一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告。

编 剧 我明白你的意思。(少顷)要是在过去，我会认为这

是兄长忠贞之心；可是，在今天，当我们对这个并非 偶然的历史现象的成因，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之后，我 宁肯从另一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尽管这对我本人 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导** **演** 作家，你的思想并不浅薄!

编 剧 承蒙夸奖。不过，我也要提醒一句，当我们吃了三碗 饭觉得已经吃饱的时候，我们不该以为头两碗饭是 无用的。

导 演 哈哈!你也幽默起来了!(对阿伟)你哥哥的万言 书，你给递上去了吗?

阿 伟 (摇头)我不过一个普通编剧!我没有火箭干部通天 的门径，也没有丑剧演员发达的泪腺，我连市里部长 的秘书也见不到!

导 演 (嘲笑)娓娓动听的遁词!好吧，那就扔进邮筒寄走吧! 阿 伟 扔进邮筒?(自语)这封万言书将从邮递员之手，送

到邮局，打上邮戳，同着为数不少的“周恩来总理亲 启”的信件，一起送到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一位工 作效率惊人的中年人， 一 目十行，然后写上“转某 省”;很快也可能不快或较慢，省里一位同样能干的 干部也写上“转某地区”,于是万言书回到海陬 …… 呵，高音喇叭可能传来人们愤怒的声讨：“右派翻天 了!”用不着多久，一封从机密渠道寄来的公函，飞到 剧院革委会政工组的办公桌上，“为其右派亲属翻 案!"几个字便宣告我政治生命的终结 ……

**导** **演** (追问)你寄了吗?兄长正在翘首北望!

**阿** **伟** 我，我知道他盼望着周总理明察他向党之心，我不能 绝了他的希望!可是 ……

**导** **演** 可是什么?你在扯谎!你脸红了!你没寄走，却说

已经寄了，是不是? 〔阿伟不敢回答。

**导** **演** 你用谎言欺骗一颗赤诚的心，这是诉诸高尚的动机 吗?你眼睁睁看着他把无望当作希望!

**阿** **伟** 我 …… (羞愧地低下头来) **导** **演** 卑鄙!

阿 伟 (喃喃自语)我怕连累自己……为了改变自身的境 遇，我真的已经申请入党了，眼下正在努力争取……

**导** **演** (冷笑)入党?你入什么党?

阿 伟 (倒退)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是个胆小鬼，是个伪 君子……我，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痛苦不 堪，泪流满面)

**导** **演** (骇然，无语。少顷)想不到他能这样坦诚袒露自己

的心胸，能这样无情鞭达自己的劣迹…… 编 剧 阿伟还象个好汉子吗?

导 演 不是“象”,而是“是”!一个更加活生生的好汉子!

**编** **剧** 我感谢你，但是…… **导** **演** 但是什么?

**编** **剧** 你总是居高临下俯视我的过去，不管赞扬还是贬斥。 **导** **演** 我让你反感了?

编 剧 有一点。你不过比我小一轮而已!你今天这种观念 的获得，并不因为你的智商比我高，而是时代的赋 予!你没有权利总象外科医生那样，冷漠地握着手 术刀，把我的过去当作你的解剖对象。呵，那不是一 堆腐烂发臭的肉，那是有生命的躯体，他淌着血!

导 演 (悚然警醒)对不起，大概因为经历，我感受得不够真

切……哎，阿伟，你妻子来了! 〔蓉走过来。

蓉 你的老同学徐锦江出差看你来了。

编 剧 他姐夫是县委组织部长，他也成了县级高干子弟…… 蓉 不，是县级高干内弟!

导 演 太好了!阿伟，为你哥哥请一次客吧!请他姐夫帮 忙，即使摘不了帽，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也是好的，他 不是已经轰下乡住小破屋了吗?

阿 伟 是的，母亲就是因为小屋经年不见阳光病死的。可 是请客?呵，我不会……

导 演 既要求人，又顾脸面，你什么事也办不成。哼，告诉 你当今一个人生诀窍：你越是要脸就越没脸，越不要 脸就越露脸!

〔编剧、导演隐下。

阿 伟 可是，从今以后，阿伟永远失去清高了…… 蓉 这是为了多难的兄长!

阿 伟 (叹息)是呀，人要想开脱自己并不难。 蓉 我去烧饭!

阿 伟 不，到烤鸭店。

蓉 这个月只剩下二十块钱了。 阿 伟 够了!先吃饭，再买点特产。

蓉 后半个月喝西北风?

阿 伟 先请客，后借钱过日子。

蓉 (叹息)你们俩去，我不去了! 阿 伟 你生气了?

蓉 没有。少一张吃喝的嘴。

阿 伟 (惨然点头)那你去采购 ……

〔 切 光 。

〔黑暗中传来大街的电车声、汽车声以及各种市声。 〔激光闪动，仿佛霓虹灯的舞蹈。

导 演 (画外音)阿伟，后门走通了吗? 阿 伟 (没好气)没有!

蓉 窝囊废!姓徐的鸭子吃完了，特产也带走了，你连几 句真格的话都说不出来!

阿 伟 他急急忙忙赶火车，我来不及了!

蓉 吃了半天饭，都说些什么了?废物! 阿 伟 谁废物?

蓉 你废物!你就是废物!就是废物! 阿 伟 (喊)你有完没完?我够烦的了!

蓉 (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不知道我到处借钱，求爷爷告 奶奶的，看人脸色，遭人白眼……

阿 伟 (也伤心起来)蓉，对不起!让你跟我受罪了……

蓉 (揩泪)呵，其实也没有什么……苦日子我们过惯了。

哎，你不是还要到羊石出差吗?顺便到海陬，干脆直 接走徐锦江姐夫的门子。

**阿** **伟** **好!**

蓉 我再去借钱!(欲走)

阿 伟 等 一 等 !

蓉 什么事?

〔阿伟抱住蓉，欲接吻。 蓉 (低声)讨厌 ……

〔边幕吆喝声：“收购废品!”阿伟和蓉兴致锐减，复欲 接吻，边幕又起吆喝声：“有破烂的卖!”

*〔* *切光。*

〔“轰隆轰隆”列车穿过隧道的声音……小红灯一闪 一闪 ……

九

〔演区上空垂下门楼顶部。

〔阿伟、李兴凯结伴而来。李指指点点。阿伟上前敲 门，又敲门……

李兴凯 世道轮回呀!想当初我在三山公社当四清工作队 长，他还是个小跑腿的!(上前)吴……部长!吴部 长!

〔吴内声：“谁呀?” **李兴凯** 我!老李，李兴凯。

〔半晌，吴手握文件走了出来。 吴 我这正读文件呢!

**李兴凯** 这是阿伟，阿熹的弟弟，锦江的同学。 阿 伟 (取礼品)这点东西 ……

吴 (瞟一眼礼品，正色)搞这一套干什么?拿回去! **阿** **伟** (尴尬地)这，这……

吴 该办的事，不送也办；不该办的……

**李兴凯** 送也不办?嘿，意思意思嘛! 吴 有事谈事，东西带回去!

**李兴凯** 何必呢?人家大老远来，还让人扛回去?(提起礼品 往里走)

吴 (口气缓和些)什么事?

阿 伟 锦江不是给你来过信了吗 …… 吴 锦江来信?(支吾)哦，哦 … …

阿 伟 说我哥哥右派摘帽的事…… 吴 哎!反右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阿 伟 不是说反右有扩大化 ……

吴 有扩大化也不能全否呀!不可能所有右派都摘帽，

总得留一些吧? 李兴凯 就留下阿熹?

吴 那倒不一定。集体决定嘛!你说呢?

**阿** **伟** 摘帽的事不能让部长为难，不过我们家轰下乡好些 年了，县城的房子别人占着，能不能先解决回城和房 子……

**李兴凯** 有门路的早就回县城了，他们家是没脚的螃蟹!

吴 (沉吟)你们家的房子 …… 阿 伟 太平路63号。

吴 (一愣)哦哦 … … (看表)哎呀时间到了，(拍打文件)

我得去开会贯彻文件精神，我兼着落办主任…… **阿** **伟** 落办?

**李兴凯**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

吴 好吧，你的事我记着，改日谈。(下) **阿** **伟** (出门)好象有点门儿!

**李兴凯** 死马当活马医吧!哎，阿熹的病可不大好，你赶紧到

乡下去吧! 〔 暗 转 。

〔一间简陋的土房。药锅十分显眼。 〔姐姐急急进门，嫂嫂迎了出来。

姐 姐 嫂嫂，药买来了!

嫂 嫂 (一看)杜红花，麦蓝菜，紫石英，一味也不缺了!(浸 药，熬药)

姐 姐 嫂嫂，我打听到了，我们家的房子是一个头儿的亲威

住着…… 嫂 嫂 哪个头儿?

姐 姐 县委组织部吴部长，听说还是他亲自批准的，我们家 要回县城难了!

〔阿伟急急赶来。 阿 伟 哥哥的病……

嫂 嫂 咽不下东西，瘦得皮包骨头。前天孩子陪他去看病，查 了半天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连个诊断书都没有……

姐 姐 唉，现在的医生呀……

阿 伟 会不会医生不肯说实话? 〔嫂嫂闻言饮泣。

阿 伟 (安慰地)哥哥的病会好的。眼下居住条件太差。

哎，我带来一个好消息。 姐 姐 能有什么好消息?

阿 伟 我到锦江姐夫那儿去了，摘帽一时不好解决，估计房 子问题不大。要能搬回县城，哥哥的病会好起来的。

姐 姐 他答应回城?给房?

阿 伟 求人的事哪能一说就成?我看这干部还不错，送礼 他都不收!

嫂 嫂 (忧喜参半)他不收 ……

阿 伟 他本不收的，李兴凯硬送…… 姐 姐 他还是收了!

阿 伟 收了好!

**嫂** **嫂** 谢天谢地，遇着好人了!(少顷)哎，锦江的姐夫是县

里什么干部? **姐** **姐** 有权没权?

**阿** **伟** 有权!他是县委组织部正部长! 姐 姐 (急问)姓什么?

阿 伟 姓吴!口天吴。

〔嫂嫂、姐姐 一 惊。 阿 伟 (不解)怎么啦?

姐 姐 我们家的房子住的就是姓吴的亲威，还是他亲自批 准的!

〔沉默。药锅咝咝地响着。

**嫂** **嫂** 二妹!真的是吴部长的亲威?真的是吴部长亲自批

准的?

**姐** **姐** (点头)嗯!

**嫂** **嫂** 这事你怎么知道?

**姐** **姐** 侯三的老婆听侯三说的。

**嫂** **嫂** 侯三?(摇头)他的话靠得住吗?

姐 姐 侯三这人是有点鬼头鬼脑，可这事他犯不上说瞎话 呀!

**嫂** **嫂** (沉吟半晌)我宁可相信吴部长，不相信侯三! 姐 姐 为什么?

嫂 嫂 他从前也是右派! 姐、伟 嫂子你……(语塞)

〔药锅冒汽。嫂嫂过去看火。

姐 姐 我问侯三去，他要是胡说，我告他攻击革命干部! 阿 伟 我找姓吴的，当面问个明白!

**嫂** **嫂** 不要去了!

**阿** **伟** 嫂嫂你甭管!姐，走!

〔阿伟和姐姐走了几步。 **嫂** **嫂** (厉声大喝)站住!

〔阿伟和姐姐从未见过嫂嫂这样严厉，愣怔着。

**嫂** **嫂** 不要问了!(悲伤地)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是长嫂，

我不能看着你们犯错误，象阿熹一样 …… (哭泣) 伟、姐 (感动地)阿嫂!

〔药锅冒汽，蒸汽顶开锅盖。

〔一束紫光。兄长站立门前。在傍黑的薄暮中，那身 影宛如活力不甘禁锢的木乃伊，钢浇铁铸一个奔突着 的魂灵。屋内的人如受禁咒，动弹不得，只觉着一会 儿周身灼热，一会儿遍体冰凉。

兄 长 阿伟，不要为我操心，毁了你的前程!(掏出一张纸， 递给阿伟)

阿 伟 (轻声念)诊断书，食道癌……呵? 嫂、姐 怎么啦?

阿 伟 (掩饰地)没……什么 ……

〔嫂和姐已猜出凶征，抱头痛哭。

导 演 (画外音)全世界医学界应该重新研究癌的成因，这 种令人谈虎色变的恶症，究竟是生理病害还是心理 病害?

兄 长 (平静地)你的剧本《史圣之魂》,给我看看。

〔阿伟取出剧本。兄长聚精会神读了起来 …… 〔压光。转盘灯引出司马迁。

司马迁 想我华夏，有多少志士仁人!他们蒙不白之奇冤，而 建非常之业绩；忍一时之屈辱，而立万代之奇勋…… 〔兄长向司马迁走来，渐渐地近了，终于合为一人……

尾

〔排演场。编剧、导演走来。

编 剧 我们当初的争论是有益的，我觉得我向你靠近了!

**导** **演** 我也从你的特殊体验里认识了历史! **编** **剧** 我愿意重新修改剧本。

**导** **演** 我也愿意重新排戏。好，我们再来研究《忍辱》 一场



〔司马迁与兄长携手而来。

司马迁 忍辱，乃是为了 一个宏大的目标 — 为神州留史。 为志士立碑!

兄 长 我坚信总有一天，我能够回到我心爱的岗位上，为党 和人民报效微劳!

编 剧 这正是鲁迅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 导 演 同意!

司马迁 至于一已之荣辱、毁誉、尊卑、贵贱、贫富、寿天，均为

身外之物。

兄 长是的，个人的得失无足轻重。

导 演 (滑稽一笑)很惭愧，二位长者，我达不到这样伟大、 崇高的境界!作家你呢?

编 剧 (莞尔一笑)我原以为我能达到，如今看来，我永远也

达不到。

〔司马迁、兄长愕然。

导 演 哈 哈 ! 理 解 万 岁 ! ( 高 喊 ) 排 第 五 场 !

〔音乐起。 〔暗转。

〔雷鸣般的掌声。

〔升光。花的海洋。

〔导演、演员、编剧、蓉等俱端起高脚酒杯。

**导** **演** 我代表剧组的演员向我们的作家，作家夫人 — — 科

技界女强人，呵，不，强人，敬酒! **编** **剧** 应该我向诸位敬酒!

**蓉** 祝《史圣之魂》演出成功!干! 〔 一 片干杯之声。

〔门房老杨大爷悄声走过来。 蓉 老杨大爷，您喝一杯!(递酒) 杨 不行……

蓉 您总给我们送信、送报，喝一杯还不应该吗? 杨 不敢喝，血压高 ……

**导** **演** 今儿个哥们姐们都高兴，您就喝 一 口吧!(硬灌了杨 一 口 酒 )

杨 你这导演哪，可真调皮。(对编剧)刚来的 一 封信。 编 剧 (读信)兄长于七日凌晨三点四十八分 … …

〔压光。众人隐去。编剧独自 一人茫然举步，仿佛梦 游人 。

〔蓦然间，出现戴面具的人。声、色、光、影造成一个 幻觉世界，给人以隔世之感。

[编剧走到面具人跟前。面具人摘下面具，竟是司马

迁!司马迁幽灵般隐去。

〔升光。编剧发现蓉站在面前。

蓉 后面还有话呢!(念)接上级通知，右派已经改正，获 准全户迁回县城，只是房子问题还有点小纠葛 …… 〔天幕上现出各种颜色、不同形态的小花。突然，小 花俱变紫色，满台紫光、紫气……

编 剧 (画外音)紫非正色，却是祥瑞之气! 〔列车驶过的轰隆声 ……

—**—** **剧终**

**战** **成** **都**



沈 虹 光 包 川

沈虹光，女，湖北省文联、省剧协副主席。发表话剧、小 说、散文、电视剧多种。其中话剧《同船过渡》获曹禺戏剧文 学奖、文华编剧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 奖，《幸福的日子》1999年4月在东京上演。

包川，女，四川作协主席团成员。《四川文学》高级编辑。 作品有《办婚事的年轻人》等。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魏长安 男，25岁，贺龙的警卫长。

贺 龙 男，54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

员。

易老三 男，40岁，袍哥三排，“当家老三”。 金老幺 男，24岁，袍哥幺排。

彭大爷男，70岁左右，坐堂闲大哥。 众袍哥。

冷梅清 女，18岁，冷怀武的侄女。

冷怀武男，45岁，集军、匪、袍、特于一身的“龙头大 哥”。

丁 嫂 女，冷家女佣。

严世成男，26岁，国民党24军某团长，刘文辉的远 房外甥。

王参谋 男，27岁，贺龙身边的干部。

锁子 男，20出头，解放军警卫战士。

刘文辉男，56岁，国民党西康省主席，起义将领。

罗广文 男，40余岁。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起义将

领 。 绅士甲、乙。

刘文辉的卫兵甲、乙。

何处长 男，30出头。中共成都军管会工商处处长。 刘夫人 女，30余岁，刘文辉的妻子。

时 间：1949年12月— — 1950 年 3 月 。 **地** **点：**成都及川西山中。

〔秦岭。十八兵团驻扎地。

〔漫天大雪，层峦茫茫。军号声、队列集合声、整齐的 脚步声、枪刺甚至金属撞击声不绝于耳。这音响声 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这里有一列军纪严整的大部 队，可以想见，他们正整装待发。

〔魏长安跑步而上。凛冽的寒风使他格外精神抖擞， 持枪、立正，目光炯炯地行礼。在魏长安注视的方 向，大步走上来一个中年军人，这就是贺龙。

贺 龙 (开朗畅快地笑着)好大的雪呀!今天就在大雪里头 开个动员会!呃，不要缩头缩脑的，(把军帽一摘，痛 快地仰脸接着大雪)好啊，马上就要进川了，进了四 川，这样的大雪你想看都看不到了!先告诉你们一 个好消息，刘、邓首长来电，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 起义了!这都是四川实力派人物!尤其是这个刘文 辉，过金沙江的时候我还跟他的二十四军交过手，是 个一呼百应的角色，军政大权独揽。老蒋鞭长莫及 拿他没得办法，就鼓捣刘湘跟他大打一仗，刮了他一 层皮，要不还不得了。就是土皇帝嘛。西康种鸦片， 他的二十四军公然走私烟土，由重庆运到汉口、上 海，谋取暴利，钱包包都撑破啰!这三个人里头，人 马只怕他还少一点，可跟老蒋斗权斗法各自为谋，他 最有头脑也最有手段，老蒋都整他不服。他在四川 扯旗起义，意义重大，你们看到，云南的卢汉也要跟 着来的!跟你们说这些情况，是不要你们麻痹。四 川是何等复杂的地方，土匪，袍哥，国民党残余几十

万，你想兵不血刃，太太平平，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当然袍哥里头好人也不少，良莠不齐，我就当过袍 哥，要不，毛大帅怎么点名要我去四川咧?跟我进川 要准备吃苦。你们都是北方娃儿，我晓得，北方解放 了，家里说了媳妇，要你们回去结婚是不是?莫笑， 魏长安，你就是一个。文化教员在不在?帮帮忙，帮 这些小伙子给娘老子写封信，就说毛大帅要我们解 放大西南，任务艰巨得很，现在还不能回家接媳妇。 四川是个好地方咧，天府之国!川西坝子的土都是 油浸浸的，插根棒槌都要结果果!四川的姑娘也乖 得很，小魏，以后我给你作媒，找个四川女子。我说 话算数的!马上就要出发了，呃，后勤部还带得有山 西的老窖呀?给我留到，留到成都去过新年!

〔成都。冷怀武家厅堂。

〔易老三出现在光柱中，他神情肃杀，煞有介事地拉 长声音高喊。

**易老三** 川康兄弟，拜天拜地，汉留宗旨，反共结义——开香

*堂啰—*

〔锣声起，人声应和：“开香堂啰—— ”。

〔灯光照亮了表演区。随着易老三的喊声，众袍哥 上，其中有精瘦的金老幺和手不离烟枪的彭大爷。

丁嫂等冷家佣人捧着香烛祭器亦鱼贯而上。 **易老三** 恭请关圣帝君——

〔众袍哥和佣人们虔敬地悬挂中堂。中堂展开，原来 是一幅关帝像。

〔 一 个穿着青布旗袍的、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悄悄走

.出，这是冷梅清。她手中拿着布书包，暗暗观察着宅 内的动静，企图溜向大门方向。被正在搁祭器的丁 嫂发现。

**丁** **嫂** (急拦)二小姐上哪儿? **易老三** 供奉香烛香火 -

**丁** **嫂** 二小姐，回屋去吧。

**众袍哥** (附和)供奉香烛香火-

**丁** **嫂** 老爷把二小姐交给我了，二小姐要是走了，我怎么跟 老爷交待?

**易老三** 有请龙头大哥——

〔冷怀武上，冷梅清只得返身避退。 **冷怀武** 各位拜兄拜弟，香烛香火且慢!

〔众袍哥微微纳罕。

**易老三** 龙头大哥还有啥子吩咐?

**冷怀武** 还有一个客人没有到。今天袍界兄弟反共结义，这

是一个少不了的角色。 **彭大爷** 何方神仙这样重要?

**冷怀武** (神秘地一扫众人)金老幺，去街口迎候。 〔金老幺应声而下。

**冷怀武** 各位先请里面喝茶，稍候片刻。请。

〔众袍哥下。冷梅清又暗暗地溜出。正随众袍哥下 场的冷怀武仿佛身后有眼，他忽然转过身来。

**冷怀武** (声音不高却具有威慑力地)站住! 〔冷梅清一哆嗦，止步。

**冷怀武** (目光阴鸷语气却温和地)天这么冷，也不穿件大衣。 丁嫂，把小姐的大衣拿来。

〔冷梅清不动，丁嫂把薄呢大衣披到她身上。

冷怀武 我不让你出去，是怕你出事。外面满街是乱兵土匪， 谁都可以杀人，你一个女娃娃，我不放心。(出手突 然地夺过冷梅清的书包，打开，只见里面是一些小红 旗及红红绿绿的印刷物。略一翻看，不免有些苍凉 地感叹)是啊，老蒋走了，共产党就要进成都了。是 跟同学一起去?

〔冷梅清意外地抬眼看冷怀武。

**冷怀武** 你不相信?也难怪，你一直住在学校里，咱们叔侄俩 难得谈谈心。

〔金老幺急上。

**金老幺** 大哥，客人来了。 **冷怀武** 哦。快请。

〔金老幺下。

**冷怀武** 丁嫂，陪二小姐回屋去。你不要急，我是不会勉强你 的。先回屋去吧。丁嫂。

〔丁嫂拉冷梅清下。严世成随金老幺上。严世成提 着皮箱，着便衣，礼帽压得低低的，几乎看不清面目。 袍哥们由另一边走上。

冷怀武 我来给各位介绍 一下。(严世成摘下礼帽，显出正规 军人的挺拔)这位是严先生，严世成，二十四军中校 团长。

**严世成** (扫视众袍哥，手拿烟竿、白发老朽的彭大爷尤其令

他鄙夷，出言不逊)这些就是你的游击干部?

**冷怀武** 世成老弟，这可比不得你们正规军。

〔严世成的傲慢引起了众袍哥的不快。

**彭大爷** (挺起干瘪的胸脯，昂然走近严世成)咋个，瞧老子们 不起?

**严世成** (面无表情，对冷怀武)游击干部必须精悍!

彭大爷 精悍?老子精悍的时候，你还在娘脚肚子里转呢! 吃老蒋的粮，反老蒋的水，跟着刘文辉扯旗投降共产 党，是你们二十四军吧?

**严世成** (恼了)看来我走错门了。(提起皮箱)四川三十万袍 哥兄弟，我就不信没人精诚合作。

**冷怀武** (拦住严世成)江湖之人，出口难免粗鲁一些，都是为 了反共事业，如果无意合作，今天就不请你来了。

彭大爷 (老年人不依不饶的脾气，提着嗓子)你瞧不起老子， 老子还瞧不起你!要合作，现过现，先把刘文辉的脑 壳砍来!

严世成 (年轻气盛，又被激起)好，那我告诉你，我不仅是二 十四军的人，刘文辉还是我的幺舅公。我们志不同 道不合，可是，哪个想要我幺舅公的头，我就先下他 的手!

〔冷怀武与金老幺解劝。

**冷怀武** 世成老弟，大爷，五伦八德义字当先。都是反共弟 兄，还要同舟共济!

**彭大爷** (把冷怀武拉到一边)龟儿子你不怕他是刘文辉的线 人?

〔众袍哥也各有反应。

冷怀武 人心如面，各不相同，儿子还杀亲老子呢。他出身中 央军校，是老蒋的门生，月初老蒋来成都，还在北校 场接见了他。他明是刘文辉的人，暗跟老蒋勾连， (特别强调地)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经费都是他管着 的 。

〔彭大爷等袍哥恍然。

**彭大爷** 原来是个财神!

**冷怀武** 对，有钱就有人有枪。川西坝子四面环山，有人有枪 就占住了山头。老蒋回来了，诸位都是反共英雄，可 以论功行赏；回不来，我们也可以跟共产党讨价还 价。进退都赚，两边吃糖。何乐而不为?

**彭大爷** (神情一改，向严世成拱拳施礼)刚才不知老弟底细， 多有得罪。请坐请坐。

**严世成** (缓和下来，施礼)世成有眼不识泰山，失敬。

彭大爷 家贫出孝子，乱世显忠臣，龟儿子国军几十万都脚下 抹油，跑了，(拍着干瘪的胸脯，自豪地)只有我们挺 身而出，决不拉稀摆带，喊黄掉底!

**严世成** (微微低头表示敬意)诸位临难不苟，临危不惧，可敬 可佩。

**冷怀武** 世成老弟，我们惟一的忧虑，就是枪弹钱粮匮乏。

**严世成** 大哥放心，蒋委员长口谕， 一枪一弹一车一骑都不能 留给共产党!西南所有部队在撤离时，已经遵旨集 中了所有军械辎重，准备移交给四川反共游击力量。

**众袍哥** (兴奋)全都留给我们?

**严世成** 诸位需要什么,请造册报告。 〔众袍哥大喜。

**严世成** 今天我受游击干部训练班委派，给各位带来第一笔 活动经费。

〔严世成把沉甸甸的皮箱交给冷怀武。

〔冷怀武在众袍哥的注视下打开皮箱。众袍哥发出 一片克制的惊喜的喟叹。

**严世成** (冷冷地)这可不是绑票得来的钱财，不是用来抽大 烟养女人的。成就三民主义大事业的人，必须自尊、

自 律 。

**冷怀武** (“啪”地扣上箱盖，含笑而不快地)世成老弟，你也不 要把袍界兄弟看贱了，这点钱我们见过!

**严世成** (解释)我的意思是，共产党不好对付。你们知道带 兵进成都的是谁?

〔众袍哥一愣，看着严世成。 **彭大爷** 是哪个?

**严世成** 贺龙!

**彭大爷** 贺龙?贺云卿? **金老幺** 彭大爷晓得他?

**彭大爷** 江湖上哪个不晓得?早先他镇守酉秀黔彭，恩威并 行，手段高明，红黑两道三教九流无不慑服，人称活

*龙。*

**金老幺** 活龙?

**彭大爷** (越说越玄)活龙行雨，这个贺龙专门喜欢雨天打仗， 雨中动兵无往而不胜!要说也是天意，他老娘生他 之时，便是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之中，只见一条五爪 金龙腾空而出!

〔袍哥们听得咂舌。严世成克制着不满。

冷怀武 (斥责地)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您老人家忘了这句话? 有什么了不得的，金老幺，你不是有百步穿杨的枪法 吗?(于平静中显出冷酷)到时候“毛了”他!

**金老幺** 是 。

**彭大爷** (点头)“毛了”倒也撇脱，免得威震一方。

**冷怀武** 今天袍界兄弟际会，吉人吉时，世成老弟，马上要开 香堂，可否与我们兄弟同拜?

**严世成** (婉拒)对不起大哥，世成是托故而来，不能久留，我

还得赶回雅安。告辞。(快步而下) **彭大爷** (悻悻地)狗日的他瞧老子们不起!

**冷怀武** (大度地 一 笑)乱世当头，分道扬镳各自为雄吧。易 老三，开香堂!

**易老三** 是!(高声地)点香点蜡——

〔佣人们点燃香蜡。

**易老三** 满 斟 琼 浆——

〔佣人们倒酒，金老幺擒公鸡，以鸡血洒入酒碗之中。 **易老三** 弟兄上堂——

〔冷怀武领着众袍哥堂前排列。

**易老三** 叩 拜 关 圣 帝君 —

〔冷怀武率众跪拜。准备出门的冷梅清暗上，恰见这 一 幕 。

冷怀武 上尊关圣帝君，下跪弟子冷怀武。今与众家兄弟，同 效桃园结义，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 日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一心反共，共举大业。 如有不忠不孝，上不认兄，下不认弟之事，有如此香。 (举刀断香)

众袍哥 (饮鸡血酒后齐声喊)转祸成祥! [冷怀武发现鄙夷旁观的冷梅清。

〔众袍哥隐去，光区中只剩下冷氏叔侄。

冷怀武 (不无自嘲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这不过是 一 场戏!(随手摸出身上的枪来把玩着)大难临头的时 候，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手里的枪。你别怕，你是我的 亲侄女，你实在要跟共产党走，我也不拦你。说起来 你父亲生前还跟共产党有些关系。知道贺龙贺云卿 吗?将要带兵进成都的就是他了。那倒是一条好

汉。可是梅清，记住叔叔的话，什么这个党那个党， 都是不讲信义的，千万别把那些主义当真。去吧。

〔冷梅清难以置信。

冷怀武 去吧，跟同学们迎接共产党去吧。(见冷梅清转身)

等等，别一条道儿走到黑，但有不适就赶紧回来。 冷梅清 我不会再回来了。(飞快地跑下)

〔成都，大街。

〔明丽耀眼的阳光驱散了冬日的云层。喧天的鼓乐 伴着《解放区的天》的歌声， 一支女学生组成的腰鼓 队穿街而过。整个城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军管会大院。

〔金老幺上。他已然是饭店伙计打扮，提着一个篾编 大菜盒，盒上有“四美轩”字样。他四下窥视，突然有

人来了，他忙避退。

〔贺龙高声发问着上。

贺 龙 客人来了没有?王参谋，你接的客人呢? 〔王参谋迎面快步上。

**王参谋** 来了来了。(神情有些紧张)车子在春熙路遇到了情

况 。

**贺** **龙** 咋个?

**王参谋** 有人放冷枪。我用的是您的吉普车，估计是冲您来 的 。

**贺** **龙** 没伤着客人吧? **王参谋** 没 有 。

**贺** **龙** (不动声色地)快请客人进来。

**王参谋** 哎。诸位先生请。

〔一行人上。其中有身着中山装的刘文辉，穿着长袍 马褂的绅士甲、乙，以及仍穿着国民党将官军服的罗

*广文。*

贺 龙 (双手拱拳施礼，朗声地)欢迎各位光临敝处。我军 迅猛进军西南，惊扰了各位，云卿今天聊备薄酒，给 各位压压惊。

**王参谋** (介绍绅士甲)川东同乡会会长杨老。

**贺** **龙** (热情地与杨老握手)早先我在川东驻防，(见绅士甲 侧着脸，知道老人耳背，便凑近了高声地)川东我的 老朋友多，今天我们喝酒叙旧，摆摆龙门阵。

绅士甲 (连连点头)民国十一年，贺先生镇守酉秀黔彭，匡扶 正义除暴安民，川东百姓口耳相传，硬是恨不得编成 戏文唱喽。

贺 龙 传说传说，越传越神!那个时候，我不过是熊克武手 下的一个旅长，有心为民，无力回天。要不，我咋个 要跑去参加共产党咧?

**绅士乙** 贺将军在蜀中久孚人望，幸会幸会。 **王参谋** (介绍绅士乙)成都市参议翁老先生。

**贺** **龙** (见绅士乙作揖，也拱拳，俏皮地笑道)贺某外乡之

人，初来成都大码头，还望翁老先生多多关照哦。 **王参谋** (介绍)罗广文罗将军。

**贺** **龙** 晓得晓得，十五兵团司令。(热情握手)

**罗广文** 共产党宽大为怀，不念旧仇，罗某深表感谢。

贺 龙 广文兄见外了。胡宗南命令你和我交手，掩护他突

围，你断然拒绝按兵不动，我还要感谢你咧。

**王参谋** (介绍)这位是 ……

贺 龙 (已经握住了对方的手，特别亲切地)这就不用你介 绍喽。文辉兄登高一呼通电全国，为川人免受战争 灾害立了头功，今天的酒也是给文辉兄庆功的。

刘文辉 (谦卑地)不敢不敢。民国二十四年，贵军通过西康 北上，文辉奉命在金沙江、大渡河布防，多次堵击过 贵军。

贺 龙 (笑道)对对对，你在前面堵，薛岳在后面追，我好不 容易才突破你的防线。

**刘文辉** 文辉是败兵之将，戴罪之身。

贺 龙 (大手一挥)啥子罪不罪的，起义了，老账一笔勾销， 不要再说这些话喽!

刘文辉 (恭顺地一笑，改变话题)此次贵党派贺先生入川，主 持西军政务，于国于民都是幸事。应该由我们为贺 先生接风洗尘才是。

**绅士甲**

(附和)是啊，贺先生率领大军关山飞渡千里劳瘁，应 绅士乙

该给贺先生接风洗尘。

**贺** **龙** (爽快地)那好办，今天我请你们，二天你们再请我!

**刘文辉** (真心欣喜)好，好!都说川味麻辣，其实是把川味简 单化了。骡马市的荣乐园是百年名店，老板蓝氏兄 弟继往开来集川味之大成，哪天我请贺先生去品尝 一下。

贺 龙 好。一言为定。请。

〔贺龙与刘文辉一行说笑着走入台左客厅。王参谋 随下。

〔金老幺又从暗处出现，他紧盯着贺龙的背影，伸手 从菜盒底部抽出手枪……忽然背后响起了枪声，他

一哆嗦，转身，等他明白枪声来自院外时，魏长安的 声音已经靠近。金老幺躲避。魏长安与锁子持枪跑 上 。

**魏长安** (机敏地判断)是长顺街方向。

**锁** **子** (恨恨地)又是土匪!要不要出去看看? **魏长安** 当心他们声东击西。加强院内警戒! **锁** **子** 是。(跑下)

〔台左客厅内的灯光投射出来，谈笑声也隐隐传出。

魏长安一个激灵，倏地举枪。 **魏长安** 谁?干什么?

**金老幺** (不得不从暗中走出，哈着腰陪笑)是我，送菜的。 (示食盒)“四美轩”。

**魏长安** (狐疑地打量金老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金老幺** 小的从来没有进来过，不辨方向……

**魏长安** 放下。打开。

**金老幺** 是。(打开食盒)请长官过目。清蒸全鸡，冬笋五柳 鱼，这是红烧狮子头，肝腰合炒。是你们邱长官订 的 。

魏长安 (警惕地审视金老幺的腰间)转过去。(金老幺转身， 魏长安迅速地在他腰间检查了一下)盖上。炊事班 在这边。

**金老幺** 哎。(提起菜盒欲下)

**魏长安** 等等。(注意到菜盒)给我。 **金老幺** 长官 ……

**魏长安** (把菜盒从金老幺手里拿过来，提起，检查底部。却 未发现什么)去吧。

〔金老幺向魏长安指示的方向下。

〔枪声又响。枪弹划过夜空，拖出冷冷的尾音。王参 谋跑上，与魏长安一同聆听。突然一阵爆豆似的激 响，还有爆炸声。

**魏长安** 太猖狂了，都打到城内来了。

**王参谋** 刚才我去接客人挨了冷枪，就在春熙路。 **魏长安** 凶手呢?没抓住?

王参谋 上哪儿去抓?他冷不丁地从巷子里钻出来，穿的是 老百姓的衣裳，说的是本地话，就是从咱眼皮子底下 过，咱都认不出来!

**魏长安** 听说国民党撤退以前，把武器都给了土匪袍哥。 **王参谋** 哼，他们还学水泊梁山聚义结拜，据说还有女的。

**魏长安** 女土匪?

**王参谋** 女土匪，女特务，都有。咱们哪，睡觉都得睁着一只 眼!

**魏长安** 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不缴枪?那些起义部队，武器比 咱们还多，我看迟早都是祸害!

**王参谋** 你轻点儿，刘文辉他们在这儿!我得去办公室，这边 你照应一下。

**魏长安** 哎。

〔王参谋下。魏长安亦下。 〔贺龙上。

贺 龙 (上)人呢?都跑到哪里去了? 〔魏长安内声：“我在这儿。”

贺 龙 你龟儿跑墙上做啥子?

〔魏长安内声：“有情况!”

贺 龙 有情况你还不下来?当活靶子呀?下来下来!有啥 子情况嘛?

〔魏长安跑上。

**魏长安** 墙外有人扔小石头，好像是在打暗号。 **贺** **龙** 不要声张，叫锁子带人去看看。

**魏长安** 是。(向内)锁子，锁子! **贺** **龙** 吼啥子嘛，这儿有客!

〔锁子跑上。 锁 子 什么事队长?

**魏长安** 吼啥子嘛，这儿有客!(小声地向锁子)带几个人，到

墙边检查一下。 锁 子 是。(跑下)

贺 龙 你去，把那坛山西老窖拿来。 **魏长安** 你不是说，老窖留着过年吗?

**贺** **龙** 咋个这样小气嘛?快去拿，我跟他们吹了牛了，他们 说四川的酒好，我说北方的酒也好!快去拿来。(复 入台左客厅)

**魏长安** (嘟囔着下)又不是没有酒，非要开那坛。

〔少顷，冷梅清上。她打量着院落，似乎要找什么人。 台左的灯光和人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走了过去。 捧着酒坛的魏长安上。发现这位身穿布旗袍手拿书 包的少女， 一怔。 一手抱酒坛， 一手迅速地掏出枪 来。

**魏长安** 不许动!干什么的?

〔冷梅清吓了一跳，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魏长安** (放下酒坛，命令地)过来，站这边来!(冷梅清离开 台左)后退，再后退。

〔冷梅清顺从地退得老远。 **魏长安** 在这儿干什么?

**冷梅清** 我来报到。就是到这儿工作。 **魏长安** 谁让你来的?

**冷梅清** 我们老师，我们老师让我来找王参谋。 **魏长安** 哪个王参谋?姓王的参谋有好几个呢。

**冷梅清** 是个男的，戴眼镜。我们老师跟他是同学，他说，给

我们介绍几个大学生吧，老师就介绍我来了。 **魏长安** 证件。

**冷梅清** 噢——我有学生证，可是忘了带，我不知道要检查

——不过我有书。

〔打开书包欲取书。 **魏长安** (严厉地)不许动。

**冷梅清** (吓得不动)我拿书，书上有我的名字。 **魏长安** (用枪一比)搁这儿。

〔冷梅清把书包搁到魏长安指示的地方，魏长安检查 书包，取出一本书。

**冷梅清** 冷梅清，那就是我。

**魏长安** (放下书，警惕地审视冷梅清的腰间)转过去。(冷梅 清转身，魏长安想检查却又不便动手，只得围着她转 了一周)抬起手来。

**冷梅清** (顺从地抬手)我不是坏人，你们进城我还去迎接了， 唱歌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贺** **龙** (上)魏长安，在搞啥子嘛?叫你拿的酒咧? **魏长安** 报告老总，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贺 龙 啥子可疑的人?(看到冷梅清)嗨， 一个小女娃子嘛。 **魏长安** 保卫部规定，外人进来都要检查，不准携带武器。

贺 龙 她能携带武器?一个小女娃子! **魏长安** 土匪也有女的，还有女特务。

**冷梅清** (申辩)我是来报到的!

**贺** **龙** 听见没?人家不是土匪特务!快把酒送去。

〔魏长安只得捧着酒坛走入台左。贺龙刚要下，却又 被冷梅清紧盯着他的目光吸引得停住脚步。

**贺** **龙** 盯着我做啥子?(冷梅清愣了一下，转身便跑)呃，站 到站到，这里到处都有拿枪的兵，莫乱跑啰!要报到 去那个楼里，办公室在二楼。(冷梅清慌慌张张地又 要跑)错了，这边。(冷梅清返身，看着贺龙，倒退着 往下走)当心摔跤!(冷梅清果然一翅趄)你看你看。

你怕我做啥子?我又不是老虎。 **冷梅清** 您是贺龙。

**贺** **龙** (好笑地)对，我不是虎，是龙。对头对头，别个都说 我跟贺龙长得一模一样。

**冷梅清** (激动得结结巴巴)就是您，您就是……我看过您的

照片，在杂志上，是解放区传来的杂志，有您的照片。 **贺** **龙** 你看看清楚哟，莫认错喽。

**冷梅清** (又把贺龙盯着看了看)没错儿，有胡子，照片上的贺 龙也是留着胡子的!

〔贺龙被年轻人的天真逗得哈哈大笑。这大笑解除 了冷梅清的拘束，她傻傻地看着贺龙，也嘻嘻地笑起 来。

〔魏长安送酒后由台左复出，下。

贺 龙 好，你把我认出来了，我也来认认你。你是个大学

生，来参加工作的。是不是? **冷梅清** 是 。

**贺** **龙** 叫什么名字? **冷梅清** 冷梅清。

贺 龙 姓冷?是川东秀山人? 冷梅清 (惊讶)您怎么知道的?

贺 龙 哎，我能掐会算嘛。秀山有个冷家场，冷家场有个冷

怀章，在涪陵做过知事，你知道吗? 冷梅清 (惊异)那是我父亲呀。

贺 龙 (也意外了)你是冷怀章的女儿? 冷梅清 是啊。

贺 龙 这才是无巧不成书，咋个就让我碰上了!怀章先生

还健在吗?

冷梅清 父亲早已病逝。

贺 龙 噢——他长我几岁，还是走得太早了。 冷梅清 贺老总认识我父亲?

贺 龙 以后我们摆摆龙门阵。今天先去报到吧。 〔冷梅清向贺龙笑了笑，走走又回头。

冷梅清 您真的能掐会算? 贺 龙 快去报到。

〔冷梅清愉快地跑下。贺龙正欲进台左。 魏长安 (气急败坏地嚷着上)老总，出事了!

贺 龙 小声点!(把魏长安拉到右边)什么事?

魏长安 警卫连一个战士被人刺杀了!(出示手中的毛巾)这 是凶手掉在地上的。

贺 龙 (看毛巾上的字)“四美轩”。

魏长安 今天的菜就是“四美轩”送来的! 贺 龙 送菜的人呢?

魏长安 邱班长忙着烧菜，没注意。 〔王参谋上。

王参谋 老总，(把电文交给贺龙)北京来电，要求立即复电，

李井泉主任请您过去商量一下。 贺 龙 好的。你进去替我陪陪客人。 **王参谋** 是。(进台左)

贺 龙 长安，封锁所有出口，搜查全院每一个角落。进出院 门的生人一定要盘查清楚!放轻巧一点，不要惊扰

了客人! **魏长安** 是 。

〔贺龙拿着电文急下。

**魏长安** (低而有力地)全队集合!

〔魏长安跑下。幕后立即传来士兵的跑步声和枪刺 碰撞声。压低了的口令声此起彼伏。忽然，幕后传 来愤怒的冲突声。少顷，声音愈来愈激烈。

**严世成** (内声)我们是刘军长的人! **魏长安** (内声)你站住!

**严世成** (内声)我要见刘军长!

**魏长安** (内声)再动我就要开枪了!

〔刘文辉闻声走出，王参谋随后而上。 **王参谋** (劝刘文辉)刘先生，是警卫执行任务。 **刘文辉** 好像是在叫我?

**王参谋** (拦阻)刘先生请进去，我去看看。

〔起义军官和两个绅士闻声，也不安地出来看究竟。

**王参谋** (更加不安)各位先生，没什么大事—一 **刘文辉** (已经听清了，肯定地)是我的一个团长。 **王参谋** (只得对内)魏长安，怎么回事?

〔严世成满脸怒气地冲上。他穿的是没有领章帽徽 的美式军服，显然经过了搏斗，衣裳都扯乱了，只是 枪还紧紧地握在手中。紧跟着他的还有刘文辉的卫

兵甲、乙，也穿着没有徽记的国民党军装。 **严世成** 军长!

〔魏长安和锁子等警卫战士追上。 **魏长安** 不许动!

〔双方手中都横着枪，虎视眈眈地对峙。 刘文辉 (不动声色却是有力地)还不把枪收起!

〔严世成和卫兵甲、乙垂下枪口。 **王参谋** (使眼色)小魏!

〔魏长安和警卫战士也收枪。 **刘文辉** (对严世成)怎么回事 ?

**严世成** (激愤地冲口而出)不是说起义军不缴枪吗?不是说 起义了就既往不咎吗?不是说起义了就一视同仁了

吗?原来都是假话!

**刘文辉** 住口!严团长，你太放肆了!

**王参谋** (竭力解释)这两天城内外匪特活动得厉害，我们不 得不加强警戒。战士们不认识严团长，误会了。

**严世成** 我申明了，我是来向刘军长报告军务的，他们就是不

让进，还要缴我们的枪。 **王参谋** 魏长安，你怎么—

**魏长安** (理直气壮)进入大院的陌生人一律不许携带武器! 违者严惩不怠!这是保卫部的规定!

**王参谋**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吗?刘文辉先生是贺老总的客

人!刘先生，对不起。

**刘文辉** 不不，是我的人不懂规矩。(严厉地对严世成和卫兵

甲、乙)给解放军同志赔礼道歉!把枪交出来! 〔卫兵甲、乙看严世成，严世成不动。

**王参谋** 刘先生，请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贺老总。

**刘文辉** (异常平和地)不必了，执行规定嘛，应该的。再说， 既然起义了，留着枪也没有用，迟早都是要交的。 (微微一笑)刚才我是王参谋接进来的，也没有经过 检查，(从腰间取出一支手枪)我这儿还有一支枪。

〔刘文辉把手枪放在石桌上。

**罗广文** (慌忙地)噢，对不起，(从身上掏出枪来)我也违反了 贵军的规定，我这儿也有一支。

〔罗广文也把自己的手枪搁到石桌上。

**王参谋** (难堪地)刘先生，罗先生，这不是针对你们的—— **刘文辉** 没什么,应该的。

**罗广文** 一视同仁，要交都得交。

**刘文辉** (怒声对严世成和卫兵)还等什么?难道还要解放军 同志动手?

〔严世成与卫兵交枪。

**刘文辉** (对王参谋)请向贺先生道歉，我还有些事情，先告退 了。(下。严世成和卫兵随下)

**罗广文** 对不起……我也有些事情 …… **绅士甲**

(面面相觑，不安地)我们也该走了。

**绅士乙**

〔王参谋挽留不住，只得赔着笑脸送客人们下。魏长 安等随下。

〔贺龙大步上，发现里面人去屋空。

**贺** **龙** 人呢?客人到哪里去了?王参谋，王瞎子!

〔贺龙忽然一激灵，蓦地以异常迅疾的动作抽出了 枪。王参谋这时返回。

**王参谋** 老总，客人走了。 **贺** **龙** **躲** **开** **!**

〔贺龙倏地一掌把王参谋推得老远，王参谋踉跄倒

地。几乎同时，台后“砰”地一声枪响。 **王参谋** 老总 … …

〔贺龙对着目标开枪。魏长安奔上。 **魏长安** 老总 … … (以身体挡住贺龙)

〔军管会，办公室。

〔冷梅清胳膊下夹着文件，手捧腊梅上。见办公室无 人，把文件搁到桌上，又转身摆放腊梅。贺龙上。

贺 龙 是征粮的情况简报? **冷梅清** 是的。

〔贺龙拿简报看，他正牙痛，揉着腮吸着凉气。冷梅 清摆放腊梅。贺龙抬眼看她。

**冷梅清** (有些拘束地)挺香的，老总要是不喜欢 …… 贺 龙 喜欢喜欢。(示简报)这些都是你编的?

**冷梅清** (不由得紧张)是的。请老总批评。

贺 龙批评什么?编得好，每期我都看了，内容翔实、言之

有物，很好。

**冷梅清** 谢谢老总鼓励。

贺 龙 不要这样毕恭毕敬的。坐下坐下。你来好多天了，

也没得时间跟你摆龙门阵。妈妈还在秀山吗? **冷梅清** 在 。

**贺** **龙** 你父亲在涪陵做知事的时候，你还没出生? **冷梅清** 是的。

贺 龙 那时候，我正驻军涪陵，你父亲为我筹过粮饷，他算 得一个清官。你母亲当时也在涪陵，官场的应酬多， 一般的官太太也陪着打牌吃酒。可是你母亲从来不

出面，所以我也没有见过她。

冷梅清 (谈到母亲，话多了一些)母亲是个旧式妇女，可是知 书达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境艰难，母亲把微薄的 家产变卖了，供我们兄妹三人念书升学，她自己一直 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我们不在家，晚上她连灯都不 点，为的是省一点油。

**贺** **龙** 写信的时候，一定替我问候她。等情况稳定了，我请

她来成都作客。 **冷梅清** 哎 。

〔魏长安捧着一只小碗上。 **魏长安** 老总，喝点儿牛奶吧。

贺 龙 (又吸了一口冷气，捂住腮)个龟儿又痛起来了。 **冷梅清** 老总病了?

**贺** **龙**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冷梅清** 要我去请医生吗?

贺 龙 (连连摇手)不用不用。(把批示过的简报交给冷梅 清)把这转给后勤部余秋里部长，请他加紧征粮。

**冷梅清** 是。(下) **魏长安** 老总，牛奶。

**贺** **龙** 拿走拿走，我吃不得。(他一边捂着腮帮子痛苦地从 牙缝里吸着冷气，一边继续工作。魏长安不由自主 地也愁眉苦脸)

**贺** **龙** (发现魏长安仍在旁边)站这儿做啥子?做你的事 去 。

**魏长安** 你 牙 痛——

**贺** **龙** 你站这儿就不痛了?去，没事给我看书去。 **魏长安** (不走。愣了一会儿)老总，我对您有意见。

**贺** **龙** 嗯 ?

魏长安 这几天您对我特别不好。小冷在这儿您有说有笑 的，一看见我就板起脸，我认为这样不对。对我有意 见应该当面提出来。

贺 龙 (定睛看着魏长安，忽然道)我对你就是有意见!你 把我的朋友都得罪喽你晓不晓得?我这牙痛就是你 惹起来的。

**魏长安** 我怎么惹您牙痛啦?

**贺** **龙** 想起来我就上火，上火就牙痛嘛!

**魏长安** 那好，那我就让您骂，泄泄火，看您的牙痛能不能好。

**贺** **龙** 你还不服气?

**魏长安** 那当然，我是执行保卫部的规定嘛。

**贺** **龙**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人家刘文辉打起旗子欢 迎共产党，连家都被国民党抄了，就这一条，我们就 不能怠慢他。

**魏长安** 他还不是走投无路才起义的。

**贺** **龙** (正色地)话不能这么说。四川有三三制之说，你晓 不晓得?军队三十万，土匪三十万，袍哥三十万。他 们熟悉本地情况，势力渗透到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 中，他们是地头蛇!有枪有炮!硬要跟我们打也还 是恼火。刘文辉是四川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人

物，成都避免了战火的破坏，人家是有大功德的! **魏长安** 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贺 龙 硬要把枪比着他胸门口呀?俗话说打狗欺主，你把 枪比着他的部下，他嘴里不说，心里也不好过嘛!

**魏长安** (脱口而出)可是有人背后说您!

贺 龙 说我什么?(魏长安却又不语)说嘛。

**魏长安** 说你，对那些人太好了。还说，你和那些人称兄道 弟。

贺 龙 (淡淡地一笑，沉默少顷)我这个人是喜欢交朋友，我 就不信，一个没有朋友的人能搞好革命!交朋友第 一条就是要诚实，不欺骗!说了既往不咎， 一视同 仁，就要说话算话!不然以后谁还相信你?人家不 相信你，你这江山还坐得稳?言而无信非君子!成 都非坐守之地，刘文辉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推荐 我看武侯祠那副楹联，弦外有音，含意就深得很。你 看过没有?

**魏长安** (嘟囔地)我文化低，看不懂。

**贺** **龙** 不懂才要学习嘛，二天我请个老师跟你讲一讲!就 叫小冷跟你讲。人家小小的女娃子，有头有脑的，简 报编得好，一手字也写得漂亮。

**魏长安** (自卑地叹息)人家是大学生嘛!

**贺** **龙** (蓦地眼睛调皮地一亮，偏着头问)呃，长安，找个大 学生好不好?

**魏长安** (还噘着嘴，不解地)什么呀?

贺 龙 找大学生做老婆呀!我们工农干部找老婆，就是要 找大学生，找个知识分子，既当老婆又当老师，一举 两得。我就是个例子，你薛明阿姨就是个大学生。 二天我跟小冷说。

**魏长安** (高兴，又难为情)只怕人家看不上我。

贺 龙 嘿，你只说你喜不喜欢她。

**魏长安** (想了想)她不爱说话。

贺 龙 要那么多话做啥子?又不当交际花。就这么定了， 我给你保这个媒!

〔 王 参 谋 急 上 。

**王参谋** 老总，保卫部来人把小冷抓走了! **贺** **龙** (大惊)把小冷抓走了?为什么? **王参谋** 他们不肯说。

贺 龙 岂有此理，抓人总要有个理由嘛。

**王参谋** ……据说，保卫部得到情报，敌人布置了暗杀您的计 划 。

**贺** **龙** 暗杀我?就那个小女娃子? **王参谋** 不是，不是说她暗杀。

贺 龙那是啥问题?哦，还没弄清楚就抓人?长安，去保卫 部了解一下。(魏长安犹疑)去嘛，就说是我要了解 冷梅清的情况。她是我这里的工作人员，即使有啥

问题，也应该让我有个底嘛。 **王参谋** 她叔叔是冷怀武。

贺 龙 她父亲还是冷怀章咧，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开明绅士， 这就不算数?(非常不快地)我就不信，这么个小女 娃子有多大的问题嘛。(转脸对王参谋)你说是不 是?(王参谋不好回答)你说!(又盯着魏长安。魏 长安也不好回答)哼，都不敢说，怕说你们立场不稳。 好好，都走都走。(两人转身便走)呃，等一等。(两 人站住，等着贺龙发话。贺龙却又捂住了腮)见鬼， 又痛起来了。硬是叫人冒火!

**王参谋** 我去拿止痛药。

贺龙(连连摇手)我是说那个，简报。小冷不在哪个写简 报?

**王参谋** ……我另外找一个人。

贺 龙 (想想又不快)暗杀贺龙?才18岁!怎么可能嘛。

这腊梅花还是她送来的!

〔贺龙气呼呼地大步下。魏长安和王参谋跟下。

〔隔离室。

〔冷梅清孤独地坐着，满面忧戚。少顷，丁嫂提着小 包袱上。

丁一嫂 二小姐。

**冷梅清** (不胜惊讶地)丁嫂!

丁 嫂 (示意冷梅清小声，看看四周，低声地)我跟他们说， 我是从秀山来的，是你妈妈让我来看你的。(打量冷 梅清，心酸地)唉，这是受的什么罪呀?快吃吧。(解 开包袱，把一只小饭盒递给冷梅清。见冷梅清大口 地吃着，心疼地)早知道是这样，真是不该让你出来。 好好地在家做小姐，不愁吃不愁喝，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穷人家想都想不到的日子，你偏偏不要。这下好 了，落到这个下场!

**冷梅清**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丁** **嫂** (看看四周，悄声地)老爷说的。

**冷梅清** (一惊，停止吃饭)他怎么知道的?

**丁** **嫂** 他让人捎信给我，说二小姐给共产党关起来了，要我 来看看。

**冷梅清** (冷冷地把饭盒退回到丁嫂手中)你走吧。 **丁** **嫂** 二小姐，他是你亲叔叔，这是心疼你呀。

**冷梅清** (急了)我叫你走!

**丁** **嫂** 老爷说，二小姐要能出去了就赶快回去…… **冷梅清** (不想听)你走你走!

**丁** **嫂** (无奈)嗨，真是不明白，亲叔侄怎么弄成了这样。

**冷梅清** 我没有他这个叔叔。你走! 〔丁嫂转身欲下又止。

丁 嫂 二小姐，这个家里，就是你对我最好，看你这个样子， 我心里实在是难受 ……

**冷梅清** 丁嫂!(扑到丁嫂的怀中哭了起来) **丁** **嫂** (也流着泪)过几天我还来看你，啊。

**冷梅清** (说不出话来，只是摇头，放开丁嫂，推着她)走吧，我 没事，走吧。

〔丁嫂擦着泪，下。

〔冷梅清伤心地捂住了脸。 〔魏长安引贺龙上。

**魏长安** 老总，在这儿。

**冷梅清** (惊愕)贺老总。 **贺** **龙** 咋个，掉眼泪了?

**冷梅清** (像孩子见了娘，委屈地哭出声。呜呜地边哭边说) 我不是特务，我到您身边，不是冷怀武派遣的，我想 革命，不是当特务……

〔贺龙掏出手绢递给冷梅清。

**冷梅清** 我真恨，他为什么是我叔叔呢?

**贺** **龙** 真是小娃儿话。这个叔叔又不是你要来的，你有啥 子错嘛?

**冷梅清** 我考上川大才从秀山来成都，平时在学校住读，跟叔 叔接触并不多。我跟他一点也不亲。

**贺** **龙** 我晓得。

**冷梅清** 关于他的事，凡是我知道的都交待了，为什么还不相 信我?

**贺** **龙** (注视着对方，肯定地)我相信你。

**冷梅清** 真的?您相信我?(想笑，却又哭了)

**贺** **龙** 嗨，怎么又哭了!女娃子，就是眼泪水多。

**魏长安** (提醒地)老总，10分钟 …… (又回头看看所上的方 向，显然那是令他不安的原因)

贺 龙 (有些恼火)10分钟还早嘛。你过来，劝劝小冷，叫她 莫哭了。(魏长安犹豫)说几句家常话不会犯错误 的!

魏长安 (只得走到冷梅清面前，憨憨厚厚地)你别哭……其 实，大伙对你印象都挺好。你工作认真负责，又是大 学生，文化高……

贺 龙 小魏想拜你做先生。小魏，是不是?

魏长安 是。

**冷梅清** ((自卑地)可是，我都成了特务……

**贺** **龙** 胡说!人心是杆秤，你小冷是什么人，跟你共事的人 都晓得。

**冷梅清** 那为什么要抓我?

**贺** **龙**(停顿。少顷，答非所问)怀武是集军、特、袍匪于 一 身的人物。几支暴乱队伍中，他的人马最多，成都市 内外最近发生的暗杀破坏事件都跟他有关。

**冷梅清** (打断)那是冷怀武，不是我。

**贺** **龙** 可他是你亲叔叔。

**冷梅清** 可我父亲是好人!如果讲血缘，父女关系比叔侄更 亲，如果血缘真的和政治态度有关，那么,我也应该 是革命的，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支持过您，不是吗? (虽是申辩，却显出性格中与柔弱迥异的另一面)

贺 龙(一时竟被问得语塞，欣赏地)看不出，你倒蛮会说。 冷梅清 (负气)会说有什么用?人家又不听。

贺 龙 (话锋一转，发问)刚才，冷家的人来过，是不是? **冷梅清** (吃惊)是。

贺 龙 是冷怀武让她来的? **冷梅清** (沮丧地)是。

**贺** **龙** 你看，总是有些关系嘛。 **冷梅清** (欲解释)可我 ……

**贺** **龙** (压住她)至于是什么性质的关系，让他们审查嘛。 你还年轻，人这一生要经的事情多了……在洪湖苏 区的时候，也有一个大学生，姓柳，是个男娃子，和你 一样，一笔字也写得漂亮。也是抛开了少爷生活来 参加革命的，比农民出身的战士还吃得苦。可是，他

们说他是国民党改组派。 **冷梅清** 也被关起来了?

**贺** **龙** 没有，那时每天要行军打仗，居无定所，没有条件关 押。

**冷梅清** 那他，后来呢?

**贺** **龙** (不答。深沉地注视着冷梅清) ……那样的事情，现 在再也不会发生了!相信我。(有意换上轻松的语 气)不要胡思乱想自己折磨自己了，啊。(打量四周) 不错嘛，还是个单间。小魏，等下跟他们说，把窗户 的洞洞补一补，冬天风大。再加床被子。有书看没 得?我让人给你送几本。看书看累了就做做体操。

精神不要垮，身体也不要垮。 魏长安 (又一次提醒)老总，该走了。 贺 龙 (生气地)还有两分钟!

**冷梅清** 老总，您走吧。(说着又要哭了)

贺 龙 呃呃呃，咋个搞的嘛，硬是有个小水管子，眼泪水说

来就来。我跟你说，你要再哭，我就不来了。把脑壳 抬起来，快活一点!

**冷梅清** (忍住泪，强笑道)老总放心，我没事儿。

**贺** **龙** 你这个样子我咋个能放心嘛。 **冷梅清** 那我唱个歌送你走。

**贺** **龙** 好好，唱个歌!

**冷梅清** 那时候盼着成都解放，夜里，我们寝室四个女生常偷

偷地唱歌。就是那支《五月的鲜花》。 贺 龙 好，唱嘛。

冷梅清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田野……田野上布满了幸福的 阳光……”(她唱着，沉浸到明亮的歌声中)

**魏长安** 老总，走吧。

**贺** **龙** (情不自禁)那个姓柳的大学生，是被柴刀砍死的。 因为要节省子弹。(悲怆，对自己发狠)当年我没有

能救下他，今天，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 〔二人下。

〔军管会。指挥部。

〔远处不时有枪声，近处发报声不断，魏长安和王参 谋一人一部电话，都在高声嚷着。 一片紧张工作的 气氛。

**魏长安** (对着电话)喂喂，我要工商处，我要军管会工商处!

**王参谋** (也对着电话)后勤部，是后勤部吗?请找余秋里部 长听电话。(电话断了)喂，喂!怎么没声儿了?

**魏长安** 我要军管会工商处!这电话怎么回事?里头煮粥似 的。得让通讯连检查一下了。

**王参谋** (又挂通了)喂喂，后勤部吗?征粮的情况怎么样?

老总要请余秋里部长听电话。

〔贺龙大步流星地上。 **贺** **龙** 余秋里在不在?

**王参谋** 余部长带征粮队出去，还没有回来。 **贺** **龙** 等 一 下再挂。

**王参谋** 哎。(放下电话，下)

**魏长安** (终于叫通了)是工商处吗?是的?好好，你等着，有 要紧事!老总，工商处要通了!

**贺** **龙** (接过电话，对魏长安)呃，我叫你弄的灯笼呢?

**魏长安** 满街都关着门，连红绸子都买不到，哪儿有灯笼?

**贺** **龙** 想想办法嘛。过年了，这么冷清清的，让人家看笑 话。去。

**魏长安** 是。(不大有信心地下)

**贺** **龙** (对电话)工商处吗?我问你，商店为啥不开门营业? 是哪个的决定?大过年的，老百姓买不到年货要骂 人的!我是哪个?我是贺龙!叫小何来。小何，就 是你们何处长!叫他到我这里来。呃，你们那里有 没有灯笼啊?算了算了，快来吧。(放下电话)

〔魏长安上。

**魏长安** 我让锁子去了。 **贺** **龙** 啥子?

**魏长安** 您不是要灯笼吗?(又有枪声传来)到处是土匪放 枪，怎么过年嘛!

**贺** **龙** 只当是给我们放炮仗，热闹得很嘛!

〔两个战士抬着担架上，担架上躺着何处长。他的衣 裳被撕破了，头部包扎的纱布还渗着血。王参谋随 上。

**贺** **龙** (吃惊)小何，怎么搞的? **王参谋** 让闹事的人打的。

**贺** **龙** 抬这儿来干什么?赶快去医院嘛! **王参谋** 何处长着急，要跟您汇报。

**贺** **龙** 嗨呀，不能不要命嘛。

**何处长** 卫生员处理了伤口，不要紧。(支撑着身体从担架上 下来)

**贺** **龙** 快坐，快坐。小魏，冲杯葡萄糖水来。 〔魏长安下。

**何处长** 最近商品紧缺，物价暴涨。土匪趁机化妆进城，扰乱

治安抢劫商店，使本来就难以支撑的门面雪上加霜。 **贺** **龙** 慢慢说，不要急。

何处长 停业也是不得已。可是一停业，就有人煽动闹事，说 商店米店不开门，共产党搞得成都人没有饭吃了，连 年都过不去了。

〔魏长安端着水杯上。

**贺** **龙** (把杯子递给何处长)快喝了。

**王参谋** 他们煽动了上千人围攻工商处的干部，烧了后勤部 的一辆卡车，还有两个同志被打成重伤。

**贺** **龙** 我们的部队呢?为什么不还手?

**何处长** 闹事的人都穿便衣，分不清哪些是土匪特务，哪些是 受欺骗的群众，开枪怕打错了。

贺 龙 打黑枪，烧卡车，抢商店，造谣惑众制造混乱，这还不 是坏人?再不还手成都的天都要黑喽!(对王参谋) 去，为工商处的同志配备武器。再有动手的， 一则鸣

枪示警，二则自卫还击! **王参谋** 是。(下)

贺 龙 今天是腊月二十七，老百姓都要办年货，商店不开 门，人家对共产党就不相信，敌人就趁机造谣，社会 秩序就更加混乱。

何处长 可土匪猖獗，开了门我们怕出事。

贺 龙 越怕越出鬼!人家就是利用这个在闹事! **何处长** 要不，先开一天……

贺 龙 开一天他就要抢购，都怕二天买不到嘛，一抢不是更

要出乱子?要开就大开!不要限制! 何处长 可是商品怎么办，库存的东西有限…… 贺 龙 还有多少粮食?

何处长 四千万斤。 贺 龙 多少纱?

何处长 一百二十万支。

贺 龙 布咧? 何处长 四万匹。

贺 龙 不少了嘛!小何呀，你咋个变得这样胆小了嘛?有 这么多东西你还不敢开门，在晋绥，你有几斤米几支 纱?筹办雁门行署的时候，你连一分钱都没有，那些 粮店、商店是怎么开门的?

**何处长** 可那是农村，这是城市!

**贺** **龙** 城市物资更丰富办法更多嘛!商家都想赚钱，你开 了门，老百姓都到你那里买东西，他不眼红?他也要 把货拿出来的!

〔电话铃响。魏长安接电话。

**魏长安** 是的，哦，哦，好的。(对贺龙)后勤部的。

**贺** **龙** (接电话)哦，运回一批粮食?多少?哦，还是太少 了。告诉你们余部长，还得组织人下乡!成都几十

万老百姓要过年，几十万起义军队也要我们供应粮 饷。对，对!余部长回来让他给我来个电话。(放下 电话)余秋里亲自去征粮了，我叫他做你的后盾，放 心，明天给我开门营业!

**何处长** (为难地) ……后天开行不行?

贺 龙 (毫无余地地)不行，没得条件可讲，明天非开不可! **何处长** 明天还要到商会宣布政策，还要定价。

贺 龙 好，宽限一天，后天，后天我要检查，非开门不可。 **何处长** (起身敬礼)是!后天一定开门!

贺 龙 这就对了嘛!呃，不走不走，过年嘛，一起耍耍，打打 扑克。小魏，叫老邱下几碗抄手。要格外给小何多

下几个。 **魏长安** 哎 。

〔电话铃又响。贺龙挥手让众人先下，自己接电话。 冷梅清上。

**冷梅清** 贺老总。

**贺** **龙** 哟，小冷来了，稀客。坐，坐。(对电话)喂，嗨，是你 呀，刚回来呀?我正等着你的电话呢。(他一边“嗯 嗯”地听着电话，一边作手势让冷梅清坐下等着)嗯， 嗯，(神色大变)在哪儿?蓉雅线上，距成都30里 … … 哨兵呢?哨兵也睡着了?怎么这样大意嘛?赶 路要紧，安全也要紧嘛!这些北方娃儿，不知道四川 土匪的厉害!马上通报， 一定要吸取教训!(异常沉 重地放下电话)余秋里说， 一支征粮队被土匪袭击 了。知道成都急需粮食，他们日夜兼程，累得实在受 不住了才停下来做饭吃，饭还没做好，战士们就都睡 着了，土匪包围上来的时候，除了烧饭的战士，其他

的人还没醒。

**冷梅清** (震惊无语) ……

贺 龙 粮食被土匪抢走了，十几个战士全部被杀。(伤感痛 惜)都是北方参军的娃儿，陕西的，山西的，河北的， 一路跟我打到四川。好不容易在战场上活下来，家 里还等着他们回去，娶妻生子……没想到，都解放 了，竟然死在四川的山沟沟里，怎么向他们的娘老子 交待嘛?(良久。转眼看到冷梅清，吁了口气，有意 拂去沉重的情绪)不说这些了，你是稀客，难得来的。 咋样，工作还好吧?

**冷梅清** 挺好的。我是来感谢贺老总的。 **贺** **龙** 感谢啥子?

**冷梅清** 要不是您过问，审查不会那么快结束。

**贺** **龙** 本来就没得问题嘛!让你受了委屈。审查结束以 后，我跟他们提过要你回来工作，他们不同意。(轻 轻喟叹)人家看我指挥三军。威风八面，其实，我也 有为难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说了算的。

**冷梅清** (深深感动)我现在也挺好。都是革命工作，艰苦的 环境对我是更好的锻炼。

贺 龙 (赞许地看着冷梅清)以后经常回来耍，有什么问题 就跟我说。你是从这里开始工作的，这里就是你的

娘家，小魏他们都很喜欢你。 **冷梅清** 我也很喜欢小魏他们。

**贺** **龙** (忽然头一偏)你也喜欢小魏? **冷梅清** (单纯地)是啊。

贺 龙 太好喽。原来不摸你的底，现在晓得了。这是两好 合 一 好了。

**冷梅清** (连忙解释，却又不得要领)老总，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小魏是个好同志。

**贺** **龙** 对嘛对嘛，就是好同志嘛。(扭头向内喊)小魏，快 来，你的老师来喽。

**魏长安** (手上抓着一把扑克牌上)老总，你看我抓的牌多好! **贺** **龙** (抢魏长安手中的牌)把牌给我，来来来，跟小冷好好

谈一谈。小冷，今天就不要走了，一起过年，啊。 **冷梅清** 不行。我是来告辞的。

**贺** **龙** 大过年的，上哪里去嘛? **冷梅清** 我们有工作。

**贺** **龙** (不容置疑地)啥子工作嘛，我给你请假。 **冷梅清** 我要去征粮。

〔贺龙和魏长安都愣了。停顿。 **贺** **龙** 噢，要去征粮，什么时候出发? **冷梅清** 明天一早。

〔 静 场 。

**贺** **龙** 哦，明天……呃，有枪没得? 〔冷梅清摇头。

贺 龙 长安，把我的枪拿来。(魏长安下。贺龙挚爱地注视 着冷梅清)女娃子， 一定要小心。川西山大，地形复 杂，土匪也多。

**冷梅清** (充满朝气地)我们一起去的有好多人呢。 **魏长安** (拿了两支手枪上)老总。

**贺** **龙** (拿起其中一支小的)女娃子，用这支小的。(问冷梅 清)会不会用?

〔冷梅清笑着摇头。

贺 龙 来，我教你。(摆弄手枪，耐心地教冷梅清)子弹从这

儿装进去，手扣着这里。这是准心，是瞄准的。你试 一试。(冷梅清接枪，贺龙教她)对准目标，三点一线



〔锁子提着几只红灯笼上。 **锁** **子** 队长，看。

**魏长安** 在哪里弄到的?

**锁** **子** 我找到一个做灯笼的老师傅，这是从他家里买来的。

**贺** **龙** (扭头看见灯笼)噢，灯笼来了!小冷，来， 一起把灯 笼挂起来，红红火火地给你送行!

〔冷梅清与贺龙一起挂灯笼， 一一点着灯火。倏忽 间，一个个灯笼变得璀璨晶莹，光亮投射辉映，舞台 仿佛笼罩在柔和透明的红雾之中，变得无比美丽，无 比温暖。

〔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

魏长安 (接电话)喂，我是。是。我马上报告。(放下电话。 神情严肃地)老总，刘文辉手下的一个团，跟着叛乱 的土匪袍哥进山了。

〔刘文辉家。

〔穿着团花锦缎皮袍的刘文辉躺在靠椅上，似乎在闭 目养神，他微微有些咳嗽。刘夫人端着药盅拿着报 纸上。

**刘夫人** 吃药吧。(把药递给丈夫)报纸来了，你看这儿，(示

报纸)“二十四军大部分官兵积极参加整训”。

**刘文辉** 大部分积极整训，还有小部分呢?这种消息要反着 看。(把药盅搁到茶几上)

**刘夫人** 你枪交了人也交了，就别操这个心了。吃药吧， 一会

儿凉了。

〔刘文辉闭上眼，不理睬。卫兵甲上。

**卫兵甲** (犹豫了一下，低声)太太，军管会来人了。 **刘文辉** (惊而睁眼，立即坐起身子)什么事?

**卫兵甲** (呈上帖子)军管会召开新春茶话会，请刘先生出席。 **刘文辉** (放下心来)哦，就说我病了，出不得门。

**卫兵甲** 是 。

**刘文辉** (转念又觉不妥)等等， 一 定要谢谢那位同志，跟他 说，改天我再去军管会面谢。千万不要失礼。

**卫兵甲** 是。(下)

**刘夫人** 你若不去，他们只怕要见怪了。

**刘文辉** (沉重焦虑地)去了更难堪。二十四军是我刘文辉的 部队，不要说一个团拖枪进了山，就是一人一枪参与 了叛乱，我刘文辉都脱不了干系!

**刘夫人** (忧心忡忡)索性不闻不问，回大邑老家吧。

**刘文辉** (重重地)大邑老家要搞土地改革!

**刘夫人** 你出来多年，没有做过对不起乡亲的事，怕什么?

**刘文辉** 共产党擅长的是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就难说了。 (他忽然到处打量寻找)

**刘夫人** 要什么?

**刘文辉** (气馁地手一挥)算了算了!

**刘夫人**(明白)我晓得你戒不掉，还给你留了一些，我去给你 拿。

**刘文辉** 算了算了!

〔刘夫人已下，不一会儿便端着烟盘上，那是一套精 致的烟具。刘夫人为丈夫侍弄烟膏。刘文辉却又闭 目不睬。

**刘夫人** 来吧。

**刘文辉** (不动，发狠地)说算了就算了，拿走!

〔刘夫人爱莫能助地看着丈夫。卫兵甲上，他后面跟 着便衣打扮的严世成。看见刘文辉躺着，卫兵甲小 心翼翼地制止严世成。

**刘夫人**(把烟具搁到茶几上)什么事? **卫兵甲** (悄声地)严团长来了!

〔卫兵甲的声音虽小，躺椅上的刘文辉还是睁开了 眼 。

**刘夫人** (为难地对丈夫)世成来了。

**刘文辉** (爆发)他竟然敢来见我，叫他滚!

〔卫兵甲与刘夫人面面相觑，严世成却已走上前来。 **严世成** (毕恭毕敬地)幺舅公。

**刘文辉** (声音气恼地发着颤)二十四军数百人带枪进山，跟 土匪一起参与叛乱!你好大的胆子!

**严世成** 幺舅公，(跪下)世成无话可说，要打要罚都由您了。 〔刘夫人想劝阻，却被丈夫的目光定住。她只得与卫 兵甲退下。

**刘文辉** (恨恨地)你这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

**严世成** 世成不计较个人得失。世成家道贫寒，无力升学，是 幺舅公送世成进军校，从此立下执干戈以卫社稷的 志向。国民党的腐败糜烂，世成也深恶痛绝，可是百 代忠良维护的都是正统。国父以三民主义立国，民 主民生民权是我们的理想，幺舅公为此也奋斗了几

十年，难道真忍心放弃吗? **刘文辉** (沉重地)起来。

**严世成** 我是受弟兄们的委托来的。

**刘文辉** 起来说嘛。

严世成 (站起。瞥瞥刘文辉的脸色)弟兄们受不了了。二十 四军是您带出来的，一兵一卒都是您的心血，那几个 北方佬凭什么指手画脚?他们挑动士兵反抗军官， 弄得各级军官有职无权，我这个团长更是形同虚设。 以后还要整编，把二十四军化整为零调离四川。弟 兄们说，军队一交，就要挨刀，脸色一变，就要清算， 整编出川，调虎离山!

**刘文辉** (终于沉沉地开腔)你想怎么样?跟共产党打游击?

人家共产党可是打游击的老祖宗! **严世成** 那也不能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刘文辉** 进山也是死路一条!!

**严世成** 台湾那边会扶助我们的!

**刘文辉** (眼里突然闪出利剑般的寒光)你跟台湾有联系? **严世成** (畏缩)幺舅公 … …

**刘文辉** (眼色变得铁一般冰冷)我早该想到，你在军校跟老 蒋是有关系的。你滚吧，我不想再见你。

**严世成** 可是我追随舅公并没有二心，如果幺舅公能够…… **刘文辉** 能够做什么?

**严世成** (一字一字地)重举大旗。

刘文辉 (含意明晰地)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沉吟，慨 然长喟)我曾经拥兵十几万，官居四川省主席、兼任 川康边防总指挥，据有防区七十多个县，西康也为我 所控制。那时候，我才三十岁。少年得志不可一世， 一心想走出夔门问鼎中原。从民国十八年起，我两 度反蒋，然而两度失败，我跟蒋氏早已冰炭水火不能 相容。民主民生民权，(讥诮地)中国一次一次的混

战，包括我打的仗，有哪一次是为了黎民百姓? **严世成** 可是共产党也未必是为了人民。

刘文辉 他要不为人民，怎么得了民心?摆在面前的道路有 三条，一是向蒋介石投降，做他的驯服工具；二是脱 离政治生活，到国外去做寓公。这两条路，同我这样 一个人是格格不入，事实上也是走不通的。势成骑 虎，欲罢不能，只有走最后一条路，跟共产党合作，跟 蒋氏斗争到底。12月9日明电起义，是我十余年朝 夕权衡、深思熟虑的选择。

**严世成** 您打算就此结束?

**刘文辉** 我已逾天命，如果说结束的话，我想，这倒是一个体 面的结束。

**严世成** 怕只怕共产党让幺舅公结束，可又不给幺舅公体面。 都知道，共产党是搞阶级斗争的。

刘文辉 (哑然一笑，无奈地自嘲)是啊，我既是大军阀又是大 官僚，既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占全了!正是他们 的斗争对象。

**严世成** 他们现在把您当作统战工具，时过境迁，只怕下起手 来，其凶狠无情跟老蒋是一样的!

〔严世成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刘文辉的反应。

刘文辉 (沉吟着，简直看不透他的心思。只见他随手拿起茶 几上的烟具，把玩着。顾左右而言)戒烟的滋味儿不

好受，看见这个东西心里就想，像猫儿抓似的。 〔卫兵甲急上。

**卫兵甲** 刘主席，贺龙先生探病来了。

〔刘文辉、严世成震惊。刘文辉瞥了严世成一眼。严 世成会意地避入内室。卫兵甲给刘文辉套上马褂。

**刘文辉** 迎客!

〔贺龙大步而上，魏长安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紧随 其后上。

贺 龙 文辉兄，咋个出不得门了?哪里不好嘛? 刘文辉 老毛病了，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

贺 龙 找医生看了没得?

刘文辉 医生那几味药，我自己都点得出来了。

贺 龙(扶刘文辉入座)坐到坐到，贵体欠安，不要讲礼。

刘文辉 我是闲人生病，惊扰你这个大忙人，真是不敢当哦。 贺 龙 你是闲人哪?

刘文辉 我咋个不闲?还有啥子事嘛，人枪都交了。

贺 龙 你的枪还没交完哦!(刘文辉惊)这儿还有一支嘛! (笑着拿起茶几上那支精致的烟枪)

**刘文辉** (释然，苦笑)这支枪也可以交喽。我正在戒，几天没 抽了。

贺 龙 我不抽烟，可我晓得这个东西有两个好处， 一是治小 病，头痛肚子痛啥的，用一点，立刻见效。

刘文辉 (点头认可)是的。

贺 龙 二是去烦恼。心情不好，苦闷了，抽两口，就安逸了， 飘飘欲仙，可以忘忧哦。

**刘文辉** (不好意思)忘忧是假，暂时麻痹而已。

贺 龙 是，麻痹一时三刻，醒过来，那烦恼还在那里!治病 也是一样，痛是不痛了，可是病说不定还搞狠了!这 就叫自欺，自己骗自己，利小害大，还是戒了的好。

**刘文辉** 是的是的，我已经不抽了。

**贺** **龙** 要戒，只是不要太猛，抽的时间长，戒猛了不行，循序 渐进，慢慢来。

**刘文辉** (心神不宁地)我晓得的。(卫兵甲端上茶来)贺先生 请。

〔一时无话。令人不安的静场。

**贺** **龙** (从容地用茶盅盖赶茶叶，忽然把茶盅盖儿扣在茶盅 边上)文辉兄晓得这个规矩不?

**刘文辉** (怔了怔)哦，晓得，茶倒好了，先不能喝，要先把茶盅 盖揭开这么搁着，无语静坐一刻。

**贺** **龙** 对头，这是袍哥拜码头的规矩。

**刘文辉** (不知对方的用心，含混地漫应着)是啊。

**贺** **龙** (忽然来了兴致)袍哥的花样多喽，见面要“对试”, “扯势口”,“团条子”,“丢歪子礼”。(头一偏戏谑地 看着刘文辉)文辉兄盘(注)得到“海底”不?

**刘文辉** 年轻的时候好要，跟着盘过。 **贺** **龙** 来耍 一 盘嘛!

**刘文辉** (神不守舍，勉强笑)好，我陪贺先生耍一盘。

**贺** **龙** (很有型地两手一抱，风趣地)兄弟姓贺，草字云卿， 桑植洪家关小码头，虚占仁字幺排。兄弟来时慌张 走得匆忙，未带单张草片。久闻成都大码头，山青水 秀人杰地灵，兄弟人地生疏，远近不一，礼节不周，问 候不到，请大哥子多多原谅!

刘文辉 (被贺龙逗得露出笑容)贺先生可以乱真了! 贺 龙 大哥子请。

**刘文辉** (想了一想，发问)亲不亲? 贺 龙 (脱口而出)道行亲。

刘文辉 (又想了想)拖棚子见面。(注：拖棚子——袍哥集聚 的地方)

贺 龙 (也偏头想了一下)溜台子齐心。(注：溜台子 - — 打

仗)

**刘文辉** (问起兴来)有宝现宝。 贺 龙 (不假思索)无宝过考。 刘文辉 哥子夜伏，多在山岗。 贺 龙 兄弟昼行，少在书房。

刘文辉 (接不上气，以手下按)慢一点慢一点。(又想了想) 只知江湖贵重，不知江湖礼节。

贺 龙 (对答如流)你哥子高抬贵手，不方的要方，不圆的要 圆 。

**刘文辉** (语塞，失笑)不行了，盘不起了。还有啥子三人三姓 三结义，下面是啥子?

贺 龙 三人三姓三结义， 一龙一虎一圣贤。 刘文辉 对，一龙一虎一圣贤。

贺 龙 青红两帮，水旱两道。各有各的堂子。黄糖饼子白 糖糕，各人的码头各人包。包不起，请老幺。(说着 自己也大笑不已)

**刘文辉** (笑得咳喘，以手抱拳作揖)甘拜下风甘拜下风，你哥

子硬是对答如流难你不倒，就象嗨袍哥的。

贺 龙 我十七岁就当了哥老会的老幺，就是嗨袍哥嘛。那 时候只晓得除暴安良，扶困济贫。赶马帮被关了两 次，参加革命军又坐了三次班房，死里逃生，父亲不 让我干喽。我说，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 拖枪革命，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孙中山搞 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搞出个民国来了。 (喟然)早先在护国军的弟兄后来星散了，有的跟了 蒋介石，人各有志，分道扬镳。(话锋蓦地一转)我听 说，文辉兄发布起义宣言，要手下的军官签字，有些

人流着眼泪水下不了笔是吧? **刘文辉** 是啊，不过，最后还是签了。

贺 龙 (善解人意地)一下子转不过来可以理解。我从哥老 会转到参加共产党，也摸着走了十来年。我们现在 派工作组，就是帮忙转弯子。可是，有的地方把工作 同志杀了。(激愤起来)我们是和风细雨做思想工 作，他们却动刀子杀人，太残忍了嘛!

刘文辉 唉，云卿兄，四川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贺 龙 刘先生听说了吧?有人要跟我们打游击! 刘文辉 …… (含混地点头)

贺 龙(显出百战之将的兀傲和强硬)笑话，打游击哪个打 得过共产党?蒋介石拥兵几百万都被赶到台湾，几 个残兵败将土匪袍哥还能成气候?四川四面环山， 这些人以为搞赢了就是独立王国，他就不想想要是 搞不赢呢?天下都是共产党的了，搞不赢你跑都跑 不出去喽!

**刘文辉** 是啊。

贺 龙 (缓和下来)共产党得天下是顺乎天意，应于民心，合 乎潮流。文辉兄身体支持得了，请做做工作，我相信 你能帮助我们。

刘文辉 (贺龙的目光和话语令他感动)贺先生，不瞒你说，这 正是我的心病。二十四军有几百个人携枪逃跑了， 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没有控制住。

贺 龙 (率直地)我就晓得你不安逸，脸色都不对头。我也 不瞒刘先生，今天来府上，探病是名，给你宽心是实。 我给你交个底，下级做的事与你无关，哪一级出事哪 一级负责。决不牵连别人。小魏，过来。

〔魏长安走上前来。

**贺** **龙** 这是我的警卫队长，初来成都时，冲撞过刘先生，缴 了刘先生的枪，今天他是向刘先生谢罪的。

**魏长安** (把小箱子搁到茶几上。立正敬礼)魏长安向刘先生 谢罪!

**贺** **龙** 刘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对朋友要讲诚信，错了，就应 该道歉。

**刘文辉** (大受感动)贺先生，我也交底吧。(毅然地转脸，对 卫兵甲)把他带上来。

〔卫兵甲意外。

**刘文辉** (坚决地)带上来。 **卫兵甲** 是 。

〔卫兵甲下。少顷，严世成上。 一见贺龙，严世成惊 悸地收住脚步。

刘文辉 过去跟老蒋周旋，我主张把假话说足。现在起义了， 就要讲诚信，谁也不能背叛起义时的誓言。来人! 〔卫兵甲、乙跑上。

**刘文辉** 把叛将严世成给我捆了! **严世成** 幺舅公!

〔卫兵甲、乙将严世成五花大绑。

**刘文辉** (对贺龙)我把他交给贺先生，听凭处置。

贺 龙 (一直镇静地注视着这一幕，这时笑了)此话当真? **刘文辉** 决不含糊。

**贺** **龙** 那好。(对魏长安)给严团长松绑。 **魏长安** 是 。

**刘文辉** 慢。贺先生，你是碍于我的面子 ……

**贺** **龙** 不，我这个人，讲交情，也讲原则。给他松绑。

〔魏长安给严世成松绑。

贺 龙 我这个警卫队长也冲撞过严团长。今天，也得向严 团长道歉。

魏长安 (向严世成敬礼)严团长，对不起。(转身，打开茶几 上的小箱子，取出此前收缴的手枪，双手捧着)刘先 生，请。

**刘文辉** 谢谢。(收入手枪)

**魏长安** (又由小箱中取出另一支枪，双手捧到严世成面前) 严团长，请。

〔严世成呆立，看刘文辉。刘文辉不置可否。

贺 龙 (对严世成，正色地)你在起义宣言上签过字，不管你 心里怎么想，只要没有向我们开枪，起义的功劳我们 是肯定的。(转向刘文辉)文辉兄推荐武侯祠那副楹 联，我去看了。“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 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写得好。 到四川做官的人大概都去看过这副对子。可是，看 归看，做归做，真正能以德服人的又有几个?诸葛亮 采纳马谡的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七次计擒孟获，又七次放纵，我们共产党 难道还没武侯的胸怀?(对严世成，朗声坦言)我可 以放你，不过你要打，我是要还手的。可是七次太多 了，神仙打仗百姓遭殃，为老百姓着想，我一次就要 把你打服，打得你不能还手。现在放你，不是为了显 示我贺龙宽大为怀，而是要你体会共产党安定社会、 结束战乱、减少人民痛苦的诚意。为了以后不打，我 现在非打不可!哪个开枪，哪个就是我的敌人!(直

视对方，泰然自若)我把底全部交给你了，你自己决

定吧!

〔良久的静场。

〔山中祠堂。

〔激烈的枪声，显然发生了一场战斗。几个身穿灰色 棉军衣的工作队员遍体鳞伤，被五花大绑着推上。 山风发出鞭子抽动似的尖厉的呼啸。工作队员们紧 紧地站在一起。又一阵密集的枪响，工作队员们陆 续倒下。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儿，这就是冷梅清。 她惊惧地看着身边的尸体，欲哭无泪。持枪的金老 幺和易老三上。金老幺用黑布蒙上了冷梅清的眼 睛。易老三点着了手中的火把。祠堂被熊熊的烈焰 吞没。

〔军管会会议室。

〔贺龙手持烟斗面色严峻，他在主持军事会议。旁边 有一幅军事地图。

王参谋 这一带参与暴乱的有三类人， 一是川西各县，包括成 都跑出去的袍哥土匪；二是残余的国民党部队和叛 变的起义人员；三是被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当地人。 成都通往那里的公路已经走不通了，沿线都有土匪， 几乎所有的桥梁都被毁坏。部队去那里作战非常困 难。不过也有有利条件，当地一千多条枪并不一定 听国民党特务的，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 边，是拥护共产党、盼望解放的。

贺 龙 (猝然发问)根据是什么? 王参谋 …… (不解地看着贺龙)

贺 龙 你说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根据是什么?能

不能举出例子? **王参谋** … … (语塞)

贺 龙 (语重心长地)这是作战会议，不是宣传鼓动会，用不 着讲这些空话。那些地区我们长征的时候走过。现 在我们部队不住民房，不吃民粮，因为有后勤保障。 可是长征的时候，不吃民粮，我们就要饿死。那时老 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也搞了“坚壁清野”,我们实在 没有办法，还不是把人家藏的粮食挖出来吃了，甚至 还杀了人家的牛。有钱的，给老百姓留下些钱；没钱 的，就打一张欠条，贴在墙上，或者放到神龛里头，说 等革命胜利了再还。人家从山上回来，发现粮食、牛 叫我们吃了，能高兴吗?你打的欠条他又看不懂，没 有几个认得字嘛。所以你说他站在我们这一边、盼 望解放我就不相信。老百姓最讲实际，他只晓得你 吃了他的粮和牛!要煽动他们起来反对我们是很容 易的。那里的男人都有枪，一旦打起来，这些枪对着 哪个呀?以后，他们会拥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多为他 们做好事。可是现在还不行。 一定要实事求是!这 关系到用兵，如果土匪多一千多条枪，我们就要考虑 多投入一到两个团的兵力。我们的同志正在被包 围，被殴打，被杀害。土匪是很凶残的，我们一个工 作组，十四个人，在邛崃被土匪用石灰活活烧死!空 话可以造成决策的失误，上层一个失误，在下层，就 可能使多少同志失去性命!所以，空话讲不得，讲空 话要害死人的!

〔 山神庙 。

〔冷怀武看着双手被缚眼上蒙着黑布的冷梅清被金 老幺带上。

**冷怀武** **解开。**

〔金老幺为冷梅清松绑，扯下她眼上的黑布。

〔冷梅清控制着晕眩，站稳，抬眼打量四周，她看见了 冷怀武。

冷怀武 唉，坐下吧。

〔冷梅清瘫软地坐到石头上。

**冷怀武** 幸亏碰到了我的人，不然你这小命早就没了。老幺，

给二小姐烧一杯热茶。 〔金老幺下。

冷怀武 (打量冷梅清，不无怜惜地)看你弄成了什么样?跑 到这大山里头弄粮食，你为谁卖命呢?他们干嘛不 下来吃这个苦?不是口口声声为人民吗?他们在成 都城里吃香的喝辣的，让你来征粮，谁为谁呀?

〔冷梅清紧闭双唇毫无表情。金老幺端茶上。 **冷怀武** 喝口热茶吧。

〔冷梅清接过茶杯，贪婪地饮茶。

冷怀武 县城里有多少共军?不想说吗?你不说我也能知 道，我只是劝你别再糊涂了。你在这儿咬紧牙关挺 着胸，他们可不会夸你坚贞不屈。不信试试看，我把 你放回去，你看看他们会怎么对待你?你的同志们 都死了，怎么单单你活着?是不是你出卖的?没事 儿都把你关起来审查，如今到了我这里，你还能说清 楚?有谁相信你?

**冷梅清** (不寒而栗，抗争地)贺龙相信我，贺龙相信我!

冷怀武 贺龙也是共产党，共产党从根儿上就不相信你这种

富家小姐!放心，我可不是要你跟我当土匪。你爸 爸是个文人，你应该继续你的学业。等路上太平了， 我从云南把你送出去，你还是念你的书。你爸爸活 着，也会同意我的安排的。

〔易老三神色慌张上。

**易老三** 大哥，共军大部队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了。

**冷怀武** (脸色一变)马上离开这里。金老幺，带上二小姐，

走。 **金** **老** **幺** 是 。

**冷梅清** (站起来，决绝地)不，我不走。 **冷怀武** 梅清，听话。

〔冷梅清纹丝不动。 **易老三** (催促)大哥 … …

**冷怀武** 金老幺，我把她交给你了。别让她坏事，哪怕“毛 了”,也不能留给共产党。走。(与易老三下)

**金** **老幺** 二小姐，你都听见了。请吧。 〔冷梅清后退。

**金老幺** (一步步逼近，脸上出现邪恶的狞笑)你叔叔可是把 你交给我了。

**冷梅清** (躲闪之中，从怀中掏出那只小手枪，双手端枪对准 金老幺)你别过来。

**金** **老** **幺** (意外)二小姐，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冷梅清** (手发抖，念念有词)三点一线，三点一线……

**金老幺** (好笑，也掏出枪来)我是百步穿杨你知道吗?我喜 欢你，不忍心打你。(突然扑向冷梅清，紧紧抱住了 她)

**冷梅清** 放开我 …… (这时，枪响了。金老幺摇晃着身体，但

还死死地抓住冷梅清)放开我 ……

〔金老幺倒地，死。幕后枪声大作。冷怀武仓惶退 上 。

**冷怀武** (发现金老幺的尸体，吃惊，对冷梅清刮目相看)好! 是我们冷家的种!

〔枪声更加逼近了。 **冷怀武** 走，跟我走。

〔冷怀武把冷梅清一扭，顶到自己的身前作为抵挡。 **冷梅清** (突然大叫)我在这儿!

〔冷怀武一惊，冷梅清趁机转身跳开，把枪对准了冷 怀武。

**冷怀武** 梅清!(举枪) 〔叔侄俩对峙。

〔交织在枪声中的喊声也清晰可闻了。

**冷梅清** (举着枪盯着冷怀武，嘴里喃喃地)我们的人来了，我 们的人来了!

〔两只枪几乎是同时响了。冷怀武腿一软，跪倒在地 上，而冷梅清却依然伫立。这结果显然使他们都很 意外。

**冷怀武** (由衷地赞叹)好枪法，好枪法!

**冷梅清** (清醒过来，转身奔向高处，挥着手高声地喊着)冷怀 武在这儿，在这儿!快来呀!

〔连发的枪声在冷梅清身后响起，这是倒在地上的冷 怀武开的枪。冷梅清的身体抖动着扭曲着，伸着手 臂似乎要扶住什么,她缓缓地转过来。冷怀武拖着 伤腿企图逃下。冷梅清艰难地举枪。枪响，冷怀武 被击倒。冷梅清挣扎着走了两步，终于倒地。

〔灯光渐暗的同时，枪声、吼杀声越来越大。黑暗中， 枪声、手榴弹、炸弹的爆炸声久久不息。

〔屏幕上满是鲜花，阳光灿烂得晃眼。音乐声宛如从 天边飘渺而来，那是《五月的鲜花》。贺龙和魏长安 缓缓走来。魏长安手中拎着背包，是要远行的样子。

**贺** **龙** (由衷地感叹)多少年来，四川派系纷争政局混乱，兵 匪遍地内战不休，老百姓受的苦太多了。如今要建 立新的秩序，让老百姓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安 居乐业，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毕业了以后回来好好 建设四川。……唉，可惜小冷不在了，多好的女娃子 啊 !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响起，是那样的清纯如水：“五月 的鲜花，开遍了田野，田野上布满了幸福的阳光

……"

〔贺龙和魏长安仿佛听见了呼唤，他们动情地循着那 女孩子的歌声回过头去。

**寻找山泉**

沈虹光



我们曾经从这里走出去， 我们又回到这里 ……

人 物

粟秉山——老干部。

孟佩生——粟秉山的妻子。 进进 — — 粟秉山的孙子。 黄 老 — — 老干部。

刘 纹 — — 老干部遗孀。

金海南- 刘纹的小女儿。

金爱香- 金海南同父异母姐，农民。

双目失明的老人——老红军。 小分头——年轻的农民。

游馆长- 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 粟 泉 — — 粟秉山的小儿子。

测量员——女。

七 嫂 — — 七哥的妻子。

老太婆——红军烈属。

七哥——粟秉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花子 — 粟秉山当年的战友，农民。

金 菊——粟泉在农村时的小伙伴，农民。 秦大爹——老赤卫队员，金菊的爷爷。

小姑娘——花子的孙女。 花子妻——农民。

小徐 — — 公社女干事。

保长 — — 解放前的伪保长。

酷似七嫂的小媳妇——红军家属。 群众。

**时** **间：**197 7年——1927年。 **地** **点**：革命老苏区鸡鸣山。

〔幕启，县城招待所。这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这 一方天地宁静安谧，时光的脚步徐缓得使人难以察 觉它在前移。忽然有一天，山外来了很多人。他们 用地道的乡音土语说，五十年前，他们是从这里走出 去的。他们建立了战功，创造了业绩，有了赫赫的名 声和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们要回来，因为这里是他们 一生的光辉起点。于是山区小县活跃起来，披红挂 绿，张灯结彩。它因为自己没有被遗忘而又惊又喜， 因为这些人的到来而感到光彩荣耀。有人说，这番 热闹，只有五十年前暴动的农民攻下县城后的情景 才可以相比。

〔很多人上，紧张地忙碌着。

众 人 又回来一位首长!

快，快去接，小车已经开进来了! 所长，房间不够了!

把你们的房间腾出来。 我们屋没有卫生间。

这次县里纪念暴动五十周年，回来了多少老干部? 到昨天为止，已经回来了一百多位。

喂，来几个人，把沙发搬到房间里去。 每个房间都放吗?

就放老干部的房间。沙发不够，这还是从人武部借 来的。

工作人员到102房间开会!102!

〔忽然间，忙碌喧闹的人们静下来。粟秉山被人众星 捧月般簇拥着走上，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近七十 岁，两鬓染霜，面容清癃，两眼深陷在浓眉之下，似乎 总在沉思。他时常是温和的，但激情迸发时，目光便 如利剑，显示出坚毅勇决、犀利锐敏的内在气质。孟 佩生牵着六七岁的孙子进进陪伴着粟秉山。她是个 娴雅细腻的女人，谈吐得体，举止端庄，虽比丈夫小 十几岁，但对倔强的丈夫却时时流露出大姐般的温 柔和宽容。

**众** **人** **这是谁?**

粟秉山，粟老。

噢——他就是粟秉山?

粟秉山 离开鸡鸣山几十年啦。南下的时候马不停蹄，过门 不入，一晚上二百里呀!

陪同者 粟老，这次要多住几天了? 孟佩生 (插入)他身体不大好。

粟秉山 (对陪同者)她呀，对我控制得很严。可这次我要造

造反，回到家乡，不听她的了! 〔众人被逗笑。

孟佩生 (亦笑)他十年没有这么快活了!

〔"粟秉山!老粟!"一个大嗓门喊着，随声上来黄老。 他七十出头，大脸盘子，双目炯炯，威风凛凛，只是腿 有些瘸。

黄 老 粟秉山，你舍得回鸡鸣山哪! 粟秉山 哈哈，黄跛子!你还没死啊!

黄 老 我死?我还以为你的坟头长大树了呢!

粟秉山 我死不了，我就是要活着看那四个家伙垮台。 孟佩生 (对进进)喊黄爷爷。

进 进 黄爷爷。

黄 老 欸，款。哎，别跑，让黄爷爷看看。(拉过进进)这是 泉泉的孩子呀?

孟佩生 泉泉连对象还没有呢!这是老大的。

进 进 (从黄老手中挣脱)我去找叔叔。(跑下) 孟佩生 叔叔还没来呢，进进!

服务员 不要紧的，我去。(追进进下)

〔刘纹带着金海南、金爱香上。她大约五十四五岁， 眉疏目朗，性格外向，衣着式样过时，但质地讲究，说 话气粗声高，既有“夫人”的气派，又不乏直爽热情的 老干部作风。

刘 纹 佩生! 孟佩生 刘纹!

刘 纹 上个月就在报纸上见到你们粟秉山的名字了!排在 前几名里头。

**孟佩生** 那条消息影响很大，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还有人为 老粟写了文章。

**刘** **纹** 唉，可惜我们老金不在喽!

〔众人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金海南跳出来打破沉 默。她二十多岁，美丽活泼。

**金海南** 孟阿姨，粟伯伯! **粟秉山** 你是哪一个呀? **金海南** 您猜呀!

**孟佩生** (对粟秉山)刘纹的老四!

**粟秉山** 啊，十多年没见，变成了个漂亮的大姑娘!

**金海南** 什么“变成了漂亮的大姑娘”,没变，以前就漂亮。

刘 纹 (微嗔地)没脸没皮。(把静静地待在 一边的金爱香 拉过来)来，爱香，见见粟伯伯、孟阿姨。

**金爱香** (恭敬、拘谨地)粟伯伯，孟阿姨。 **粟秉山** (高兴地点头)好，好。

〔金海南、金爱香与黄老打招呼、交谈。 **孟佩生** 是那个老大?

刘 纹 是啊。(对金爱香)来，把这个出席证别上，不然服务 员不让进。(对孟佩生)解放以后，好不容易才把她 找到，已经结了婚。读书吧，晚了；安排工作吧，她又 没文化。就这么,现在还在乡下，四十出头的人连孙

子都有了，农村人结婚也太早。 〔金爱香谦和地笑着，退到一边。

〔粟秉山与黄老谈话。众人边谈边下。

〔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小心地用拐杖探着路，上。

**金爱香** (迎上扶助)老伯伯，您去哪儿? 老 人 走走，随便走走。

**金爱香** 您眼睛不方便，要当心。

老 人 不怕，脚下踩的是家乡的地，心里踏实。(迟疑了一

下)姑娘 … … **金爱香** 要我做什么?

**老** **人** 不，不是。姑娘，我是想请你陪我说说话。 **金爱香** 说话?

老 人 我已经有多少年没听见家乡话了呀!姑娘，我想听 家乡人说话。

**金爱香** 我……我不会说话，不，我是说，我一个乡下人，说不 好 。

老 人 不要紧，家乡人说什么我都爱听。说吧。

金爱香 好，说。我……叫金爱香，是鸡鸣山金家大垮人。我 才会说话，爸爸就跟红军走了……

〔小分头东张西望地上，象在找什么人。他看到金爱 香，忙打招呼。

小分头 大姐，大姐!

金爱香(对老人)您在这里坐一坐。我一会儿就来。 老 人 你忙吧。我走走。(下)

〔金爱香走到小分头跟前。

小分头 大姐，外面来的大首长都住在这里吗? 金爱香 你找谁?

小分头我找我爷爷的老战友。欸，你怎么有这个?(指金爱

香胸前的出席证) **金爱香** 我爸爸……他 … …

小分头 哦，那你爸爸怎么不把你接到城里去?我要找到爷

爷的老战友，我就让他把我弄出去。 **金爱香** 出去干什么?

**小分头** 干什么都行。咱不比城里人笨，要是早生几十年，赤 卫队长肯定是我当!然后长征，吃皮带、吃草根，当

营长，再打两个漂亮仗，升团长，当将军…… 〔金爱香好笑。

小分头 大姐你别笑，我干得了。

〔象办事员似的游馆长忙碌地夹着材料袋上。他注 意到了小分头。小分头想避开。

**游馆长** 欸，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小分头** 我 … …

**游馆长** 有出席证吗?

**小分头** 我是来找我爷爷的老战友的。 **游馆长** 你爷爷的战友是谁?

**小分头** 是 … … (突然指金爱香)是她爸爸。

**游馆长** 别胡说八道了!出去!首长的安全出了问题你负不 起责。

**小分头** 我真的是找我爷爷的战友。 **游馆长** 走吧，走吧!

小分头 (很不情愿地)那 …… (对金爱香)大姐，再见。 游馆长 走 吧 !

〔金爱香爱莫能助地看着小分头被撵下后，亦下。

[游馆长走到正在交谈的黄老和粟秉山跟前。 **游馆长** 黄老。

**黄** **老** 哦，馆长同志，找谁呀? **游馆长** 我想见见粟秉山同志。

**黄** **老** 找别人没有，找粟秉山这里倒有一个。来来，我来搭

个桥，(互相介绍)这就是粟秉山，这是纪念馆的游馆 长。(对粟秉山)正好，把你这份东西给馆长看看，让 他给你写。

游馆长 (注意到粟秉山手上的文件夹)我过去曾经为一位老 同志写过回忆录，可惜那份东西“文革”当中被抄走 了 。

**黄** **老** 你们谈，我要转移了。

**粟秉山** 你这跛子还老爱到处跑。

**黄** **老** 我这跛子还能踢足球呢!(雄赳赳地下)

粟秉山 (对游馆长)坐，坐下谈。(把文件夹放下，站起)我喜 欢活动，(踱步，屈伸手臂)南下的时候，急行军，我一

夜走了二百里!

〔孟佩生拿着药上。

**孟佩生** 一夜二百里，那是你走的?是四条腿的马走的!

**粟秉山** (嘿嘿笑)“揭老底战斗队”!欸，骑着马一夜二百里 也不简单哪!

**孟佩生** 好汉不提当年勇，吃药。(把药塞到粟秉山手中) **粟秉山** (接药)怎么这么多?

**孟佩生** 你病多呀。(拿药) **粟秉山** 还有?

**孟佩生** 只有几片了，给。(又递药) **粟秉山** (断然地)我不吃了!

**孟佩生** 你呀，每回吃药都不痛快。

**粟秉山** 我刚才吃的是什么?小黑豆似的， 一 大把，药吃多了 有什么好处?在我们乡下，就讲究吃饭，饭吃得多， 身体就好。

**孟佩生** 可是病了还得吃药。(看看粟秉山气呼呼的神情，好

笑)人老了，怎么变得像小孩子似的。 〔进进跑来。

**进** **进** 我要喝水!渴死啦! **孟佩生** 来，奶奶给你倒。

**进** **进** 不，我要爷爷倒。 **孟佩生** 爷爷在吃药。

**粟秉山** 爷爷倒，爷爷给进进倒。(倒水)别烫着了，爷爷给你 吹吹。

进 进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孟佩生 弄洒了。

粟 秉 山 (慈爱地看看进进)瞧这小样儿，渴的，还要吗? 进 进 不要了。

孟佩生 进进，把这药让爷爷吃了。 进 进 爷爷，张开嘴，吃药!

〔粟秉山乖乖地张开嘴，让进进把药片放到自己嘴 中 。

**孟佩生** (对进进)玩去吧。

〔进进欢蹦乱跳地跑了。

**粟秉山** (对很耐心地静候在一边的游馆长)好，馆长同志，谈 你的事吧。

**游馆长** 我来是想请您鉴定 一 份材料。(取出 一 份发黄的材 料)

**粟秉山** (接材料，对一旁的孟佩生)去把眼镜给我拿来。 〔孟佩生却拿过材料径自看起来。

**粟秉山** (显然已经习惯于妻子越俎代庖的举动，略有些解嘲

地对游馆长)她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指刚才拿着 的文件夹)人家给我写的文章，都得她先过目。

**孟佩生** (看材料)这是写的暴动和后来白果岭上的事。 **粟秉山** 念念。

孟佩生 (念)“山上的人有时多，有时候少，苦狠了，也有人跑 掉了。秉山一直在山上，他是便衣队长，带着一些

人，花子也跟他在一起……”这个秉山是你吗? **游馆长** 我估计是您。

**粟秉山** (一拍腿)估计什么?有几个粟秉山哪!(兴奋地)往 下念!

孟佩生 (接念)“我的草棚漏雨，秉山他们给我修。”谁?你给 谁修草棚?(接念)“后来，草棚被敌人烧了，他们说 没有老百姓，就断了共产党的根。后来……”欸，下 面呢?怎么没完?

**游馆长** (苦笑)我也不知道。那几年谁还顾得上这些纸片 儿?

**粟秉山** ( 细细地打量发黄的纸页)这好像是一份儿访问记

录。(有些激动了)你们访问过她?

**游馆长** 我们访问过的人很多……她是谁呢?

**粟秉山** 七嫂，一定是七嫂!只有她知道白果岭上的情况! (迫不及待地)游馆长，这位七嫂在什么地方?你们 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访问她的?

**游馆长** (极为抱歉地摇着头)我们访问过的人太多……

**粟秉山** (还不死心)她现在大概有七十岁，还有个孩子，她曾 经在白果岭上住了几年……

**游馆长** (仍是摇头)要是这些材料还完整地保留着就好了! **粟秉山** (仿佛对自己说)应该找到她。

**游馆长** 对。若是找到她，那段历史的材料就丰富了。 **粟秉山** 走，咱们走。(拉孟佩生)

孟佩生 到哪里去?

粟秉山 进山，到山里去。(下)

孟佩生 (意外地)怎么这样雷厉风行，总得准备一下吧?

(对游馆长)我们那个孩子马上就要到了，他也不等 等。(抱怨着下)

、〔县城招待所。

〔粟泉提着旅行包风尘仆仆地上。他二十七八岁，高 大结实。他要找服务员，看见提着暖瓶上的金爱香， 上前。

粟 泉 服务员同志。 金爱香 不，我不——

粟 泉 请问粟秉山住哪个房间?

金爱香 (打量粟泉)噢，你是 …… (转身对内)海南，海南。

〔金海南上。 金海南 干什么?

金爱香 粟伯伯他们家的，喏，(指粟泉)他。 粟 泉 海 南 ?

金海南 哟，粟泉?你怎么才来呀? 粟 泉 厂里事儿多。

〔金爱香客气地对粟泉笑笑，欲下。

金海南 这是我大姐。

粟 泉 ( 有礼貌地)大姐。

〔金爱香含糊地应了一声，拘谨地点点头，下。

金海南 我去找服务员给你开门，你爸爸妈妈进山去了。

粟 泉 怎么一来就进山?

金海南 他们说要找一个人。

**粟** **泉** **谁?**

**金海南** 叫 … … 七嫂。

〔 山 间 。

〔这里宁静悠远，空气纯净，隐约可听到几声牛铃声。 树叶轻微微落地，草茎在柔风中活泼地摇曳，山中充， 满了生趣。粟秉山静静地伫立着，仿佛整个身心都 融入了山中。西斜的阳光涂抹在他身上，只见两鬓

银丝闪亮，瘦削的面庞刀劈斧凿般地富有力量。他 平缓地移动目光，隔着岁月，在寻找和辨认着旧日的 痕 迹 。

〔孟佩生提着藤篮，刚刚爬上山坡，略微有点喘息。 〔传来孩子的笑闹声和汽车喇叭声。

**孟佩生** 进进又在按车喇叭。(对内)进进，别调皮!小刘，你 别迁就他。

粟秉山 ( 感慨话当年)就是这里，当年是一座祠堂。开始是 办夜校，七哥给我们上课，宣传革命，后来成立赤卫 队，和全县的农民一起打县城，声势大得很哪!

**孟佩生** 怎么连一块砖、一片瓦都没留下?

**粟秉山** 祠堂外面有一个大石破，七嫂总是坐在那上面给我 们放哨。

孟佩生 大石敬也没有了。(选了一块地方坐下，由藤篮中拿 出文件夹)你再说说，(作记录)祠堂……办夜校 …… 成立赤卫军还是赤卫队?

**粟秉山** 赤卫队，一共七十九人，我是副队长。 **孟佩生** 后来呢?

**粟秉山** 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红军。七十九人从这里走出

去，(被自己的话触动，有些沉重地)七十九人，活着 回来的就是我一个。(继续寻找)这里应该有个大石 磁，七嫂在石敬上给我们放过哨。

孟佩生 (沿着自己的思路问)秉山，你参军以后的第一个职 务就是排长吧?

粟秉山 (亦沿着自己的思路自语)那么大个石磁子哪儿去了 呢?

〔持标杆的测量员上。她系着红纱巾，穿着浅色的绒 衣，白鞋，配上红白相间的标杆，显得分外新鲜活泼。

测量员 (向内)老奶奶，您就在车上等着，我们干完就上车。 (跑上山坡)

粟秉山 (看着跑来跑去的测量员)你看见这一带有石磁子 吗?很大的。

测量员 石磁子?什么石磁子?没有。 粟秉山 你们在干什么?

测量员 测量。您呢?

粟秉山 我?看看，我看看。

测量员 (奇怪地看着粟秉山)那个大石磁子是什么时候搁在 这里的?

粟秉山 哦，是五十年前了。

测量员 那您为什么不早些来找?

粟秉山 (微微一怔)为什么不早些来找 ……

孟佩生 秉山，你参军以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排长吧? 粟秉山 … …是的，我应该早些来。

测量员 你为什么没有早些来呢? 粟秉山 那些年，我很忙……

测量员 忙?(嘻嘻地笑)我呀，想干的事无论多忙也抽得出

时间干；不想干的呀，就说忙，推了。

**粟秉山** (辩白地)我写信打听过她的下落…… **测量员** 谁 ?

**粟秉山** 我并没有忘记她…… **测量员** 可你就是没回来。

〔有人呼唤测量员，她应声跑下。

粟秉山 (陷入遐想)白果岭上有一棵很大的白果树，七嫂的 草棚就在那棵树底下。打仗很苦，可是想到七嫂在 那里烧了热汤、热水等我们，心里就有了指望。

〔一个清秀温顺的年轻妇女——七嫂恍惚出现在粟 秉山面前。她在做活儿，两手不停。

粟秉山 她在白果岭上种包谷、红薯、豆子、荞麦，收下的粮食 都给我们吃了。(与遐想中的七嫂谈话)七嫂，你吃 什么呢?那时候我怎么从来没有问过你?你的两只 手从来没闲过，老是不停地做，做。你做了多少双 鞋?我就穿过好多双，布鞋、草鞋……

**孟佩生** 秉山，你参军以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排长吧?我这是 第三遍了!是不是排长?

〔粟秉山遐想中的七嫂消失。

**粟秉山** (突然发火)什么排长不排长，简直像在审查我! **孟佩生** (难能可贵地冷静)你这是干吗?

**粟秉山** ( 自知理亏，转弯)……我回来一趟不容易。 **孟佩生** 我知道。

粟秉山 (又激动起来)你不知道!你不是鸡鸣山人，你没有 这种感情!我过去忙，顾不上回来，可你呢?你从来

也不提醒我，你要提醒我，我是会回来的! **孟佩生** 你讲不讲道理?这怎么能怪我?

**粟秉山** (蛮横地)你有责任!

**孟佩生** (气恼)不讲道理!你这种个性的人，别人能左右得 了?

**粟秉山** 怎么左右不了?女人左右丈夫的办法多了，在战场 上无敌的勇士在家怕老婆。

孟佩生 你什么时候怕过我?哪 一 件事上依过我?那年人家 找你调查七哥，你可以通过他们打听到七嫂的下落，

可你没去问。这也是我的责任? 〔粟秉山一听此话语塞气短。

孟佩生 (愈想愈委屈)你这个脾气呀，难怪泉泉跟你闹。二 十多年，也就是我了，换个人都没法跟你过下去。 (擦泪)什么都要依着你，我本来有自己的工作，有自 己的事业，跟了你，就是个夫人。我的工作就得围着 你 转 。

**粟秉山** 你要不满意我，还可以离婚嘛!

**孟佩生** 亏你说得出口，现在离婚人家不笑话?

**粟秉山** 当初你可是自愿的。

**孟佩生** 什么自愿?你先瞄准了，让政委找我谈话。同意得 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粟秉山** 别不承认，你当时心里可愿意了。我那会儿，论打 仗，论相貌，哪样不出众?你也早把我瞄准了。

**孟佩生** 去去去。(脸虽还绷着，但已缓和多了)

〔测量员走上。幕后喊声：“往左边，再走几步，过

来!”测量员移动标杆。 **测量员** 对不起，请让让。

〔粟秉山、孟佩生让地方。 **粟秉山** 这里要修什么?

测量员 修路。

粟秉山 这不是有条路吗?

测量员 这算什么路?我们要修一条跨省的甲级公路。 粟秉山 公路要从这里过?

测量员 哎，这个山包整个要推平。 粟秉山 要推平?

测量员 您看，路从那个山冲拉出来，截掉左边的大弯道，从 这里过去。

粟秉山 左边的那个大弯道是值得纪念的地方。我们在那里 打过一仗，牺牲了不少同志，可就是那一仗打开了局 面。那里应该立个牌子，让后人知道。还有这里，也 应该立个牌子。

测量员 (好笑)要是到处都立上牌子，我们的公路就没法修 了 。

粟秉山 可也不能轰隆隆就把它都推平了呀! 测量员 不推平怎么修路呀?

粟秉山 小鬼呀，这个山上的草木、石头，在我眼睛里都是活

的呀。

〔老太婆提着塑料水壶上。她七十多岁，有些瘦弱。 老太婆 (对测量员)姑娘，口渴了吧?在太阳底下跑了半天。

测量员 老奶奶，您还把水送来干吗?我们已经干完了，这就 上车。(对粟秉山、孟佩生)我们队住在他们垮子里，

老奶奶没坐过汽车，我们带她来转转。 粟秉山 老人家，你好哇?

老太婆 好，没死，还能干活，就是好。 粟秉山 我也是山里人哪。

老太婆 (打量，不信)你逗我玩。你当我看不出，你是官家

人，富贵。

〔远处有人唤。

**测量员** 走吧，要开车了。(对粟秉山、孟佩生)再见。 **老太婆** (问测量员)他真是我们山里人?

**测量员** 谁知道。(扶着老太婆下)

**粟秉山** 我是官家人?这是什么意思?

**孟佩生** 七嫂要是活着，差不多也是这么大年纪了吧?

**粟秉山** 我是鸡鸣山粟家老屋人，七嫂是知道的。她那时候 是个没“上头”的小媳妇，我在水塘边放牛，时常看到 她在那里洗衣裳 ……

〔村边水塘旁。

〔垂着长辫的七嫂在水塘边洗濯，用棒槌捶打着衣 裳 。

粟秉山 她是童养媳，七哥在武昌念书，她在家里像丫头一样 地干活儿。那年夏天，七哥回来了 ……

〔“秉山!秉山!”随着喊声七哥上。他二十上下，很 英俊，戴着眼镜，穿着白色学生装，一手提着藤衣箱， 一手提着个长盒子。

〔十六七岁的粟秉山上。 七哥(很热情地)秉山，你好! 粟秉山 (回头喊)花子!

〔与粟秉山年龄相仿的花子上。 **粟秉山** 七相公回来了。

〔粟秉山和花子拘谨地看着七哥。

七 哥 学堂放假了，我回来住些时候。晚上咱们一起玩玩， 在白果树底下，好不好?

〔粟秉山和花子笑笑，不置可否。

七 哥 老四、秉传他们都去，有十来个人呢。

花 子 (问粟秉山)去不去? 粟秉山 (问花子)你去不去?

七 哥 我带回来一样东西。(放下衣箱，打开盒子)

〔粟秉山和花子好奇地凑过去。 花 子 这是什么?

七 哥 这是洋喇叭。(取出一只小号，递给粟秉山)你吹，使

 劲 。

〔粟秉山使劲吹，小号猛地响了，把他吓了一跳。

七 哥 我给你们吹个歌儿。(显然也是初学乍练，鼓腮胀气 吹得很吃力，勉强可以听出那旋律是《国民革命歌》)

〔粟秉山和花子颇感兴趣。 **粟秉山** 我再吹吹。

**花** **子** 你已经吹过了，给我。

七 哥 你们拿去玩玩吧，晚上带给我。 **粟秉山** 七相公，武昌城热闹吧?

花 子 我日后发了财，头一桩事就是逛武昌城。 粟秉山 别做梦了。

七 哥 要想发财，有办法。 花 子 什么办法?

七 哥 有人欠了你们的钱，你们找他要去!

粟秉山 有人欠了我们的钱?我家欠好几家人的钱，没听说 过谁欠我们的钱。

七 哥 怎么不欠?地主，你们的东家，还有我爹，都欠了你

们的钱。

**粟秉山** ( 对花子)七相公像是中了邪。 **花** **子**一打皮寒发烧，说胡话。

〔粟秉山和花子与七哥拉开距离。 七 哥 我给你们算个账，好吧?

粟秉山 算吧，你别过来。(保持距离)

七 哥 你们想，在田畈里出力干活的是谁?粮食是谁种出

来的?是农民还是地主东家? 粟秉山 是农民，我们。

七 哥 那么,你们种的粮食，他们凭什么拿去? 粟秉山 田地是他们的呀!

七 哥 不，天下的田地是天下人的。 花 子 我们没有田，你家有田。

粟秉山 我们种你家的田，就要给你家交租子。

七 哥 好，就算是这样吧。种田交租，一亩田值好多钱?种 田人祖祖辈辈、年复一年交的租子，加起来又值好多 钱?

**粟秉山** (似有所悟)噢，对呀!(再一想，又糊涂了)不，不对。 七 哥 (热切地)秉山，花子，在武昌我找到了一个新信仰。

中国社会如今已经到了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工农大 众受了千余年的剥削压迫，在黑暗中挣扎，在黑暗中 昏睡。如今光明来了，我们要睁开眼，站起来，我们 青年应该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明白了?

粟秉山 还是……不，花子，你呢? 花 子 我……跟你一样。

七 哥 (一挥手)简而言之吧，你们的日子苦不苦?

**粟秉山**

花 子 七 哥 粟秉山 花 子 七 哥

七 哥 花 子

七 哥 粟秉山 花 子 七 哥 粟秉山 花 子

花 子

粟秉山

苦。

你们想不想过好日子? 想。

好，那就听我的。

〔七嫂悄悄来到七哥身后。

〔七哥从粟秉山和花子的目光中感觉到背后有人，回 头，见是七嫂，神采飞扬的脸上顿时没有了表情。

〔七嫂提起七哥的衣箱。

(冷淡地)你放下，我自己会拿。

〔七嫂顺从地放下衣箱，回到塘边。

七相公，人家都说，你家准备给你和她圆房办喜事 了——

(打断)噢，刚才跟你们说的话别忘了。 哎。

晚上，白果树底下。 哎。

〔七哥提衣箱，下。

(举起小号，调皮地)七娘子!(做吹喇叭状)呜里哇 呜里哇——

〔跪在塘边的七嫂置若罔闻。 〔花子、粟秉山下。

〔七嫂一下一下用棒槌捶打着衣裳。

(继续对孟佩生讲)他们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七

哥在城里念书的时候，有过一个要好的女学生，后来 七哥回乡搞农民运动，就分手了。这件事七哥也许 没有告诉七嫂，他很少跟七嫂说话，用现在的话说， 叫没有共同语言。后来，暴动失败了……

〔 山 中 ，

〔七哥气喘吁吁地上。他鼻梁上的眼镜没了，脱去了 学生上装，制服裤子已黑白莫辨。

七哥花子，秉山!

〔粟秉山与花子先后上。他们都刚刚进行了剧烈的 奔跑，加上多日餐风宿露，已疲惫憔悴，衣履不整。

七 哥 怎么样?没伤着吧? 粟秉山 没有。

七 哥 花子，花子!

花 子 (惊魂未定)我还活着吗?

七 哥 活着，这是你的脑袋，这是你的手，你的脚。 **粟秉山** 七哥，把你的枪借给我用，好不?

七 哥 你要干什么?

**粟秉山** 我想，咱们就你这一把枪，你眼睛不好，打不准，我眼 睛好……

七 哥 (听懂了，不好意思地)刚才碰上敌人，没来得及戴眼 镜。(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发现已碎)唉!

花 子 还是在武昌城买的吧?

七哥(抽出腰间的短枪，恋恋不舍，但还是递到粟秉山手 中)扣扳机要用力，这里有点毛病。

粟秉山 哎，七哥，枪在我手上，我还是听你的。

七 哥 这里也有点毛病，瞄准的时候，要偏右一点。

**粟秉山** **花** **子** **粟秉山**

**粟秉山**

花 子

七 哥

**粟秉山**

**七** **哥** **粟秉山**

七 哥

**粟秉山**

七 哥 花 子

**粟秉山**

七 哥

粟秉山 花 子 七 哥

我一定要用它去缴一枝枪。

缴两枝，还有我呢。 行 !

〔花子忽然解下枪把上的红布。 干什么?

(拾了一块木头包进红布中，然后将它插进衣襟)壮

壮胆也是好的。 该走了。

上哪儿?

〔三人面面相觑。

你们上鸡鸣山去，我下山去弄点吃的。 我们三人不能再失散了，要下一起下。

万一出事呢?活一个是一个。 那你留在这儿，我下去。

(笑了起来)你怎么了?我是去弄吃的，不是去送死。 七哥，你当心，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

有人!

〔三人迅速隐蔽。

〔已经盘了头的七嫂拎着包袱悄悄上。察觉了动静， 她非常紧张。七哥走出。看见面前的亲人，七嫂一

时说不出话来，怔了少顷，无力地坐到石头上。 你怎么到山上来了?

〔粟秉山，花子出。 七嫂。

你是……找我来的?

〔七嫂无声地淌下了泪。

**粟秉山** 垮子里还有人吗?

〔七嫂摇头，忍住呜咽，从包袱中拿出干粮。七哥等 三人在沉重的气氛中默默地吃着。七嫂又取出一双 鞋，递给七哥。七哥把鞋扔给粟秉山。粟秉山正要 换上，被花子拉住。

**花** **子** 人家是给七哥做的。

**粟秉山** (将鞋又扔给七哥)我的鞋还能穿。

〔七嫂拾起鞋送到粟秉山手中。粟秉山只有无言的 感激，接过鞋换上。

七 哥 (拉七嫂走到一边)家里的房子都被烧了? 〔七嫂垂下头。

七哥(仔细地斟酌词句)你……从小就到我们家，过的是 下人的生活，吃了苦。成亲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很少。现在和以后，我都不能照顾你，你回娘家去 吧。(迟疑少顷)不要守着我了，另找个男人，好好过 日子……你走吧。

七 嫂 (仿佛没听见后面那几句话，抬起头，目光那么柔和) 我在鸡笼坳搭了一间草棚。我想，鸟有窝，牛有栏， 你们总得有个歇脚的地方。我还要开一点儿地，种 点儿包谷、红薯。以后，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七 哥 我是有家不能回的。 七 嫂 我等你。

七 哥 ……以前，我待你不好。 七 嫂 (执拗地)我等你。

〔七哥仿佛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七嫂在丈夫 的注视下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招待所内。

〔小分头东张西望地上，似乎还在找人。他看见了正 在收拾东西的粟泉，没有兴趣停留，又找。金海南捧

着一些刚购来的物品上，正与小分头撞了个满怀。 **金海南** 哟，眼睛看着点儿!

**小分头** 对不起，我找我爷爷的老战友。 **金海南** (对粟泉)嘿，东西都买来了! **粟** **泉** 谢谢。

〔小分头继续寻找，似乎不抱太大的希望，但又不想 离 开 。

**金海南** 按你的单子买的。(将东西一一摆出)香烟一条，“前 门 ” 的 。

**粟** **泉** 行，这和酒是给秦大爹的。 **金海南** … … 两包洗衣粉。

**粟** **泉** 这给金菊。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老用洗衣粉洗衣 裳，金菊看了，说洗衣粉真好。鞋呢?

**金海南** 买啦。 一 双39码的， 一双35码的。(拿出两双球

鞋)怎么样? **粟** **泉** 行 。

**金海南** 还有一样是你没交代的。 **粟** **泉** 什么?

**金海南** (取出一件鲜艳的花衣裳)怎么样?给那个小姑娘。

粟 泉 不错，太好了!真不错!我在那儿的时候，她还没穿 过的确良的衣裳呢。

**金海南** 欸，你家老头子怎么把你弄到这儿插队?你们老家 不是没有人了吗?

粟 泉 他那时候正倒霉，怕我闯祸给他添麻烦。我过去是

个无法无天的人，到这个山里可好，想闯祸都生不出 事来。

**金海南** 成天干什么呢?

**粟** **泉** 干活儿。除了干活儿，就是吃饭睡觉。

**小分头** 除了干活儿就是吃饭睡觉，再待下去会把人憋死。

〔粟泉、金海南发现小分头。 **金海南**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呢?

**小分头** (没好气地)干什么?搞破坏!要是被抓起来，关到 大地方的监狱里，倒也可以开开眼。

**粟** **泉** 你是哪里的? **小分头** 山里的。

**粟** **泉** 哪个山?(流利地数出一串山名)南山?秀才山?靴 子岭?三斗峰? …

〔小分头诧异地看着粟泉。 **金海南** 他在这儿当过知青。

**小分头** (顿时亲热)啊  你是知识青年哪!哪里的? 粟 泉 青峰的。

小分头 啊，青峰的，离我们望山三十多里。我们那儿也有知 识青年，我跟他们玩得不错。(叹了口气，黯然神伤) 后来，一个个都走了。开始，他们还说“立下愚公移 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后来新天没换上去，就走 啦。(看看粟泉)不过他们都挺好，修大寨田，饭没吃 饱，苦吃饱了。

**粟** **泉** 我干过那个活儿，垒石头，手上都是血口子。 小分头 可你们知青还有指望，还可以回城。

粟 泉 (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到这里干什么? 小分头 找我爷爷的老战友。

**粟** **泉** 他叫什么名字?我请人帮你查查，待会儿纪念馆的

游馆长要来。

**小分头** 那个馆长要来? 粟 泉 对，可以问问他。

小分头 (不安)对，可以问问。不过，现在我还有点事儿，我 待会儿再来。(匆匆下)

**粟** **泉** 喂，你爷爷的战友叫什么名字?

**金海南** 你真的帮他打听?我看他不对头。

**粟** **泉** 他无非是想找个关系出去。山里是很寂寞的，那时 候我惟一的寄托就是看书，写信给姐姐。凡是她搜 罗到的书，都寄来了 … …

〔一个小姑娘的声音：“你在看什么?”粟泉的声音： “看书。你看什么?”小姑娘的声音：“我看你看书。”

〔 山 中 。

〔金菊走来静静地站着，明亮的眼睛好奇地睁得大大 的。她十三四岁，那么稚嫩，像刚出壳的小雏，破旧 的衣衫都遮掩不住她的美。

粟 泉 你看什么? 金 菊 我看你看书。

粟 泉 这有什么好看的? 金 菊 你总是看书?

粟 泉 不看书，干什么呢? 金 菊 睡觉呀，点着灯费油。 粟 泉 你想看书吗?

金 菊 我不识字。

粟 泉 怎么不上学?

**金** **菊** 女孩子不上学。 **粟** **泉** 想上学吗?

**金** **菊** 想 。

**粟** **泉** 那就跟家里说嘛。

金 菊 这里是我婆家，我是媳妇。

粟 泉(惊诧地)你是什么?媳——妇?那你的那个……那 个呢?

金 菊 爹妈说，把我抱来，他们就能生儿子。 粟 泉 噢那……儿子呢?

金 菊 没生出来，妈就病了，后来爹也病了，他们就没有了 就剩我和爷爷。

粟 泉 你娘家呢?

金 菊 我娘家好远、好远。

粟 泉 想家吗? 金 菊 不想。

粟 泉 (在小本子上写了两个字)你看，这是你的名字，金 ——菊。

**金** **菊** (高兴地用手指点着字念)金- 菊。

〔秦大爹提着木桶上。他年近六十，很结实。 **秦大爹** 金菊，快去把箱子里的衣裳拿来。

**金** **菊** 哎。(跑下)

**秦大爹** (骄傲地)学校请我去讲革命。 〔金菊捧着衣服上。

**金** **菊** 爷爷是赤化队。

**秦大爹** (换衣服，边穿边说)……搞农会，搞赤化，天天像赶

庙会，热闹得很。土豪劣绅的东西分了，长工、丫头、 佣人都解放出来了，我们乡主席说：“你要老婆不?

去领一个。”我就领了 一个—— **金** **菊** (递帽子)帽子。

〔秦大爹用手撑撑压瘪了的制服帽，庄严地戴上。 **粟** **泉** 秦大爹，您真神气。

**秦大爹** (突然不好意思地)这样行不? **粟** **泉** 行!您快去吧。

**金** **菊** 爷爷，带我去玩玩吧?

**秦大爹** (正色地)这是去讲革命，不是去玩。 **金** **菊** 我还没到外面去过呢。

**秦大爹** (把木桶提到金菊面前)把猪喂了。(下)

〔金菊怅然地看着秦大爹的背影。

粟 泉 金菊，等哪天有空儿，我带你到县城去玩。 金 菊 (几乎要跳起来)真的?

粟 泉 当然真的。 金 菊 不骗人?

粟 泉 不骗人。

金 菊 (兴奋地喊起来)我要到县城去玩喽!我要到县城去 玩喽!

〔 回 声 。

金 菊 (抑制不住兴奋，活泼地跑到高处，向着群山放声呼 喊 ) 啊 — — 啊 —

〔回声仿佛是古老的群山对年轻人的应答。 金 菊 (更响亮地)啊——啊——

〔声波犹若海浪拍打着山峦，激起飞向天际的迭响。

〔招待所里。

**金海南** 山里人很纯朴，山里景色也美。

**粟** **泉** 要是叫你待在这里呢? **金海南** 玩玩可以，长了可不行。

**粟** **泉** 我可是待了整整三年 *千零九十五天!*

**金海南** (不以为然，坦率地)这有什么可夸耀的?人家从小 就待在这儿， 一辈子待在这儿，你还能苦得过他们? 〔粟泉被噎住。

〔游馆长抱着一摞材料上。

**游馆长** 请问，粟泉同志在吗?粟老的儿子? **粟** **泉** 有事吗?

**游馆长** 我姓游。

**粟** **泉** 啊，游馆长，我妈进山之前给我留了条子，说托您给 查七嫂的线索。

**游馆长** 对对，你看，刚刚弄到一批材料。(脚下一绊，材料散 了一地)嘿!

〔三个人弯腰拾材料。

游馆长 这是从光荣院弄来的。(一份份地清点)张三嫂，李 四嫂，王五嫂，嘿，都和七嫂一样的身世，鸡鸣山这样 的妇女多啦!你敲开一户户的门问问，哪家没有为 革命死过人?哪个垮子里没有孤儿寡妇?多啦!看

*吧……*

〔宛若是金鸡的羽翼怀抱着的小山冲，山冲里有一座 茅草顶农舍。

〔粟秉山牵着进进沿着蜿蜒的小道走来。 一个与进 进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在打量着这两个陌生的城里

*人。*

粟秉山 小姑娘，这里是斗笠冲吗?

〔小姑娘不语。

**粟秉山** 你家里有大人吗!

〔小姑娘仍不语。

**粟秉山** 有个叫花子的老爷爷是不是住这儿?

〔小姑娘转身向屋后跑去。不一会儿，花子上。他拿 着小铲和挖出的莱，小姑娘跟在他身后。花子看见 粟秉山，便放慢了脚步。

〔粟秉山也在端详对方。 〔花子妻由农舍内出。

**花子妻** 花子，花子，你挖的菜呢?(发现粟秉山，扯扯花子的 衣襟)这是哪个?

花 子 (悄声地)是个大干部!

粟秉山 花子，我的变化未必就那么大?

花 子 啊 … …(指着粟秉山，张着嘴，就是说不出话来) 粟秉山 (大喝)花子!到白果树下面去!

花 子 (连连点头，跟着说)去!到白果树下去! 粟秉山 七哥从武昌城回来了!

花 子 回来了!

粟秉山 打县城你去不去? 花 子 去!和你一起去!

粟秉山 和我一起去，我是谁?

花 子 (脱口而出)你是秉山哪!

粟秉山 花子! 花 子 秉山!

〔粟秉山急上前拉住花子的手。两个人激动得不知 说什么好。

花子妻 (对花子)还不请客人坐?

花 子 (激动得语无伦次)你来看我呀?是你呀?

**粟秉山** 我还以为你不在了呢! **花子妻** 请坐吧。

〔粟秉山执着花子的手，坐下。 〔小姑娘和进进互相看着。

进 进 那是老黄牛吗? 小姑娘 是大水牛。

〔两个人继续对视。

小姑娘 想看黄鼠狼吗?那儿有黄鼠狼打的洞。 进 进 黄鼠狼是狼吗?

小姑娘 它就叫黄鼠狼。

进 进 有没有白骨精厉害? 小姑娘 我们这里没有白骨精。

进 进 我们那里有。还有孙悟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呀。

大水牛来了! 小姑娘 你骑大水牛吗?

进 进 骑 。 小姑娘 走 。

进 进 (忽又畏缩)它是牛魔王变的吧? 小姑娘 不是，是老牛生的，走。

〔进进和小姑娘跑下。

〔粟秉山与花子促膝对坐。粟秉山拿出烟递给花子， 为他点火。

花 子 你也抽……抽啊。(让烟) 粟秉山 (拦住)我不行，医生不让。

花 子 (关切地)怎么?哪儿不合适啊? 粟秉山 上了年纪，多多少少总有点毛病。

**花** **子** 你要当心自己，啊?

**粟秉山** 哎，身体差了，睡觉就好做梦。你猜我梦见过谁? 花 子 谁 ?

粟秉山 七嫂。 花 子 七嫂?

**花子妻** 花子!花子!

**花** **子** (很不高兴地走近妻子)喊什么喊什么?人家秉山在 这 里 。

**花子妻** 家里一点菜都没有，总得割点肉、买几块豆腐吧? **花** **子**那 你快去呀!

**花子妻** 钱呢?

**花** **子** (掏钱)看看够不够，不够先找人借几个，还有酒。 **花子妻** 我去拿瓶子。

**花** **子** (阻拦)哎哎，买整瓶的酒。秉山如今是什么人?零

打的酒你拿得出手?快去! **花子妻** 我去了。

**粟秉山** 花子!弟妹!

花 子 秉山，你……不坐……

〔菜秉山由花子妻手中拿过竹篮和几张皱巴巴的零

碎票子，心情很沉重。 花 子 让你见笑了，秉山。

花子妻 (尽力显得快活地)家里这几天不太宽，要是你年底

下来，栏里那头猪就可以杀了。 花 子 年底下，还有鱼、鸡蛋、豆腐。 **花子妻** 糍粑多得用箩筐装。

花 子 菜多得桌子上都摆不下，不够吃 — 花子妻 (赶紧纠正)什么“不够吃”,吃不完。

花 子 对，吃不完，吃不完。

〔粟秉山点头，但情绪并不轻松。 花 子 秉山，你去坐，去坐。

粟秉山 弟妹 ……

花 子 她会办的。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行不?

〔粟秉山又随花子坐下。 花 子 刚才说到哪儿了?

粟秉山 说到七嫂，我想找她呢。 花 子 她怕是不在了。

**粟秉山** 你听到过她的消息?

花 子 我碰到过她，那是离开你们以后的事。那会儿我不 敢在家里待，躲在外面烧窑。有一天，下着麻粉雨， 一个要饭的女人走到窑跟前 ……

〔细雨霏霏，村头孤窑。 〔七嫂背着孩子上。

七 嫂 好心人，求你给孩子一口米汤 …… 花 子 七嫂?

七 嫂 花 子 ? 花 子 你 … …

七 嫂 你怎么在这儿?

花 子 (回避地)你吃吧。(递上菜粑) 七 嫂 (边喂孩子边问)他们呢?

花子(摇头)我也……不知道。你吃，我去看看火。(抱柴 禾下)

〔七嫂疲倦地闭上眼睛，火光映红了她憔悴的面庞。

〔花子屋前。

〔粟秉山沉重地听着花子的讲述。

花 子 惨哪，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了爹，可她还不知道。那 孩子当时也拖病了，要哭都没有声。…不一会儿，她 又要走。她能上哪儿啊?一个妇道人家，山里还在 杀“匪属” ……

〔七嫂仿佛被什么惊醒，她睁开眼睛，有些惊恐地四

顾，少顷定神，吃力地站起来。 花 子 你……就走?

七 嫂 ……(感激地看了看花子，转身走) 〔花子鼓足勇气追上去，拦住七嫂。

七 嫂 ( 抬 头 ) 什 么 ?

花 子 (嗫嚅地)孩子会生病的……我……你不嫌弃，就留 下来。我烧窑，我有力气，咱们一起过，孩子不会饿 着。

〔七嫂平静地听花子说完，温柔而坚定地摇了摇头。 花 子 我们可以盖一间房子……

七 嫂 七哥还没有死。

花 子 不，七哥他，他恐怕……

七嫂(受了沉重的一击，然而挺住了，忍住泪，对花子也是 对自己)我要找，活着我要找个人，死了我要找个坟。

花 子 … …我不该说这些话，你别见怪。 七 嫂 你不找他们了?

〔花子羞赧地低头，待他再抬头时，七嫂已经走了。 〔荒凉的乡野小路上，一个瘦弱的女人踽踽独行。

〔花子屋前。

〔粟秉山垂着头。

粟秉山 (不看花子，问)七哥是怎么死的，你没跟她说? 花 子 没有，我开不了口。

粟秉山 她一直惦着这事，前几年还找过我。 花 子 谁?七嫂?

**粟秉山** 也许是她儿子，我没见到她。 花 子 (怀疑地)她还活着?

**粟秉山** 她要我证明七哥是为革命牺牲的。 **花** **子** 你怎么说的?

**粟秉山** (支吾地)所以我这次要找到她，要解释一下，我当时 在受审查……

〔花子妻端着酒和菜上。

**花子妻** (很难为情地)对不住呀，坛子里抓的腌菜，自家酿的 黄酒，不像样子……

**粟秉山** 弟妹，跟我还说见外的话!

花 子 (对四周)都出来吧! 〔花子的儿孙们走出。

花 子 来，见见你们的秉山伯伯、秉山爷爷、秉山太爷爷! 〔儿孙们各依辈分恭恭敬敬地鞠躬，向粟秉山打招 呼 。

粟秉山 (激动得眼角溢出了老泪)哎，好!好!好!啊，这是 多少年了?咱俩一块儿放牛的时候，还穿着开裆裤； 跟着七哥干的时候，断奶才几天?一晃眼，都当太爷 爷了!

花 子 咱们都还活着! **粟秉山** 活着。

花 子 还见了面!

**粟秉山** 见了面!

**花** **子** 该不该喝一杯呀? **粟秉山** 该!来!(举杯)

**花** **子** 可是秉山，我心里难过。兄弟也没有咱俩亲吧?可 你看，一辈子都要过完了，我才接你喝这一次酒。这 叫什么酒，这是什么莱?当着儿孙的面，我没脸，我 这做长辈的拿这些待客。秉山，你就将就着……喝 吧。(举杯)

**粟秉山** (放下了杯子)花子，这些年，乡亲们一定骂我了，七 嫂要是活着，也会骂我的。

花 子 骂你?不，不，哪能呢?我们粟家老屋出去的人就数 你衔职高，这个斗笠冲，顶大的才是个厅长，哪能跟 你比。

**粟秉山** 这些年，我在外面干得不好。

**花** **子** (对妻子)秉山比我们这里的小干部还谦虚些。 **粟秉山** 花子，我说的是真话。

花 子 (认真地看了看粟秉山的神情，想了想，安慰地)如今 的事是比往日难搞，往日七哥手一挥，“跟我来”,大 家都来了。如今的人哪，心里头好复杂。不怪你们， 不怪你们。来，喝。

**粟秉山** (夺下花子的酒杯)花子，你跟我说真话!你未必也 把我当官家人了?

**花** **子** (定定地看着粟秉山，少顷，严肃地)说真话? **粟秉山** 说真话!

花 子 好，你听着!我是个什么人，你粟秉山最清楚。我这 一家大大小小，和我一样，没多大出息，也不害人。 我们出力气，凭双手，只图有一碗好饭吃。可是这些

年，田越种越贫，山越来越荒，老百姓不是没吃苦，不 是没流汗，可那碗饭就是到不了口!粟秉山，我为你 担心哪，我怕再打起仗来，你的队伍没处躲，没人给 你送饭哪!

**粟秉山** (好一会儿才发出声音)花子，(发颤地端起酒杯)来! 我敬你这杯酒。

**花** **子** (慌乱地)这乱了礼兴，乱了礼兴，应该我敬你! **粟秉山** 不，我敬你，我要谢谢你。来。

〔二人举杯，正欲饮，小徐领着孟佩生上。

小 徐 花子爹。

花 子 小徐呀，这是……

小 徐 这是粟秉山同志的爱人——

**孟佩生** 秉山说到过你，他说你们小时候常在一起摸泥鳅。

**花** **子** 我不成，秉山他是做大事的人。

**孟佩生** (看到粟秉山手中的酒杯)你喝酒了?(夺下酒杯)哎 呀，你呀，医生说了不行不行，你怎么—

**粟秉山** 我怎么了?一点小自由都不给我!

**孟佩生** 公社说好了派人陪你来，你就是这么等不得，先溜 了，还喝酒，出了事怎么办?

**粟秉山** 出什么事?我是这里的人，能出什么事? **花** **子** (劝解)怪我，我不知道秉山不能喝酒。

**孟佩生** 不怪你。花子，他犟得很。 **花子妻** 花子，快请客人坐。

**花** **子** (对儿孙们)哦，你们也来见见婶婶、奶奶、太奶奶。 〔儿孙们依次喊。

**孟佩生** (张皇失措，不知怎么还礼)好，行了，行了。 **花** **子** 没有好招待，粗茶淡饭。

小 徐 孟同志，公社的饭菜都准备好了，几位公社领导恐怕

已经到了。 **孟佩生** 秉山 … …

〔粟秉山不表态。

〔进进与小姑娘欢欢喜喜地上，两个人的身上、脸上 都糊着泥巴。

**孟佩生** 哎呀，你这是怎么弄的? **进** **进** 我骑大水牛了。

**孟佩生** 哎呀，鞋都湿透了! 〔汽车喇叭声。

**孟佩生** 秉山，公社那边儿等着呢。 **小** **徐** 孟同志 ……

**孟佩生** 给他们吧。(对粟秉山)估计你是到斗笠冲来了，路 过供销社我进去了一下。

〔小徐从提包中拿出点心、糖果、香烟之类的东西。 小 徐 花子爹，这是孟同志买的。

**孟佩生** 来得匆忙，没有准备。 **花** **子** 这……这……不 ……

**花子妻** 没有好招待，空坐一场，还要你们花钱。 **孟佩生** (对粟秉山)走吧。

〔粟秉山把孟佩生推开。众人注视着粟秉山。他端

起酒杯，走到花子跟前，递上，然后自己也端起杯子。 **孟佩生** 秉山!

**花** **子** 秉山，你……(欲放杯)

**粟秉山** (喝住)花子!你听着，就是明天要闭眼，今天这杯酒 我也要喝!花子!你告诉乡亲们，我粟秉山不是官 家人，鸡鸣山养大了我，我不敢忘恩负义!(一饮而

尽，下)

**孟佩生** 再见了!(与进进、小徐随下)

**花** **子** (望着粟秉山去的方向，感慨地)唉，他也老了! **花子妻** 哎，他是多大的官儿?

**花** **子** 总是个部长、司令吧。 **花子妻** 部长、司令有多大?

**花** **子** 说了你也不懂。

**花子妻** 往日你和他在一起?

**花** **子** 在一起。那会儿在家抓甲鱼摸泥鳅，他的手脚总不 及我快，不信你叫他自己说。不是吹，七哥那时候蛮 看得起我，要是不脱离，我不会比他差。

**花子妻** 那你为什么要脱离呢? 〔花子张口结舌。

**花子妻** 要是不脱离，我们这一家如今还不是有小汽车坐。

**花** **子** 我要不脱离，也不会讨你做老婆。打就的磨盘生就

的命，你还想升天?嘿，七十二行，哪一行也不如种 田稳当!那“四人帮”一来，哦喝，当官的、当老师的、 当学生的统统被赶到乡下来了，只有种田的赶不走， 已经贴着泥巴了，还能赶到哪里去?(见自己的一番 话把妻子镇住了，很得意)人哪，要知足，猫捉老鼠狗 看门，各守本分!(一口烟吸进去，吐出几句很中肯 的自我评价)我这人哪，就是胆子小了点儿，我怕看 杀人，怕见血!

〔夜。

〔山里的夜特别静，特别深。孟佩生坐在床上捧着文 件夹，又在看那份稿子。粟秉山辗转难眠。

孟佩生 是那杯酒喝的吧?要不要吃两片药? 粟秉山 (突然地)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孟佩生** (迁就地)好好，关灯，关灯。这篇稿子你也得抽空儿 看看，文笔倒还可以，就是材料不够丰富，比如你当 便衣队长的时候三次历险，很有戏剧性，应该补充进 去；还有——

粟秉山 (烦躁地打断)睡觉吧。

〔孟佩生叹了口气，躺下，关了灯。

〔黑暗笼罩了这一对年老的夫妻，四周更静了。粟秉 山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历史仿佛被一只巨手推到了 他的眼前 ……

〔 山 中 。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声枪响，空气被冷冷地划破。 〔粟秉山持枪押着双手被绑的七哥上。粟秉山警惕

地向四周看看，迅速地走近七哥为他松绑。 七 哥 秉山，让他们发现了会给你添麻烦。

粟秉山 就松一会儿。(扶七哥在石头旁坐下)七哥，为什么

他们说你是“第三党”? 七 哥 我不知道。

粟秉山 都说“第三党”是反革命组织，它好像是从地底下冒 出来的，忽然这里也是，那里也是。你不是天天带着 我们行军打仗吗?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呢?

七 哥 (毫不在意地笑起来)他们这是胡闹，早晚会放了我

的 。

**粟秉山** (疑虑地)不一定。昨天，警卫排的副排长就被枪决 了，他也是“第三党”……

七 哥 (脸上掠过阴影，但立即强打精神)不，我相信组织。 (有意岔开话题)哦，你七嫂这些日子就要生了。

粟秉山 (也努力排遣心中的忧虑)是啊，要生了。 七 哥 也许已经生了。

粟秉山 对，也许。(停顿)哦，七哥，你想要男孩还是要女孩?

七 哥 都想要。孩子长大了，我一定要把他送到武昌去念 书。

粟秉山 你都这样了，还想念书。

七哥念书好哇!乱世用武，治世用文，你知道他们长大了 中国是什么样?也许像苏俄，工农兵做了主人他们 要治理国家。(陶醉地)念了书，上以观天文，下以察 地理：地为球体，环日而行……

〔枪声。花子惊慌地跑上。 **粟秉山** 是敌人?

**花** **子** 是……哦，不是。 **粟秉山** 你怎么啦?

花 子 政委叫你去。 〔粟秉山下。

〔枪声渐渐密集。七哥爬到高处观察。 七 哥 是 敌 人 !

花 子 七哥!(把七哥拉下来)危险!

七 哥 花子，把你的枪给我，就打一枪，我瞄得准。 花 子 不，我不敢犯错误。

七 哥 ( 颓丧地叹了口气)唉! 花 子 七哥，我真怕呀!

七 哥 怕什么?

花 子 刚才两个同志，两个“第三党”,被他们……我不敢

看。他们说，敌人来了，这些“第三党”会从背后开黑 枪的，可我还是不敢看。

〔枪声还在响着。

〔粟秉山步履迟缓地上。花子和七哥询问地看着他。 他张不开口。稍顷，七哥拾起地上的绳子，递给粟秉

山，让他绑住自己。粟秉山不动。 七 哥 捆上吧，敌人来了，要转移。

粟秉山 (控制住心中的颤粟)是要转移……是我们，我们转 移 ……

〔七哥与花子一愣。 花 子 我们?什么意思? 粟秉山 我们，我和你。

花 子 那七哥呢?

〔粟秉山不答。

花 子 说呀，我们转移，七哥怎么办? 〔粟秉山仍不答。

〔子弹呼啸而过，三人避到稍稍隐蔽的地方。

花 子 (仍拉着粟秉山)哎呀，敌人要来了，你开口呀!开口 呀!

粟秉山 (发火)你别逼了，别逼我了!(痛苦之极)他们已经 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情愿自己去死，也不愿对七 哥 …… (一下子咬住了嘴唇)

七 哥 (一直在旁边冷静地观察，明白了，走向粟秉山)秉 山，(停顿良久，故作轻松地)看来，我不能亲自送孩 子上武昌念书了。

花子(蓦地明白，吓坏了)秉山，真的要把七哥……不，不 行，你不能!

**粟秉山** (狂喊)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们要我，还有你，要你

和我一块执行这个命令! **花** **子** 我不!不!

**粟秉山** 这是对我、对你的考验! **花** **子** (喊叫起来)不!

〔七哥默默地从花子身上取下枪。粟秉山与花子紧 张地看着他。他检查了一下枪，递给花子。

七 哥 执行吧。

花 子 (像扔掉烫手的红炭似的扔掉枪)不!

〔七哥拾起枪，递给粟秉山。粟秉山吓得连连倒退。

七 哥 秉山，我不怨你，拿着!(把枪塞到粟秉山的手中)幸 亏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然我会想念你们的。 来吧，执行吧。(退后几步，静静地望着粟秉山)

〔粟秉山用巨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举起了枪。

**花** **子** (惨叫)秉山!

〔粟秉山举着枪，像石头似的僵立着。 七 哥 你闭上眼。

粟秉山 (手里的枪啪地掉了，跪倒在地上)七哥……七哥，你 为什么不逃跑，你为什么不逃跑?你应该逃，你现在 逃还来得及。(清醒了，站起来)七哥，现在就逃!

七 哥 F (摇摇头)我是一个地主家的相公，可是从加入共产 党那天起，我就把革命队伍看做自己的家，活着是这 个家里的人，死了是这个家里的魂。我不逃。

**粟秉山** 可是我不能 ……

〔敌人的枪声渐近。

**七** **哥** 那么我自己来。(拾起丢在地上的枪) **粟秉山** (惊惧地)七哥?

七 哥 你就说枪是我从你手里抢过来的。(想起什么)哦， 拜托你去看看七嫂，还有孩子。告诉七嫂，不管是男

孩还是女孩，都叫未来。记住了，未来。 **粟秉山** 未……来。

七 哥 还有，我还想给你留点什么做纪念。(在身上摸)可 惜，只有这个，(摸出那副破眼镜)你眼睛不近视，再 说，这个也坏了。(轻轻地一扔)再见。哦，再也见不

着了。(迎着呼啸的子弹，走到毫无遮拦的高处) **粟秉山** 七哥!

七 哥 (举枪向敌人瞄准)这回我要瞄得准准的!(咬牙切 齿)最后的，最后的 …… (放枪，探身细看，狂笑)哈 哈，打中啦!打中啦!(突然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笑 容僵滞了)

**粟秉山** 七——哥—

〔七哥重重地倒下。

〔粟秉山的房间。

〔粟秉山捂住了脸。

〔 山 中 。

〔粟泉提着包回到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粟** **泉** 秦大爹，秦大爹!金菊!

〔农舍无人。清风习习，小鸟唧喳，远处仿佛有人在 喊“啊-  啊——”像是金菊的声音。

〔小鸡雏般稚嫩的金菊出现了。 金 菊 粟泉哥。

粟 泉 哎，什么事?

**金** **菊** 我要跟你到城里去。

**粟** **泉** 行，等我在工厂上了班，安置好了，就接你和爷爷去 玩 。

**金** **菊** 我要在城里住。

粟 泉 住吧住吧，我不会让你睡马路的。 **金** **菊** 我不回乡下。

**粟** **泉** 你不回来，你爷爷一个人怎么过? **金** **菊** 那我回来看看他，再去。

**粟** **泉** 你去城里干什么呀? **金** **菊** 给你做媳妇呀。

〔粟泉一惊，怔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金菊也笑 起来。

粟 泉 你知道什么是媳妇?

金 菊 知道，媳妇就是做饭、洗衣、带小孩的。我知道城里 人不叫媳妇，叫爱人。

〔粟泉又一次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感到了苦涩。

〔刚刚干完活儿的秦大爹回来了。

**秦大爹** 这是谁来了?你是 …… **粟** **泉** 秦大爹!

**秦大爹** 粟 泉!嘿，是你，粟泉?嘿! **粟** **泉** 秦大爹，您身体还扎实不?

**秦大爹** 扎实，扎实!你走了好多年了?在这儿吃苦了!(掸 掸身上的土)

**粟** **泉** 秦大爹，您在忙什么? **秦大爹** 在那坡上平屋场。

粟 泉 要盖房?

秦大爹 挪动挪动，这屋场不好。哦，你看谁来了?

〔一个头上搭着毛巾、背着背篓、抱着孩子的妇女上。 她扯下头上的毛巾，放下背篓，原来是金菊。她已大 变样儿，生活把她磨得粗糙泼辣，那充满幻想的幼稚 的眼睛，变得成熟而实际了。

金 菊 粟泉哥，我在坡上就看见你了! 粟 泉 (很意外)啊，金菊……

金 菊 你可一点儿没变。

粟 泉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金 菊 爷爷，您没给粟泉哥倒茶呀?(下)

秦大爹 我给她找了个上门的。小伙子还行，就是这地方短 阳气，生了两个，都是丫头，这是个老二。我这不是

要换屋场嘛，换个屋场就好了。

粟 泉 (好笑)生儿生女跟屋场没有关系。

秦大爹 不，换个屋场准好，这个屋场不发旺。(掏烟荷包) 粟 泉 秦大爹，您抽这个。(拿出纸烟)

秦大爹 哎，看你，还带这些，讲礼。

粟 泉 (拿出花衣裳)这是给金菊的。

〔金菊上，听见这话，放茶杯，接过衣裳。 金 菊 呀，这么花的衣裳我哪能穿啊?

秦大爹 粟泉大哥老远给你带的，收下。

金 菊 好，收下，赶明儿姑娘长大了，给姑娘穿。

粟 泉 金菊，跟爷爷说，别换屋场。搬到那边，赶明儿你孩 子上学就更远了。

金 菊 女孩子上什么学?粟泉哥，你的孩子也好大了吧? 粟 泉 我还没成家。 ……你还想去城里玩吗?

**金** **菊** 哪里走得开呀!两个孩子两个秤砣， 一步也走不动。 哦，爷爷，大花呢?

秦大爹 在后边坡上。

金 菊又瞎跑!(走到高处，向后喊)啊 — ,大花 — — 回 来，大花——回来!

〔粟泉看着金菊。就是那个地方，她曾经向着远方那 样呼唤。山中静谧，若有所思。

**粟** **泉** 变了，全变了。

**秦大爹** 是啊，变了，学校也不请我去讲革命了。他不开门办

学，搞赤化的事他也不听。嗯，如今哪……哼，不兴 这个了。

〔粟泉和金菊走到一起，他们静静地聆听，仿佛几年 前的呼唤还在山中回荡，不忍飘逝。

金 菊 粟泉哥，多住几天吧。

粟 泉 不，我要走了。金菊，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啊?

〔金菊只是嘻嘻地笑，摇着头。 粟 泉 金菊，听我的话。

金 菊 像我这样不也能过日子吗?

粟 泉 你愿意他们一辈子只看见这几座山，头顶这一块天

吗?

**金** **菊** (渐渐沉静下来，充满希冀地)粟泉哥，他们将来能过

另一样生活? 粟 泉 能，一定能!

〔山中，一条河边。

〔小汽车的喇叭声。少顷，走上粟秉山，他身后跟着 孟佩生。

**孟佩生** (对着后面嘈杂热闹的地方)老黄在那儿干什么呢? **粟秉山** 在那儿逞英雄。(对后)老黄，黄跛子!

〔黄老被民工们簇拥着上。

黄 老 秉山你来得好，来，当裁判。(招呼身边的小伙子)来 来，三打两胜。(手执扁担的一端，把另一端递到小 伙子手里)

粟秉山 算啦，你是个跛子，又是个老革命，把你弄闪了腰，扭 了筋，人家担待不起。

**黄** **老** 嘿，瞧不起人?小伙子，来，开始!(边较劲儿边喊) 小伙子呀快攒劲儿哪，看我老头儿比你行啊!

〔小伙子心一横，用劲。黄老感到对方的力量，不喊 了。他机敏地稍稍往后一缩，运气，再猛一顶。小伙 子来不及防备，后仰，险些摔倒。

**黄** **老** (得意洋洋)怎么样?啊?小孟，带相机了吗?给我 来一张。

**孟佩生** 快收兵吧，把你捅倒了谁都赔不起。 **粟秉山** (对众民工)算黄老赢了，行吧?

**众** **人** 行!

黄老真是老当益壮! 老黄忠!

咱们可不是黄老的对手。

黄 老 (哈哈大笑)别拍马屁了!人家让着我的。小伙子，

好大了? 小伙子 二十七。

**黄** **老** 我这个七十二怎么也比不过你这个二十七!走走

走，别围着我了，洋相也出完了。 〔众人笑，下。

**黄** **老** 小孟，去看看我领导的工程，滚水坝! **票秉山** 你还真干哪?

**黄** **老** (狡黠地)我这是戏台上的把式 花架子，做给别 人看的!我一个跛子能干什么?可是我不来头头们 就不重视，这一河好水白白流掉了!我们那一大吸 田年年张着嘴等天上下雨，筑条滚水坝就解决了嘛! 你不搞我逼你搞!嘿嘿，老红军回乡率领贫下中农 修水利，你支持不支持?你对红军是什么态度?要 支持你就拨几个钱，批点物资，这也是一计，叫做“金 线吊葫芦”。

**粟秉山** (被逗笑了)可要有节制，葫芦吊出来就收线。如今 咱们这些老头子，走到哪儿都要给人添麻烦了。

**孟佩生** 添麻烦不怕，怕的是给人气受。

**黄** **老** (听出话音，走近孟佩生)跟我说说，谁给你气受了? 我给你出气，欺负我们小孟还行?

**孟佩生** 这次医生本来是不让他回来的，我已经很通融了。 可是他呢，得寸进尺，肆无忌惮!

**粟秉山** 开展大批判了。

**黄** **老** 你住嘴。小孟，说。

**孟佩生** 成天在山里转，汽车把人骨头架都颠散了， 一天换一 个住处，换一个住处他就失眠。

**粟秉山** 失眠就要命了?战争年代水洼子里我都睡过。

**孟佩生** 你还是战争年代的粟秉山吗?你这条命，你自己不 要，我还要呢。(眼圈红了)

〔一见妻子的眼泪，粟秉山不犟嘴了。

**黄** **老** (感到问题严重，认真起来)秉山，你身体有病?

**粟秉山** 你看我像不像有病的样子?走，看看你修的滚水坝!

黄 老 嗳，这条小坝不值得你看。你告诉我，你的身体还 行?

**粟秉山** (不正面回答，一笑)有时候哇，异想天开，要是有返 老还童的药该多好。

**黄** **老** (认真端详粟秉山)秉山，你出来工作，身体吃得消 吗?

**粟秉山** 应该这样问：还能干吗?我说：能!

**黄** **老** 那就好!我是个跛子，不能抬轿子，也不会吹喇叭， 你干得好，我不做声；你干得不好，对不起，我要到你 家去捶桌子的!

〔粟秉山紧紧地抱住黄老的双肩，万般感触尽在无言

之 中 。 黄 老 保重! **粟秉山** 保重!

〔这里是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苍松翠柏，红旗金徽，有 一种让人敛容沉思的庄严与肃穆。

〔小分头又出现了，他大约还未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仍是东张西望。他发现金爱香，走过去。

小分头 大姐。

**金爱香** 哎，是你，你又来了。(一眼看到小分头胸前的出席 证)找到你爷爷的老战友了?

**小分头** 没有。

**金爱香** 那你哪儿来的这个?(指出席证)

**小分头** (快活地笑起来)大姐你仔细看看，这是我画的! **金爱香** 哎呀，和真的一样。

小分头 我不是说过嘛，咱乡下人并不笨!赶上好机会照样

当将军!你告诉我，这里面的两个老头子叫什么名 儿?

**金爱香** 你问这个干什么?

**小分头** 你也怕我搞破坏?(愤愤地)我手上没枪，口袋里没 毒药，我搞什么破坏?我不过想打听一个人，干吗不

让我见见这些老头子? 〔粟泉上。

粟 泉 (在小分头肩上一拍)嘿，又来了! 小分头 (吓一跳，见是粟泉)是你呀。

粟 泉 又来找你爷爷的老战友?

**小分头**(发现了什么)哎呀，那个馆长来了。 **粟** **泉** 怕什么?哎，别走。

〔游馆长上。

**游馆长** 噢，又是你。(摘下小分头胸前的出席证细看)手艺 不错，可以乱真。

小分头 不是吹牛，你这个展览馆里的画儿，我也画得出来。 游馆长 口气不小。

小分头 怎么样，要我吗?不信你先试试，第一个月我不要你 付工资。

**游馆长** 走吧走吧。小伙子，回去跟你奶奶说，算了，几十年

前的事儿，你又提不出线索。走吧。(推小分头)

**粟** **泉** 游馆长，让他跟我在一起，找不到爷爷的老战友，就

看看展览受教育嘛。

**小分头** 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游馆长** 别调皮捣蛋，啊?(下)

**粟** **泉** 喂?你爷爷的老战友叫什么名字? **小分头** 就是不知道哇!

粟 泉 那你怎么找?

小分头 我奶奶说，爷爷的老战友找过她。奶奶当时带着我

爸爸在外面讨米要饭，没碰上。 粟 泉 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小分头 爷爷叫德喜，人家叫他老七。 粟 泉 老七?你奶奶叫七嫂?

小分头 我生下来就叫她奶奶。 粟 泉 人家叫她什么?

小分头 人家叫她张家奶奶、张家姨妈、张家太。 粟 泉 都不对，不对……你带我去见她!

〔粟泉、小分头下。

〔双目失明的老人上。 **金爱香** 老伯伯，您来啦。

**老** **人** 姑娘，你给我说说这个展览行不?

**金爱香** (为难)老伯伯，我不识字，我找个人给您说。(向另 一方)海南，海南。

〔金海南上。 **金海南** 干什么?

**金爱香** 你给这位老伯伯说说展览吧。

**金海南** 行。(向老人)您回来怎么不带个孩子?

**老** **人** 孩子们都要干活儿，走不开。 **金海南** 您的秘书呢?

**老** **人** 我没有秘书。我……我不是首长。 **金爱香** 海南，你快说吧。

**金海南** 老伯伯，这部分说的是第二次反“围剿”。 老 人 噢，你小声点，我眼睛不好，耳朵还好。

**金海南** 蒋介石调集了十二万军队，苏区红军主力两万人，粉

碎了敌人的“围剿”。 老 人 歼敌多少?

**金海南** 六千。下面是雾山战斗——

**老** **人** (兴奋起来)雾山战斗，我参加了。说说，上面怎么 讲?

**金海南** 一 个连牵制敌人四个团 ……敌人从山南发动进 攻——

老 人 不对，反了，是从北边发动的进攻。那时候天刚亮， 太阳是从我这边出来的嘛!

**金海南** (继续看，讲)……排长李兴国，与敌人肉搏，壮烈牺 牲。下面是第三次反“围剿”—一

**老** **人** 等等，谁肉搏……牺牲?

**金海南** 一个排长，肉搏牺牲了，叫李兴国。

老 人(大嚷)我就是李兴国!李兴国是我!我没有死呀。

〔游馆长闻声上。 **游馆长** 出了什么事?

**老** **人** 我没有死。只是腿上扎了个血窟窿。 **金海南** (对游馆长)你把他当成烈士了。

老 人 (庄严地挺直了老迈的身体，失明的双目看着不可知 的远方，一句一句地)我，叫李兴国，一九二八年十月 参加革命，是红军十七师二十团七连三排排长。一 九三四年我随红军离开家乡，在长征途中，作战负 伤，眼睛瞎了，只身一人，流落到了西康……

〔山，看不尽的山。秋阳下，金叶红枫，色彩斑斓。

〔粟秉山气喘吁吁地在他五十年前走过的路上走着。 小徐随后。

**粟秉山** 这是到白果树底下的必经之路，不知走了多少趟，当 年这条小路都让我们踩平了。

〔保长上。他是一个秋藤般枯瘦而又结实的干巴老

头 。

保 长 徐同志。

小徐 粟老，他来了。(对保长，严厉地)过来，你要老老实 实地回答首长提出的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政

策都给你交代清楚了。

保 长 是的，共产党的政策嘛，是的。 粟秉山 小徐，让他坐下吧!

小 徐 哎!你坐下吧!

〔保长规规矩矩地坐在石头上，有些紧张地看着粟秉

山 。

粟秉山 你高寿?

保 长 不敢，七十五。 粟秉山 还能干活儿?

保 长 能。(对方的平易的态度使他轻松了些)我还在生产 队出工，能挑百把斤。

**粟秉山** 你身体比我强。

**保** **长** 不能比，那不能比，首长您是革命人，为革命吃了辛 苦。

**粟秉山** 你当保长是哪一年?

**保** **长** (骤然紧张)首长，我是百般无奈呀!民国二十九年， 山外面来了东洋人，山里面有共产党，有国民党，还 有杂牌子队伍。当保长的哪边都要招呼，哪边都不 能得罪，谁都怕当保长。我是外乡人，他们欺负我， 硬推我当，说好了三个月换，他们说话不算话，硬要

我当了一年零三个月带五天。首长，我没做坏良心 的事。我还给四老板，就是新四军通风报信。

粟秉山 (掏出烟来)抽烟。

〔保长哆哆嗦嗦地接烟。

**粟秉山** 听说你知道一位红军家属的情况?

保 长 首长明断，我给四老板，(忙更正)新四军通风报信不 止一次呀，有一回日本人硬是踩着脚后跟撵来了，要 不是我报信，革命受损失呀!

小 徐 首长没问你这些，把你知道的那个年轻妇女讲一讲 吧 。

保 长 那是在白果树底下，有一个草棚，有一个小媳妇，她 丈夫参加了共产党，跟红军出去游击，死了，(更正) 英勇牺牲了。共产党的革命人被打死了，她收尸，埋

在白果树底下。

**粟秉山** 这个妇女还在吗?

**保** **长** 他们把她卖到了架子山。 **粟秉山** 啊，架子山!她的孩子呢? **保** **长** 她没有孩子。

**粟秉山** … …她是叫七嫂吗? **保** **长** 我没有喊她七嫂。

小 徐 不是问你喊没喊她，是问她叫什么名字! 保长她没有名字 。

粟秉山 (无奈，另提一问)她的丈夫到武昌念过书吗? 保 长 这里没有人到武昌念书。

小 徐 她丈夫到武昌念过书没有?

保 长 她丈夫跟红军走啦!她住在白果树底下。 粟秉山 那是什么时候?

**保** **长** 就是革命的时候。 **粟秉山** 她还在架子山? **保** **长** 她死了。

**小** **徐** 你刚才说她还在。

**保** **长** 我是说她那时候还在。 **小** **徐** 老糊涂!

〔粟秉山失望了。

保 长 我讲不清楚，耽搁首长的工夫?我叫我儿子帮忙，写 了个情况。(掏出几张纸)我那个事请首长明断，我

给四老板通风报信不止一次呀! 小 徐 粟 老 ， 可 以 了 吧 ?

保 长那个指导员姓吴，还跟我握过手，说：“你干得好。”他 也和首长一样和气，要是找到他就有证明了。

粟秉山 我让公社帮你调查一下。 保 长 多谢首长，多谢首长。

小 徐 去吧。

〔保长下。

小 徐 他说的好像不是。 粟秉山 把材料给我。

〔小徐递过材料。粟秉山展开材料，几眼一掠，便被 吸引。

〔与此同时，在革命纪念馆内。

〔黄老和双目失明的老人挽着手上。 黄 老 暴动歌儿你还记得呀，烈士同志?

老 人 记得记得。

黄 老 (清了清嗓子，唱)

小小鸡鸣山，真不简单。



老 人(唱)小小鸡鸣山，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十 十 +

〔两条苍老的喉咙，唱得那么努力。两位老人唱得呼 呼直喘，连喘带咳。

〔被歌声吸引来的金爱香、金海南忙倒茶水送上。 **金海南** 黄伯伯，喝口茶润润喉咙。

黄 老 先给我们的烈士同志。那是夜晚，我们南乡赤卫军

一马当先，冲到县城跟前，用松树炮轰轰地打开城门

老 人 (慢条斯理地)不对，是我们东乡赤卫军先到的，我们 十五条火铳打头阵，把城门打开了 ·

**黄** **老** 是我们南乡赤卫军先打开的。 **老** **人** 是我们东乡赤卫军先打开的。

**黄** **老** 你记错了! **老** **人** 你 记 错 了 !

〔两位老人像小孩似的认真，各持一端不肯相让。金 海南和金爱香看着只是好笑。

〔两位老人转了话题。

**黄** **老** 我们黄家桥上下十几里，所有的青壮男丁统统参加 了赤卫军，脖子上挂了赤化带。

老 人 (不服气)我们乡的青壮男丁还不是挂上了赤化带。 黄 老 海南，赶明儿跟我去黄家桥看看吧?我们黄家和你

们金家还是亲戚呢!你爸爸刚参军的时候还管我叫

姑爹。

金海南 什么姑爹?

黄 老 爱香知道吧?

金爱香 (清清楚楚地)我们金家有一个姑娘和我们的爷爷共 一个爷爷，爸爸那排人叫她姑姑，她嫁到黄家，黄家 就是姑爹家。

黄 老 哎，还是爱香说得清楚。

金海南 真复杂，还得画个表才能弄明白。

金爱香 现在乡下又在续家谱，过去说是“四旧”,烧了，现在 又可以续了。

黄 老 (郑重地叮嘱)爱香，你可别跟着哄。你是金庆安的

姑娘，这些事搞不得。 金爱香 (驯服地)是，不搞。

金海南 这有什么?大姐，给我弄一份看看。

黄 老 你们金家有个大恶霸，杀了好多共产党，那谱上也 有。

金海南 怕什么,我又不和他攀亲，真是亲戚也跑不掉! 金爱香 我妈就是被他卖到外乡去的。

老 人 爱香，来，说说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金爱香 还好，婆家知道我爸爸是共产党，不打我。 老 人 摸摸你的手，就知道你受了多少苦。

〔刘纹与游馆长由展览大厅出。

游馆长 (劝慰，解释)刘纹同志，这个展览办得很仓促，有不 到之处，还希望您指出来。

刘 纹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们老金不在了，说话还有谁听 啊?

游馆长 刘纹同志，您请提。

刘 纹 (并不看游馆长)那些领导人的照片是根据什么原则 挂的?

〔游馆长毫无思想准备， 一时答不上来。

刘 纹 南乡党组织的领导人不止这几个嘛，挂了照片的人 就都有代表性?

游馆长 挂了照片的这几位，都是解放前牺牲的烈士，他们坚 持南乡的斗争时间比较长。金庆安同志虽然也是南 乡的，但他很快就到了部队上，以后又离开了鸡鸣山

刘 纹 (声音越来越大)这不是个人问题。革命斗争历史不 能随意写，要严肃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

**金海南** 妈，您小声点儿，干吗呀!

**游馆长** 县委对这个展览很重视，审查了好几遍。这是粉碎 “四人帮”以后我们办的第一个革命历史展览，还是 比较慎重的。

刘 纹 既然这样，我们就没法提意见了? **游馆长** 我不是那个意思。

**刘** **纹** 老金是被“四人帮”整死的，临死还直说要回家乡。 我这次把他的骨灰带回来，没想到家乡根本不记得

他。(愈说愈难过，竟至呜咽起来) **金海南** 干吗呀，妈，您克制点儿好不好?

〔刘纹的哭引动了两个女儿，金爱香先擦起眼泪，马 上金海南的泪珠也掉了下来。

**游馆长** (乱了方寸)刘纹同志，您别激动，我去汇报，向县委。 〔黄老拄着拐杖走过来。

黄 老 小刘，要哭躲到里面来嘛，让人家看见了不难为情! (转身对游馆长)馆长同志，你是大事在身，不要为我

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婆耽误工夫了。

**游馆长** 刘纹同志，那我去了! **黄** **老** 去吧去吧。

〔游馆长感激地对黄老笑笑，下。

**黄** **老** (对金家两姐妹)你们两个怎么搞的，给妈妈倒杯茶。

〔 山 里 。

〔粟秉山翻阅着保长交来的材料。

粟秉山 (念)“枪声响了一夜，谁也不敢出门。国民党说，通 匪是要灭九族的。下午，天黑得早，我看见她从外面 回来 …… ”

〔一个小媳妇背着什么上。她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 挪动着脚步。走近，这时可以看出她背着的是个男 人。她将男人放下，仔细地为男人整理衣服，擦净血 污 。

〔保长出现在小媳妇身后。 保 长 你好大的胆子!

〔小媳妇抬头，她的容貌酷似七嫂。

保 长 到处在抓共产党，你怎么把他背回来了?通匪是要 灭九族的。

小媳妇 我不会连累乡亲们。 保 长 你赶快让他走吧。 小媳妇 他已经死了!

〔保长震惊。

小媳妇 (悲愤地)难道人死了他们还要抓吗? 保 长 他们放了话，死了也不准收尸。

小媳妇 他是我丈夫，丈夫死了，做妻子的不应当收尸吗?

保 长 他是你丈夫?你说瞎话，你丈夫已经跟红军出去了。

〔保长欲上前辨认，小媳妇挡住。 小媳妇 (一 口咬定)他是我丈夫。

保 长 好，我就当他是你丈夫，可是他们要查问起来……

小媳妇 让他们来找我。二叔，我是这山里的媳妇，我丈夫在

的时候也没有给乡亲们和祖上先人丢脸，我只求你 答应我一件事，让我把他当作亲人安葬在白果树底 下。二叔，我求你，给你跪下!

〔革命历史纪念馆内。

**金海南** 挂不挂照片是多大个事，不就是个县纪念馆吗?只

要悼词上评价公正就行了，干吗呀? **金爱香** 爸爸死得好凄惨。

黄 老 我知道。我是夜里到你们家去的，他躺在那儿，你们 兄妹在旁边守着，说要等乡下的大姐来，看上一眼



刘 纹 (勾起了满腹委屈)如今倒是拨开乌云见了青天，可 是人已经不在了，就是阿庆嫂那句唱词儿，“人一走， 茶就凉”。对你还是笑脸，说话还是客客气气。你要 用车，可以，就是今天没空儿，明天也不行，后天怎么 样?这要是心脏病发作，等不到车来，人就过去了。 我们这个大女儿，在生产队挣工分，孩子多，生活困 难，是不是能给办个城镇户口呀?可以，就是没指 标。哼，对有的人，什么时候都有指标!

黄 老 算啦，喝口水，消消火。这些事大家心里都明白，说 它干什么。

刘 纹 我心里憋气!(把茶杯重重地一踧) 黄 老 哎哟，好厉害!

刘 纹 (冷冷地)我还有什么厉害的?丈夫也不在了，无权 无势，别自讨没趣了，老金的骨灰盒我再带回去就是 了 。

**黄** **老** 你别闹得老金九泉之下不得安生! 刘 纹 这里不要他嘛!

黄 老 人家没这个意思。

刘 纹 你别帮着他们糊弄我。你早就退下去了，被冷落的 滋味儿你比我尝得多，你的儿子要当兵，不是也托了 好多人才办成吗?

黄 老 (不快地)不要说这些。这次人家把我们请回来，给 我们好吃好喝，让我们到处走走看看，人家说，你们 是老革命、老前辈，我们一定要建设好苏区，感谢你 们的关怀。我心里不好过，我给老苏区做什么了? 人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一提，人家连忙竖着耳朵听， 还要怎么样?

刘 纹 我不要怎么样。老金革命一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我只要在大厅里，给他两尺挂照片的墙壁!

〔黄老勃然变色，怒目圆睁，钢牙紧咬。 老 人 (摸索着抓住黄老的手)老黄，咱们走。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慢慢地向外走。黄老的拐杖 一下一下沉重地响着，仿佛在撞击着人们的心扉。

刘 纹 我是不愿意诉苦告状。要告状，我在北京不是没有 人!

〔黄老站住了，愤然回首，爆发。

黄 老 不就是一张照片吗?鸡鸣山为革命牺牲了十几万

人，要挂照片，这个革命历史纪念馆太小了!

〔仿佛是为了呼应，时空的界限打破了，小媳妇、黄老 和粟秉山交替出现。

小媳妇 他们风里雨里，没吃没喝，流血流汗。我不知道他叫 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妻 子儿女。我只知道他是共产党，是好人!他们办农 会，杀富济贫，做的都是对乡亲们有好处的事。为了 他们我不怕!我要让他睡得舒舒服服、安安逸逸。 要抓就抓我，要杀就杀我吧!

黄 老 他们没有来争这两尺挂照片的墙壁!我们流了血， 受了苦，难道苏区人民就没有流血、没有受苦?我们 走了，他们在家被杀被烧；我们手里有枪，他们手无 寸铁，手无寸铁也没有向敌人投降!我们今天有了 小汽车，有了特殊待遇，他们呢?他们还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用双手一点点地改变着鸡鸣山!

**粟秉山** 应该给他们，给苏区人民，给苏区的妇女，挂上像，立 上碑!

〔 山 中 。

〔这里有一棵巨大的、美丽的白果树，太阳的光芒把 它变成了一棵黄金般的树。不知它的生长年代有多 么久远，它只是无声地用自己的躯体、叶脉、筋络、皱 纹，向人们显示着它惊人的生命力。

〔粟秉山站在白果树下，宛若站在历史的纪念碑前。 〔女测量员又持标杆上，她还是那么活泼鲜艳。她发 现了粟秉山。

**测量员** 咦，又是他。呀!多美的白果树!(走近粟秉山) 〔沉思中的粟秉山发现测量员。

**粟秉山** 哦，小鬼，又是你。 **测量员** 这棵白果树，很美。

**粟秉山** 这里曾经有过一位妇女，不，也许是两位、三位，她们 也和你一样年轻，没有她们，就没有我，没有我们



**测量员** 应该在这里立上一个牌子。 **粟秉山** 不用立，这棵树就是。

〔孟佩生和小徐边看材料边上。 **小** **徐** 粟老真是个英雄!

**孟佩生** 这只是一小段经历，他这一生值得写的太多了。可 是 …… (没往下说)

小徐 粟老，过来休息休息吧。粟老，我读了这篇文章，太 受感动了。粟老，您应该把自己所有不平凡的经历 都写出来，教育我们年轻人。

粟秉山 (从小徐手中接过稿子，嘲讽地一笑)假如有一本谈 情说爱的书在这儿，你是先看哪个?哦，你会说，我 当然看革命回忆录。对不对?

**小** **徐** 对 。

**粟秉山** 可是实际上，你的手还是会先伸向爱情小说。啊，我 都知道，那种书更有吸引力。有没有这样一份回忆 录，专讲自己的过失，讲胜利中的失败，高尚中的卑 下，坚定中的动摇，讲出自己真实的灵魂?年轻人要 老一辈对他说真话，虚假的东西印出来，他们可能会 撕了去包瓜子儿的!(手一扬，稿子被抛向山间)

〔白色的纸页旋转着向下飘落，散开。

**小** **徐** (惊呼)粟老!

**孟佩生** ( 一怔之后旋即平静，迎向丈夫)也许你是对的。

**粟秉山** 人到了暮年就有紧迫感。日子不多了，做什么呢? 我想做的，是弥补一生的过失，许许多多的过失，也 包括对你。(深情地搂着妻子的肩)我的感情很粗 糙，常常伤你的心，完全弥补恐怕来不及了，可是我 有这个愿望。我现在很想说一些爱你的话，可我不 大会，你告诉我怎么说?我可以学 ……

**孟佩生** (亦哭亦笑) ……进山这几天，胡子没刮，看你成了什 么样子。

〔山下好像有人在喊。

小 徐 山下有人喊!有人喊我们! 〔孟佩生随小徐到岩边眺望。

**孟佩生** 是喊我们。

〔粟秉山忽然感到非常疲倦，周身无力，忙扶住白果 树 。

**孟佩生** 是泉泉!秉山，是泉泉在喊。(招手)泉泉! **粟秉山** 好累呀，从来也没有这么累过，真想躺下。

〔传来粟泉的声音：“七嫂——找到——啦—— ” 小 徐 孟同志，他在喊什么?

**孟佩生** 听不清，他喊的什么? 〔孟佩生、小徐下。

**粟秉山** 太阳光怎么这么亮，好晃眼哪!(缓缓地坐下)

〔“七嫂——找到——啦——”粟泉的声音仿佛化成 了山间的风，在峰壑间回响震荡，在白果树的身边萦 绕盘旋。

〔墨蓝色的天幕上缀着宝石般的星星。因为山太高， 苍穹显得很低很低。

〔粟秉山躺在担架上，粟泉抬着他。

**粟重山** 泉泉，是你在抬我吗? **粟** **泉** 是的，爸爸。

**粟秉山** 你来了，好。咱们好久没见面了，碰到一起，却是这

样。

粟 泉 爸爸，您太累了，别说话。

**粟秉山** 不，我很高兴，很快就要见到七嫂了，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我一定要找到七嫂。

**粟** **泉** 您想当面向她表示歉意?

**粟秉山** 有句老话叫“收脚印”,说是人死之前，要沿着自己走 过的路再走一遍，了愿还情，这样才能安心地到阎王 爷那里报到。我是在“收脚印”啊!

〔 沉 默 。

**粟秉山** 你怎么不说话了?

**粟** **泉** 爸爸，回到县里，您把那件呢军服穿上吧。小时候， 我最喜欢看您穿那件衣裳，我跟小朋友吹牛，说我爸 爸最神气。

**粟秉山** 好，到县里我就穿。 **粟** **泉** 您比以前温和多了。 **粟秉山** 以前怎么样?

粟 泉 老爱教训人。其实……您也不一定都对。

**粟秉山** (深深地、不无痛苦地)是的，我不一定都对，我们做 过的事情，也不一定都对!

**粟** **泉** 可是我们不想谴责谁，只是想使自己更聪明一些，今 后走得更好。我认为应该这样对待您做的不太对的

事情。

**粟秉山** (动感情地)谢谢。

〔父子二人在无言中交流着深切的理解和信任。 〔医院，洁白的病房里。

〔花子提着口袋、油壶来探望粟秉山。 **花** **子** 秉山，你还好吧?

**粟秉山** 好 。

**花** **子** 我给你带了点花生，这是芝麻油，乡下的东西养人， 吃了身体好。

**粟秉山** 你坐。花子，七嫂找到了!

**花** **子** (将信将疑地)七嫂?找到了?

〔粟泉上。 **粟** **泉** 爸爸。

**粟秉山** (顿时挺起了身子)她来了? 粟 泉 来了。

〔粟秉山微微颤抖地下了病床。花子也激动起来。 〔小分头搀着老太婆上。

粟秉山 (认出就是在山中遇到过的那位老人)你 … … (激动 地端详、辨认。他看到的是无情的岁月和多年的苦 难留下的痕迹，不敢相信似的、轻轻地)七嫂!

〔一声呼唤，打开了情感的闸门，老太婆顿时泪如泉 涌 。

**粟秉山** 七嫂，你别……总算见到了。

**老太婆** (忍住呜咽，笑)我知道有这一天，我知道你们会找我 的!到底来了!

**粟秉山** (情不自禁地握住老太婆的手)来了，我来了，到底把 你找到了!

老太婆 我家老七参加红军，一去不回。我总想在梦里见见 他，可是他在梦里都不来。我想，他一定是在外乡革 命牺牲了，是吗?

粟秉山 是的，他为革命光荣牺牲了。

**老太婆** (得到莫大的安慰)他是个不怕死的人哪!那会儿你 在?

粟秉山 是的，(指花子)我们俩都在。(不得不编)他消灭了 很多敌人，后来，在冲锋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打中



**老太婆** 打在哪儿?

**粟秉山** (迟疑了一下，避开花子的目光)打在这儿。(指胸 口 )

**老太婆** 没留下话?

**粟秉山** 没……哦，他说了一句，要革命到底。

**老太婆** (虔诚地抬起头)老天爷有眼，让我死之前得到了他 的信儿!(把小分头拉住)快给首长 …… (示意小分 头鞠躬)

**粟秉山** (拦阻)七嫂，是我对不起你呀! **老太婆** 首长——

**粟秉山** 七嫂，你还是喊我秉山吧。

**老太婆** (没听清，问小分头)首长叫什么? 小分头 粟秉山。

老太婆 粟首长，我们全家都要谢谢你。

〔粟秉山、花子、粟泉目光交流。 花 子 七嫂!

老太婆 哎，哎。

花 子 我是花子!

**老太婆** 花子?唉，我们老七队伍上人多，我都记不过来了。 **花** **子** 我们常到白果树底下去。

**老太婆** 不是白果树，是木子树。 **花** **子** (一怔)是白果树。

**粟秉山** 花子，你记错了，是木子树。

**小分头** 和我爷爷一起参加红军的人，一个也没回来，他们就 说我们没有证明。

老太婆 还要怎么才能证明?国民党为什么把我拖去卖?五 块大洋啊!就因为我的丈夫是红军，是共产党。我 也横了心，卖了，我跑；抓回来，我还跑。就是我这双 小脚，首长你看不出吧?我跑出来了!

**花** **子** (拽粟秉山)她不是七嫂，她不是，说的事情都对不上 啊 。

粟 泉 爸爸，她不是?

**粟秉山** (走到老太婆跟前)我来晚了，七嫂，你……你有什么 要求 ……

〔小分头急忙跟老太婆嘀咕。

**粟秉山** 我知道农村这些年生活困难，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 说 。

小分头 (与老太婆争执)不，我要走，我要走!我要到城里 来，我要参加工作!人家队长的儿子、书记的女儿都 招工走了，我为什么不能走!

**老太婆** 走，走，这鸡鸣山就存不了你一个?首长，你别理他。 吃野草的日子都过来了，什么日子不能过!

**小分头** 不，我不愿意过这种日子!

**老太婆** 哪种日子?你知道哪种日子?首长，首长，我只想要 一样东西。

**粟秉山** 你说吧!

**老太婆** 给我一张烈士证! **小分头** 烈士证有什么用?

**老太婆** 烈士证是一份光荣。 **小分头** 我不要这份光荣!

**老太婆** (出人意料地严厉)给我住嘴!你不要这份光荣，好， 那你给我滚!这份光荣是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用 命挣来的，你不要!你滚!

小分头 奶奶!

**老太婆** (把头扭向一边)滚出去!

粟 泉 老奶奶，我在山里待过，要不是有这个父亲，我现在 也还在山里，我也会憋死。(把小分头带到老太婆跟 前)他和他爷爷当年一样年轻、能干，不怕死，给他一 杆枪，他也能把鸡鸣山翻个个儿!他不是不要爷爷 的光荣，他是要他自己的光荣!

小分头 奶奶，爷爷参加革命的时候不是给您许过愿吗?

**老太婆** 是啊，房子被敌人烧了，我哭。老七说：“你别哭，草 棚烧了怕什么?等革命成功了，我给你盖洋楼!”

**粟秉山** (一震)“等革命成功了，我给你盖洋楼!”这是我说过 的话，花子，你记得吧?

花 子 秉山，她不是七嫂。

粟秉山 可当初我许过愿。

花 子 你认了她，也只帮了她一个人。咱们鸡鸣山，这样的 妇女该有多少，你都帮得了吗?

粟秉山 (被问住，少顷，爆发地)五十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好 多事都没来得及做，我欠了七嫂的情，欠了鸡鸣山的 情。五十年，我欠的情太多了 ……

〔孟佩生拿着呢军服上。

**孟佩生** 纪念大会开始了。(给粟秉山换上呢军服)

〔高高的主席台上，坐着双目失明的老人、刘纹等老 干部，金海南、金爱香等立于左边。黄老胸前挂着红 色的“主席”纸条，站在台前。

黄 老 (竭尽声气地)纪念——鸡鸣山——暴动——五十周

年——大会——现在——开始! 〔粟秉山肃然挺立。

〔礼炮轰鸣，伴随着雄壮的鼓乐。七嫂的身影由山中 款款而来，仿佛采集了山间的灵秀，她显得美极了。

七 嫂 秉山，等革命成功了，你给我盖洋楼，真的?我等着， 我等着 … …

〔七嫂期待的声音融入了礼炮和鼓乐声中，形成震撼 人心的交响曲。它在群山中回响，在天地间扩展，显 示出恢弘壮阔的、无可比拟的、永恒的力量。